

羅瓊編

婦女運動 文獻

山東

新華書店

出版



業
務
學
習
叢
書



書叢習學務業

獻文動運女婦

編 後 孫

行印店書華新東山

116
503

婦女運動文獻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出版

編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羅 瓊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分店：濰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 日照 濰縣 臨沂

東海 莒縣 莒北 高密

竹庭 鄒縣 新泰

鄭城 新泰

泰安

前 言

編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供給婦女工作幹部和關心婦女工作者學習業務研究業務的參考材料。其中包含當前婦女運動政策和婦女問題的基本理論。政策方面，精選一九四三年中央頒佈了抗日後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針以後的重要政策，因為這是近幾年來，指導各解放區婦女運動的基本政策，對當前的實際工作，有重要的決定性的指導作用。總共搜集了十篇指示，開頭四篇是中共中央對於各解放區婦運方針的指示。朱總司令、高崗同志的講話，是對陝甘甯邊區婦運方針的指示。山東分局的指示，是一九四三年以後山東婦女運動的方針；對近幾年來大規模開展山東婦運有重要的決定作用，省婦聯第一次執委會的決議，是和平形勢初步實現以後，婦運方針的指示。顧超同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婦女運動，主要是以抗戰初期國民黨地區的婦女運動為題材，發出了他本人對今後開展婦運的意見。少奇同志的團結婦女工作的幾個基本認識，是指示了我們研究婦女運動方針政策及總結婦女工作經驗的基本方法，同時也啓示了今後應如何規定婦女運動的方針政策。我們更須要仔細的反覆的研究，領會其精神實質。

選錄部分，馬克思、恩格斯的三篇名著，分析了家庭起源，資產階級家庭的實質，以這裏說明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的變遷，明白指出了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及婦女解放的基本途徑。列寧、蘇大林、高爾諾夫斯基三篇大著，指出了十月革命如何徹底解放了婦女，婦女羣衆在社會

由黨社會的任務，以及馬列主義的戀愛觀、家庭觀等等。最後三篇是對於中國婦女運動加以理論的說明。

編選這本小冊子，正是處在國民黨反動派，在全國、在山東大規模擴大內戰的時候，也正是編者歲前的休養時期，環境的不安定，書籍、材料的分散，編者能力精力的限制，搜集的材料很不完全，就是搜集到的一部分，爲了照顧讀者口味，刪減不少，因此一定遺漏了很多寶貴的資料，當希讀者隨時指正，以便將來增補。

羅瓊、一九四六、七、十、於臨沂

目錄

- 中共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一)
- 迎接婦女工作的新方向……………(四)
- 進一步發動解放區婦女參加生產衛生文化運動……………(九)
- 中國婦女今後的任務……………(一六)
- 動員廣大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一九)
- 從生產戰線上開展婦女運動……………(二四)
- 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關於紀念「三八」與開展婦女工作指示……………(二七)
- 山東省婦運第一次執委會關於目前及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的決定……………(二九)
- 總結婦女工作的幾個基本認識……………(三二)
- 論家族之起源……………(三九)
- 論資產階級的家庭……………(四四)
- 論婦女地位的變遷……………(六六)
- 布爾喬維克的蘇維埃革命徹底解放了婦女……………(六九)
-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七二)
- 蔡揚 (一)
- 解放日報社論 (九)
- 張德 (一六)
- 高崗 (一九)
- 劉少奇 (二七)
- 恩格斯 (三九)
- 馬克思、恩格斯 (四四)
- 恩格斯 (六六)
- 列甫 (六九)
- 列甫 (七二)

關於集體農莊的女莊員	斯太林	(七八)
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高爾諾夫斯基	(八〇)
中國婦女在五卅運動中走上了自己解放的道路	吳玉章	(一〇〇)
新婦女的人生觀	陳伯達	(一〇七)
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	羅瓊	(一一四)

中共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

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

一 五年餘以來，我們在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戰，與敵偽作艱苦的鬥爭，克服了無數的困難，獲得了輝煌的成績，主要是依靠着八路軍新四軍與廣大的人民，而佔人口半數的婦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的婦女工作是有成績的。可是由於我們在婦女工作中缺少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羣衆觀點，缺乏深入下層、埋頭苦幹、與羣衆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風，沒有深刻認識經濟建設對於堅持抗戰、建設根據地的重要意義，沒有把經濟工作看爲婦女最適宜的工作，沒有把握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環節，沒有切實調查研究婦女的具體情況，不深知她們的情緒，不顧及她們家務的繁重、生理的限制與生活的困難，不考慮當時當地的婦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沒按主觀的意圖去提出婦女運動的口號，規定計劃，成立團體，要婦女經常出來開會，對她們作不必要的動員，浪費她們一些人力的物力，致使工作一般化，組織形式化，缺乏真實的羣衆基礎。這種脫離婦女羣衆的主觀主觀與形式主義的傾向，是使婦女工作停滯不能更進一步發展的基本原因。

在日益接近勝利而又日益艱苦的各抗日根據地，戰鬥、生產、教育是當前的三大要務，而廣

大的農村婦女能够和應該特別努力參加的就是生產，擴大婦女的努力生產，與壯丁上前線同樣是戰鬥的光榮的任務。而提高婦女的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的生計都過得好，這不僅對恢復地區的經濟建設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質條件，她們也就能逐漸擺脫封建的束縛了，這就是在全個羣衆工作中擴大農村婦女的特種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去抗拒以根絕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

爲實現上述的方針，各地婦女工作隊以方式、方法，須有靈敏的轉變。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農村婦女羣衆的生活、需要、情緒，以及主觀能力與客觀條件，選擇中心地區開展工作，逐漸影響鄰近地區，以至於推動全局。因此：（一）各地婦女工作隊要以研究組織農村婦女團體與集體的生計爲首要工作，深入村莊，教育幫助具體解決農村婦女參加生產過程中的困難；農村婦女生產工作的好壞，是問農村婦女工作的尺度；（二）農村婦女組織、能發展、能極增、能貫徹、能鍛煉、能理家……應該按照各地具體情形來作計劃，但他們的生產計劃，一定要和他們家庭的生產計劃結合起來，不可能婦女個人的去做，不要重複過去某些地區只從形式上，數字上標榜婦女開了多少荒、建立婦女林等沒有實際內容的缺點，要動員婦女實質在參加到廣大羣衆的生產中去；（三）根據婦女羣衆的需要進行組織，糾正過去有名無實的組織方式，以生產合作及各種生產方式（如紡織小組等）去組織她們，這些組織應該成爲挽救或婦孺的基本組織，而不是辦一些有名無實的空團體、空機關；（四）盡量減少對農村婦女不必要的動員，減少開會，愛惜她們的人力物力，使她們有更大力量從事生產；（五）妨礙身體健康致影響生產的，如小脚及不注意衛生等，應當鼓勵婦女改革之；（六）對於婦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應通過生產方式去進行，如提高生產技術，認識有關生產文字，編製在生產時的歌曲小調等；（七）婦女幹部要消除輕視經濟、生產工作的錯誤觀點，必須了解生產不僅是根據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而且婦女

工作者要密切與鞏固和農村羣衆聯系，只有從深入農村中夫婦織婦女生產，解決其生產困難、增加其經濟利益着手。要做到此點，婦女工作者本身必須學得農村經濟知識，了解婦女生產內容，才能真正成爲農村羣衆生產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許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須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則，許多女黨員女幹部必須到公營經濟機關中去工作，使公營經濟發展起來。那些浮在上層、空閒無事、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今年紀念「三八」節的方針，就是動員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工作，各地應按具體情形規定詳細辦法。

一九四三、二、二六

迎接婦女工作的新方向

葉暢

在過去五年餘以來各抗日根據地的堅持抗戰中，婦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的婦女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許多女黨員女幹部是真正能深入羣衆埋頭苦幹的。但一般說來，還是缺少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羣衆觀點，工作還不够深入與踏實。特別是婦女工作領導機關的知識份子出身的女幹部，有不少只知道到處背誦一套「婚姻自由」「經濟獨立」「反對四重壓迫」……等口號，從不想到根據實際情形從何着手；只知道高呼抗戰，而不知道在抗戰中婦女可能做些什麼與必需做些什麼，當着爲解決婦女家庭糾紛時，則偏袒妻子、重責丈夫，偏袒媳婦、重責公婆，致婦女工作不能得到廣大輿論的同情，陷於孤立。當着要組織婦女團體時，不是根據當時當地羣衆的需要，而是自己需要包辦的空機關，會員多是掛名的。當着要動員時，不顧婦女家務艱累，生理限制，生活困難等等條件，常常要她們出來開會，開會講的又是農村婦女難處的，結果是徒勞往返，浪費她們的人力與時間。當着要做些與婦女有關的事情時，却拋開一切時空條件，甲地做什麼乙地照樣做什麼，農救青救做什麼，婦救也學着做什麼。一般的飄浮的開大會，提方案，寫計劃決議，浮在上面，從事鋪張，滿足於表面上的成績，而真正當地婦女的特殊問題並未解決，結果很多婦聯組織的組織就不能成爲有廣大羣衆基礎的組織。許多婦女工作者不是真正爲婦女羣衆所愛戴的領袖，而是浮在機關中的「公家人」。甚至閒着無事時，却以片面的「婦女主

「的觀點，以婦女工作的系統而向黨獨立性。工作遭受挫折時，不去研究經驗，而是盛氣凌人的埋怨黨與政府沒有幫助婦女工作。如黨機關中的幹部，以這樣的惡風作了個導，有些工農出身的女幹部一旦提拔到領導機關來時也學樣，於是有一部分原是從羣衆中湧現出來的工農幹部也變成與婦女羣衆脫離的「公家人」了。這種中觀主義、形式主義，沒有羣衆觀點的作風，使許多地區的婦女工作長期不能深入到婦女羣衆中去。

最近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清算了這些婦女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正確的指出了今後婦女工作的新方向、新作風。要求我們每個婦女工作者，深刻認識經濟建設對於堅持抗戰、建設根據地的重要。而經濟工作正是今天婦女對抗戰貢獻最大與最適宜的工作。應該看到廣大婦女的努力生產，與抗丁上前線，同樣是戰鬥的繁榮的任務。同時幫助婦女發展生產，又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中心的環節」。中央決定告訴我們「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過得好，這不僅對於根據地的建設起重大作用，而且以此物質條件，她們也就能逐漸擺脫封建的壓迫」。因此「各地婦委婦救，應以研究組織農村婦女團體與集體的生產為首要工作」。今後婦女羣衆的組織，也應一反過去徒具形式的空架子，真正根據婦女羣衆的需要去進行，「以生產合作及各種生產方式（如紡織小組等）去組織她們」。中央這個決定號召一切女黨員、女幹部消除經濟工作與生產工作的錯誤觀點，「必須學得農村經濟知識」，必須樂於到合作社去工作，到公營經濟機關中去工作，真正去成為農村羣衆的生產者與組織者。中央這個決定是黨對婦女工作有更更意義的部署文獻，是每個黨員非萬的婦女工作者及全黨女黨員今天必須努力的方向。

目前婦女工作的新方向，已經在許多的一些地區有着生動活潑的例子，是符合各地實況。延安縣柳林區二鄉的掃劫運動，及其在各方面所得到的成績，充分證明中央決定之正確。

柳林區二鄉原來是沒有一家紡織婦女的，由於延安南區合作社主任耐心提倡與幫助，已使全鄉二百二十家婦女學會紡紗，已使婦女紡織成爲全鄉的生產運動，這樣一方面發展了邊區的經濟，一方面也增加了農家的收入。

柳林區二鄉的婦女從事紡織，不僅實現了她們的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生活都過得好，而且在「婆姨漢一條心，沙土變黃金」的體驗中，增進了家庭的和睦與全村的團結。男人打女人、攤舍相罵的事情，絕跡的減少了。從經濟相當發達、鄰里可以自給的物質條件下，她們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勤勞生產、能掙錢的婦女，被人們特別尊敬。男子因農忙，其不懂得棉花的好壞，如是終日坐在家裏的婦女們，也成羣結隊，翻山跑路，經常出入於合作社之門，「領花、交紗、換布」，行動自由了！

由於生產的需要，她們非常樂意的加入紡織小組，加入合作社。她們認識了這類組織對她們有好處，她們真正擁護這類組織。由於生產的需要，她們也關心政治了。南區合作社的劉主任，勞動英雄吳燕有，是她們所尊敬的，二流子是她們所痛恨的，都成爲她們日常討論的人物。邊區政府的經濟建設政策，和獎勵勞動英雄的意義，她們也懂得了。從生產的實踐中也逐漸的向封建束縛反抗了，她們已經有力量向虐待童養媳的作鬥爭，她們已經不滿意三寸金蓮，二鄉的女娃娃已不纏足了。她們已開始萌芽「自己能肥下、算清更好」的要求文化的思想，羨慕「認字有才學」的女人了。

柳林區二鄉的紡織運動，已發展成爲爭取婦女利益的全面的運動，這不是充分證明了中央決定所指出的在抗日根據地的農村「提高婦女的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也需從經濟發達與經濟獨立入手……而且依此的實質條件，她們也就能逐漸解除封建的束縛」的完全正確嗎？

但是我們還必須深刻認識柳林區二鄉的紡紡運動，絕不是缺乏實事求是精神，缺乏羣衆觀點的作風所能做到的。很早以前二鄉婦女會也曾組織過紡織小組，但從未起過作用。一九四〇年川口高塘灘成立了紡織工廠，用強迫命令方式「拔了」二鄉的婦女去學紡織，也終未學成。一九四一年五月，南區合作社在南港河成立了紡織所，提出紡一斤線附一斤花的號召時，大家對於過去被婦女學紡織，仍有壞的影響，便拍「學會的要拔夫到工廠」，「賺幾個錢，老惡沒有了怎麼能行」，又顧慮「太笨學不會」，「沒有工夫」。經過合作社劉主任不斷的調查、搗原她們的生活情緒和需要，耐心的用各種有利安撫們的方法去幫助她們「獎勵她們」，使她們從實際生活經驗中說明了紡織是真正對她們有利的，於是全鄉才「慢慢紡開了」。這說明今天單只知道要組織婦女發展生產。但不學習劉主任這個人羣實事求是的作風，仍是不好的。必須反對那種仍以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去對待婦女工作新方向的態度，以為只要去注意動員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就「萬事大吉」了沒有可能做到的，或者提出不合羣衆需要與不可能實行的生產計劃，比如在糧食缺乏的地方，老百姓因以米作補助糧食，而提出每家要繳一個豬的口號。又如動員婦女紡紗，却強制的召生婦女訓練，教以紗十六支、二十四支的紡織機的紡法，其結果必然是要遭受劉聚奎的反對，宣佈他的任何「良好」的生產計劃與任何「美滿」的計劃的破產。犯着這樣毛病的人，必須向領導柳林區二鄉紡紡運動的劉主任學習！

自中央的決定頒佈後，首先在延安的婦女工作者，女幹部黨員已經熱烈的響應了中央的號召。許多浮在上層機關的婦女工作者懂得婦女工作的新方向，在思想上作風上，已經開始有着轉變；許多女黨員與女幹部如王友蘭、陳光宇、谷羽、洪紅等同志，都從矛盾中衝出來，或者參加了合作社，或者參加了供給部，而找到現在許多女同志最適合的工作崗位，但是還需以更大的

決心，更大的勇氣，堅持下去。要準備受挫折而不灰心，準備深入下層時而能處之泰然，還要經過思想實踐的鍛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貫徹中央的決定，才能使柳林區二鄉的婦女運動普及起來，才能使許多女幹部女黨員參加經濟工作，生產工作成爲光榮的風氣！

一九四三、三

更進一步發動解放區婦女

參加生產衛生文化運動

——解放日報社論——

最近幾年，陝甘甯邊區及敵後解放區的婦女工作者，思想上工作上都獲得相當的進步，很多婦女工作者打破了過去不叫「婦女解放」安於機關學校生活。設法羣衆的教條主義作風，開始深入農村，爲農村婦女服務。

最近幾年，我們解放區的婦女工作者，爲勞動婦女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組織婦女生產。在敵後各解放區，許多婦女工作者不僅發動婦女羣衆參加戰爭勤勞；而且利用了戰爭的空隙，組織了成千成萬的婦女參加生產，特別是組織她們種棉紡紗織布，參加合作事業，幫助婦女們解決生產中的各種困難（如缺乏棉花、紡車、織機及家庭糾紛等）。由於廣大勞動婦女投入這生產熱潮，大大改善婦女的家庭生活，促進家庭內部的團結，婦女羣衆更成爲根據地堅持抗戰的一支中堅力量。

第二件事情，宣傳組織婦女衛生，開展了婦女衛生運動。婦女工作者教導農村中的婦女們

以新式接生法，告訴她們如何保育兒童，如遇疾病要請醫生看病，不要燒香求佛、相信巫神。由於衛生運動的開展，使廣大婦女很多從疾病的痛苦中擺脫出來，不僅自己注意健康，而且把孩子養好，保護了革命後代。

第三件事務，開展識字運動。她們吸收婦女參加夜校和識字班，或利用小先生制及其他形式教她們識字。由於文化運動的開展，更加促進婦女們政治認識的提高。

組織婦女從事生產、提高文化、注重衛生，是今天農村婦女工作的具體內容。這三件事務是相互聯系着的，其中中心環節在於生產，因為沒有生產，婦女們的經濟生活無法改善，衛生文化亦無從談起，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在婦女羣衆中開展文化衛生運動。

但是，應該說我們婦女工作者幫助勞動婦女所做的事還是很不夠的，爲使這方面的成績更加提高一步，我們特向婦女工作者提出三點意見：

(一) 更加加強我們婦女工作者的羣衆觀點。雖然很多婦女幹部已認識了深入農村，從事實際工作的重要，并在這些工作中鍛鍊了自己，克服了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幻想。但是，也還有些婦女幹部，在思想上至今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她們以爲做鄉村中窮苦婦女工作，就脫離了「政治生活」就「俯首進步」，却不知道這正是最實際的政治工作，最能够進步，學到接近廣大的婦女羣衆，和她們打成一片，從而獲得組織她們的本領。還有，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把婦女同胞組織起來，首先必須深入農村，把佔婦女最大多數的農村婦女組織起來。因此，我們所有婦女工作者，必須更加加強羣衆觀點，除了專做婦女工作的同志以外，機關和部隊裏的知識份子婦女，不僅要進行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生產、學習、教養兒童的任務，而且和機關內外的婦女羣衆結合起來，向她們學習，又從而教導她們組織她們。

(二) 要精通自己的業務，學會一項專門的本領，不論是紡織、醫務、教學、或經濟工作

等，如果自己不懂紡織，便不利於組織紡織；不懂醫藥衛生，便不能很好的去破除迷信，宣傳與組織醫藥衛生工作；不精通教學方法，便不能很好引導婦女學習。精通業務是接近羣衆的橋樑，也是貫徹羣衆觀點的必要步驟。

(三)要更加改善婦女工作的作風。過去會有一些婦女工作同志懷着滿腔熱忱，一下鄉便把工作做得轟轟烈烈，不估計農村工作的實際環境，不經過婦女羣衆的自願的自覺，有時甚至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以致工作難於進展，或者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因此我們在工作中，必須嚴格遵守羣衆自願的原則，要認清楚我們處以農村分散的環境，廣大的農村婦女受着傳統的落後思想的影響，在農村婦女進行工作，不論是發動紡織或開展衛生、識字運動，都是十分堅苦和艱鉅的工作，我們應該更耐心地更細膩的工作，更深入地了解農村婦女羣衆的生活習慣和情緒，要求，點點滴滴地積累經驗，以期把我們的婦女工作做得更好。

最後，全國民主人士正在努力爭取廢除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一奮鬥目標也是我們解放區婦女的迫切要求；因為沒有聯合政府就不能戰勝日寇，就不能獲得全國婦女的解放。同時我們解放區婦女還要加強自己的組織，並對大後方婦女界要求民主的運動予以同情的聲援。

一九四五、三、七

中國婦女今後的任務

——解放日報社論——

今天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三八」節，是中國進入和平民主建設時期的第一個三八節。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婦女和全國人民一起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艱苦的婦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兒子、兄弟，遭受了飢寒流離以及種種痛苦。在災難中，她們受着空前未有的鍛鍊，特別是解放區的婦女，她們熱烈地參加了擾亂軍隊的工作（如生炸、慰勞軍隊、優待抗屬、幫助軍隊解決困難等）。甚至直接幫助了軍隊的作戰（如進行了爆炸運動、清除奸細、救護傷兵）。解放區婦女並參加羣衆翻身的運動和新民主義各項的建設，由於奮不顧身的工作，解放區的婦女羣衆中湧出了大批婦女勞動英雄，婦女文藝擁護工作者，婦女政權工作者以及模範看護（傷兵的母親），女戰士等，創造了中國歷史未有的奇蹟。八年來淪陷區的婦女，無間斷的反抗敵偽的統治，大後方婦女努力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婦女本身平等權利。她們對於抗戰的民主事業都有偉大的貢獻。總之，中國婦女的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在抗戰的艱苦鬥爭中空前提高了。

由於停戰令的公佈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全國整軍基本方案的簽訂，今天中國已初步展開了

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是由於國民黨內反動勢力的破壞，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事業的前進道路上還橫着許多困難與障礙，要克服這些困難和障礙。完成和平民主統一的大業，如果沒有佔全國人民半數的女同胞的動員和組織是不可能的。同時婦女同胞的命運和全中國的命運是分不開的，婦女同胞要完成自身的解放，也就必須首先更積極地動員與組織起來，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鬥爭。

就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和收復區來說，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雖然已經公佈，政府當局也對實施政治自由作了鄭重的諾言。但除了書報檢查的廢止和一兩個政治犯的釋放之外，政治上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權利以及婦女等各種平等權利依然還沒有實現。在那裏婦女的任務就在於要建立民主的統一戰線，廣泛發動組織各階層婦女，為實現政協會諸決議，實現和平建國綱領，反對法西斯反動份子的破壞而鬥爭。在組織婦女工作中，必須照顧到不同階層不同婦女的生活地位和和求，把改善和解決婦女生活問題要求，和政治民主化的鬥爭要求結合起來，使運動獲得深厚堅實基礎。對於工農勞動婦女參加要求政府免除苛捐雜稅、減利減息、製定勞動法規、幫助民族工業復工、女工復業、發放貸款組織貧苦婦女生產等一切人民權利的鬥爭是很必要的。婦女幹部必須能切實的埋頭工作，長期打算在各種社會職業崗位中立足生根與各種職業和階層的婦女緊密地結合起來。

就解放區來說，這裏早已實行了民主政治，婦女在政治上已獲得平等地位。在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動員婦女羣衆積極參加各種民主建設工作，在新解放區裏面肅清一切敵偽殘餘，鞏固民主政權與社會秩序，從事各種社會福利事業。解放區的鞏固乃是全國和平民主建設的保證，女幹部應學會掌握羣衆活動、羣衆運動、建設工作等政治活動形式及民主作風，使解放區婦女工作能成爲推動與支持全國民主建設的一個重要力量。

爲着發動廣大羣衆開民主政權，最根本的工作就是減租減息增資的鬥爭。解放區婦女必須動員起來參加這一鬥爭，新解放區的婦女尤其應該以參加控訴，減租減息增資……等羣衆翻身鬥爭爲工作的中心出發點。婦女的基本痛苦是封建經濟剝削，而教導縛是次要的，可用教育方法解決。應發動廣大新解放區婦女羣衆從參加翻身鬥爭，進而組織和組織生產。老解放區婦女工作的中心除了發動婦女羣衆參加查租運動外，更應當是加強生產，特別着重發展紡織，升織廠和腰當地的家庭。

實行救濟復員創辦社會福利事業，也是和平建設階段中的一项重要任務。長期抗戰以後，流亡受災人民急待救濟，尤以婦女兒童爲最。在國民黨統治區及收復區應要求政府認真抗戰犧牲的遺孀，優待抗屬，救濟災難婦女孤寡，幫助還鄉農民婦女路費、工具，分留盟國救濟物資應公平照顧結婚，創辦各種免費學校、保育院、增加婦女求業機會，使流亡學生復學，職業婦女復業，組織失業女知識份子、女職員，積極從事文化、經濟建設。解放區應配合政府機關救濟災區婦女，尤應幫助她們組織生產互助，爲適應各界婦女需要而更廣泛地爲羣衆服務。各地應按其體情況組織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如城市設婦女診所、保健室、托兒所、飯堂、合作社，婦女職業學校……農村組織巡迴醫療隊、助產組……等等。

以上各點就是今天紀念「三八」節主要任務，我們希望全國婦女們努力來執行這些任務，這將不但能把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推進一步，而且對於和平建設事業也會有極大的貢獻。

一九四六、三、七

動員廣大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

朱德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邊區婦聯擴大執委會上的講話——

邊區婦聯擴大執委會，開會已經好幾天，取得了很多成績，今天我向你們表示慶祝，並且談談動員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的問題。

爲什麼要動員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

首先是因爲：發展邊區經濟建設，求得自給自足，是邊區人民在一九四一年度的中心任務。壯丁們上了前綫，婦女在這方面的責任就尤其重大，沒有廣大婦女羣衆積極參加，邊區經濟建設計劃就不能完成，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會受到極大挫折，就會影響到中華民族的解放，自然也就會影響到邊區婦女的解放。

其次，婦女要求得真正的解放，必需在經濟上能够獨立生存，只有在經濟上能够獨立，才能够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發動廣大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就是加強邊區廣大婦女的經濟地位，就是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也就是把婦女從重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解放出來。

正因爲如此，婦女的解放，要靠婦女自己，我們只能幫忙。

邊區婦女在生產運動中，可以做些什麼事呢？

我首先和你們談談紡羊毛的問題，據說二百萬頭羊，三百萬斤（據說有四百萬斤）毛，在明年可以增加一倍，應當發動廣大農村婦女紡羊毛，把這些羊毛都紡成絨，給工廠織成呢。剛才我聽說你們婦女幹部生活問題困難，拿了二百元本錢不知怎麼辦，我想，她們可以用這一筆款子做二部二十個頭的紡毛機，自己學上半個月，就能紡了，每天可以紡出七斤毛，兩個車子一天可以紡出十四斤。如果買十斤毛來，只要十一元，彈出來五斤好毛，不要一天可以紡成五斤錢，這就能賣上三千多塊錢，剩下的壞毛還能做毯子，這種事多麼合算！農村婦女一時買不起機器，她們可以先用手紡機紡。

除發展農村中的紡紗織布而外，還可以發動廣大婦女織氈，織成氈線，可以做氈氈毛文氈，既結實，又暖和，設法把關中等地的氈盡量利用，真是非常大的利益。

在農業方面，要配合救濟會，保證沒有一畝荒地，擴大耕地面積，改良技術，例如選擇種子，利用水利，改善農具等，都應當努力提倡，並且要設法使婦女逐漸從原始的生產方法中解放出來，例如農村婦女每天起個毛織子推磨，消耗了許多時間，如果能够在農村設置一些風磨水磨，就能解放出很大的勞動力，來進行手工業和農村副業的生產。

邊區農村中的家庭副業，應該大大發展，發動家家都養豬養雞，大家都知道晉察冀邊區在這方面取得極大成績，我們邊區絕不應當落後，剛才一位同志說起，農村中常有婦女養豬養雞死了，就坐在街上哭，兒童的死亡率也相當大，也有要孩子的。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因為陝北老百姓太不講衛生，許多年來，老百姓在這方面的進步還是非常不夠，如不講衛生，錢一攔豬，發值都死掉，豈不倒貼本了？窮人，更是重大損失。因此宣傳和發動生產運動，必需把它和農村的衛生運動配合起來，叫大家愛清潔，講衛生。

在陝北甘泉鄜縣等地方，蜜蜂非常多，現在邊區每年可以出蜜一百多萬斤蜂蜜，如果普遍發

勸老百姓養蜂，每窩蜂每年可出三十多斤蜜糖，每斤要賣三塊錢，每家養幾窩，不但許多農村富裕起來，邊區每年還能多打幾百萬元出產。

邊區的菓子又大又多，如果把它浸在蜂蜜中，泡出來就是蜜棗，可以銷售各地，邊區許多地方宜於種茶，又出產鹽，可以大量做鹹菜，我們四川的冬菜榨菜大頭菜等，這裏也可以做得出來。這裏也出產日子，可以做醬，像東北那樣，可能時每家都做一缸，也是大宗出產。

家庭副業的範圍非常寬廣的，如果婦聯的同志深入到農村，仔細研究，還可以發現無數的非常有利的事情，隨便舉一個例子，養兔子，皮也有用，肉也能吃，就是很好的辦法，這方面希望農村中的工作同志經常注意，發現了就提倡。

發展邊區的牧畜事業，繁殖牛羊，這也是你們應該去宣傳和進行的，牛羊奶是最好的滋養料，牛羊肉可以吃，皮毛可以用，全身沒有可棄的東西，就在牛羊身上婦女可以進行許許多多種生產事業，如牧羊放羊擠奶剪羊毛紡毛織呢……這一切要想做得好，就要養牛羊多，就要農村婦女來愛護和繁殖牛羊。

怎樣使以上這許多事都能做起來呢！這就依靠邊區婦聯的工作深入到下層，在羣衆中進行耐煩的解釋工作，把各種有利的生產事業，告訴農村婦女，幫助她們選擇最適當的來做，這不僅僅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解放農村婦女，而且將大大提高邊區婦聯的地位和信仰。

向農村婦女建議，進行各種家庭副業，組織農村中生產與消費合作社，例如紡紗、紡毛、織布、做鞋子等各種合作社，組織個人，或者再添點錢，買點機器就辦起來了。消費合作社應當是大大規模開辦，定價出售，不要囤積居奇，以利人民為原則，而在多做之中取利。總之，合作社應當成為活躍農村經濟，流通農業和工業的組織，它應當對商業起活躍和調劑作用，而不能把它當作單純的賺錢的機關。對於這些有益的家庭副業和各種合作社，我們應當竭力提倡，不但政府專

以少抽稅，不抽稅，而且那裏什麼人做得特別有成績？你們婦聯還可以呈報政府，由政府給以獎勵。

我的話到這裏為止。總之，希望你們努力，只要邊區廣大婦女熱烈參加了生產運動，不愁邊區經濟建設計劃不能完成，不愁邊區婦女沒有真正的解放，也就不怕抗戰中的重要困難，我們還是可以說，我們的勝利有保證的。

婦女同胞們，努力呵！

從生產戰綫上開展婦女運動

高崗

——一九四四年一月在延安邊區第一級「三八」婦女紀念節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是「三八」婦女紀念節，要我講話，我是講不出什麼好的東西來。因為第一，我不是婦女（笑聲）；第二又不是婦女工作專家。剛才婦救會主任講得很好，要我講的還不過是那一套，所以時時來恐怕沒有意思。不過我看今天的這個紀念會，氣氛是大不相同的。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到會的每一個婦女同志，都穿着毛綫、毛衣、社幫等進行生產。這是什麼道理呢？主任講得對，就是大家的思想覺悟了。因為思想覺悟了，她們的手也改變了。我們過去有不少的婦女工作者，她們的思想沒有覺悟。所以她們的婦女工作方向、工作方法，都沒有對頭。在領導上，她們是一般的號召，空喊男女平等，空喊解除封建束縛。在工作上，她們又有那樣一套浮而不實的工作，平更提個包包，洋專洋氣，到了鄉下，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羣衆一見就說：「女二流子又來了。」和婦女一談話，又是說什麼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呀！提高婦女地位呀！婚姻自由呀！結果，弄得有些婦女本不願離婚而離了婚，於是引起羣衆的反對。她們不知道在黨政下面，解放婦女的康莊，就是具體的領導婦女生產。組織婦女紡花、織布、鑲堵、種地，就是最好的婦女工作。我們不知道這區區婦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已經取得，要實地發揮這種

糾，只有婦女們起來積極生產，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過去有些婦女工作者，沒有這樣做，她們甚至認為紡花織布婦女生產是下賤的事，這種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思想，抱着這種思想去做婦女工作，是當然做不出任何成績來的。他們這種錯誤思想、錯誤方法，甚至曾經鬧出過這樣的笑話，他們有個別的人說：「三八」是婦女節，男同志不准參加。

所以現在我們的婦女工作已經改變了錯誤的方向，走上了正確的方向。我們的婦女工作方向，就是組織起來，自己動手，發展經濟，做到每個家庭的豐衣足食！我們反對只有一號號名，反對把男女對立起來。

婦女的生產，在蘇聯區域的生產上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蘇聯一百萬人，婦女佔一半就有一百萬，除過老的小的不能生產外，大約還有二十五萬婦女勞動刀，如果把這一勞動刀都組織起來，都和今天到會的女同志一樣的來紡績、做鞋，那末，我們的邊區財富就會更多的增加了！在這一點上看，組織全邊區的勞動婦女生產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在去年的一年生產運動中，機關部隊裏湧現出了許多的婦女勞動英雄，如三五九旅的陳敬同志等。她們靠自己的生產解決了困難問題，減少了公家的開支。如果我們所有機關部隊的婦女同志，都組織起來向她們學習，動手生產，那我們的婦女工作，就有很大的成績了。比如，西北局的女同志，在開始紡績的時候，都不會紡，後來她們組織起來，到紡績最有經驗的同志那裏去學習了幾次，現在她們都會紡了。但是還有一種女同志，她坐在機關裏，不事生產，說這是什麼人的老婆，坐享豐衣足食的生活，叫她們生產，她說：在家裏還有人代辦、砍柴、担水，怎麼這裏還要生產呢？所以她們就不願意生產。這種人不知道在我們這裏從事生產是免費的，不生產是不可恥的。另外還有一種女同志，除了幾年書，讀了幾本馬列主義，就以為自己是脫政治的，是一個馬列主義者。不事紡績生產的。但實際上，她們並非馬列主義者，她們不知道馬列主義在今天

的邊區就是發展生產，假如離開了生產，還有什麼馬列主義呢？去年我們的生產運動，創造了許多東西，比如大米，我們過去是要靠外面買進來的，但現在南泥灣、槐樹莊就出產大米，不必到外面去買了。這就是發展生產的好處。還有許多好處，我不打勞在這裏多講。總之，我們發展生產的女同志，要學習前一種人，反對後兩種人。

在農村裏，去年更發現了不少的婦女勞動英雄，和生動活潑的帶女生隊的例子。比如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的郭鳳英、劉老婆、李風蓮等，都是婦女的好榜樣，都值得婦女同志來學習。這裏我可舉兩個新近的例子：安寨四區白家塢的沈鳳儀，是一個女黨員，去年生產運動中，她參加了工隊，雖然名義上不是隊長，但實際上她在工隊中起了領導作用，和男子一樣生產，她每天早上到變工隊的各家門上敲門叫起床。凡變工隊中發生了問題，她都能說服解決，在村裏比男子還有威信。像這樣有本領的婦女黨員，我們應該向她學習，吸取她的經驗，利用這些經驗，再把它推廣到別的地方去，並看有很大意義的。再比如安寨馬家溝的婦女，她們從黨報上看到關中石明德的婦女組織起來了，感到自己也應該組織起來，後來果然在勞動英雄陳德銳的領導下，全村組織了十五個婦女的一個變工隊，又和杜莊的婦女訂了競賽，今年計劃要種十五個洋芋、十五個棉花，每人還種三百窩瓜，一半完全由婦女自己播種、打卡，餘下來的男子勞動力就可上山開荒，這樣來增加全村糧食產量。這個婦女變工隊，據說還有好處，就是婦女變工生產，出門人多，紅火熱鬧，又不怕風寒。村裏的二流子，看見婦女們都去生產了，大家又在譏笑他們，他們覺得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再不生產了。同志們！像這樣的模範例子是很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農村裏同樣還有和男二流子一樣的女二流子，比如在馬兒河的一個婦女，聽說米米脂人，年紀也相當大，她除自己已不生產外，還影響別人的生產。她做什麼呢？她做「穿針引綫」的不正當勾當，硬說她生產，她總懶得不幫助。此外，還有一種平常的婦女，也是不好

建的工作，穿紅戴綠，游來游去，不打算光景日月，不想急建立家務，這同樣是一種二流子。這這兩種人，正是婦女中的極少數，但是我們也要反對，我們要教育這些婦女，使她同別二流子一樣的改革過來，這就是我們當前婦女工作的任務了。

這裏再談一個關於婦女工作的形式問題。過去的婦女組織是有許多形式主義的，許多組織都沒有實際工作內容。原因就是她們不會利用合作社、縫工隊、結幼小組等各種形式去進行工作。她們不知以什麼形式是適合自己的形式，是符合羣衆利益的一種形式。仍然是主觀主義的老一套，不與羣衆的生產組織相聯繫，所以她們的工作，老是做不出很大的成績來，她們的組織，老是沒有內容的架子。今後的婦女工作形式，應該是利用羣衆生產中的各種各樣的新形式，去代替原有內容的古形式。而它的工作內容，則應該把重心放在組織領導羣衆生產上，使羣衆的小水、牛、羊，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使羣衆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那我們的婦女水平，也就一天比一天提高起來了。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大家都住在房子，吃麵包，男女一樣平等，就是因為蘇聯的生產大發展，婦女的經濟地位都提高了。所以我們的婦女工作者，人家都娶去組織婦女生產，從羣衆觀點出發，走蘇聯路線。大家都來種棉、紡花、織布，使我們這區的人都有衣服穿。大家都來織豬、蠶繭，使我們這區的人都有肉吃。吃穿都解決了，我們這區的經濟就可以自給自足，又持硬鬥抗戰，對全國的影響就很大，這區婦女打游地位提高了，對全國婦女的影響同樣也很大，這纔我們才是真正的作了婦女解放工作。

最後，我再講一個問題，就是實行節約的問題，這區的人民是過着單衣是貧的生活，但是爲了自給自足，除了加緊生產以外，我們也要實行節約。我們婦女佔人口的一半，如果大家節約起來，就能節省一個很大的數目，值就我們延安的各機關來說，如果認真實行節約，就能節約幾十萬，如果全邊區的黨政軍民的男女都一起來進行節約，那就更是一個大的數目了！這樣，我們一

面生產，一面節約，使我們邊區的財政經濟，更有保障，我們和羣衆的關係，更加密切，軍民關係，更加團結。把我們的工作，更加深入到羣衆中去！我的話完了。

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關於

紀念二二八與開展婦女工作指示

根據分局去年以來工作會議的總結，各地婦女工作雖有不少成績，但以今天工作發展的要求來說，基本婦女羣衆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更沒有組織起婦女的大多數，婦女工作還落在其他工作後面，不可否認的，這由於各級黨委對婦女工作的重要性更視爲異常重要，對提拔培養改造婦女幹部，尤其是勞動婦女幹部，仍注意得非常不夠，同時在一般的婦女羣衆工作中，缺乏實際求幹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羣衆觀念，缺乏深入基層地頭苦幹的與羣衆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風。許多婦女幹部在思想上對發動基本婦女的觀念還不够明確，對婦女解放運動的艱苦性、重要性在認識上仍非常模糊，因此缺乏堅持婦女工作的信心，形成在工作中的等待、消極與被動，這些現象是與組織起來極力反骨鬥，迅速糾正與轉變，因此今年的三八節，各級黨委應切實討論檢查與總結婦女工作，以再進一步的推動婦女工作，在深入工作中，把婦女工作與根據地建設任務應密切結合，以擁軍生產的實際行動來貫徹黨的政策與提高婦女工作，因此在今年的三八節，分局特提出如下任務與要求：

第一、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的口號。動員廣大的婦女尤其勞動婦女，積極參加根據地的大規

機生產運動，主要是紡織生產，但重點上必須認識紡織生產是改善婦女生活，提高婦女地位達到婦女真正解放的主要方法，糾正婦女幹部對紡織領導的自流與忽視，幹部必須積極參加生產，在生產工作中改造幹部與提拔勞動婦女幹部，嚴格檢查自己的羣衆觀念與勞動觀念，要求：（一）以縣爲單位提拔有生產知識與經驗的堅強的婦女幹部，以加強生產領導與婦女生產知識；（二）所有脫離生產的婦女幹部應學會紡織、做鞋、做衣服……等具體本領，也就是實際領導婦女生產的本領，一方面要反對不勞動不生產，但同時又要反對只勞動不工作的傾向；（三）每個幹部要作出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並徹底完成計劃；（四）各地區目前必須着手培養婦女紡織英雄，創造模範，到今年「七七」各戰略區應培養出一個至三個爲全區婦女辦公認的模範或英雄（條件由各地根據具體情形擬定），同時各縣區有各縣區的模範與英雄，主要創造典型推動工作，「七七」時以縣爲單位召集會議總結經驗。

因之各地黨委必須有計劃的有中心的推動與開展紡織合作社并加強其領導，獎勵婦女幹部參加合作社工作，提拔有生產經驗有工作能力的婦女幹部參加同級工商管理局，以加強婦女紡織合作社的領導，行政上受工商管理局領導，在婦女運動方面，受同級婦救會領導，幹部的調遷升降，由工商管理局商同同級婦救實行。

第二、婦女須積極參加擴軍工作（參軍是必須自願的），根據婦女擴軍工作中可能做而且必須做的原則，以戰略區爲單位定出婦女擴軍公約，特別是及時進行反「扯腿」教育，并要有系統的教育婦女，八路軍的發展壯大正是達到婦女解放最有利的保證。擴軍是與爭取婦女解放不可分離的實際任務。

第三、爲了發動與團結婦女的大多數，除開展紡織工作外，還應在可能和必然的情形下，適當的發動鬥爭，堅決反對各種封建壓迫和虐待，一般的糾紛則應採取教育與調解，嚴厲家法和

雖，不應過早與過左的提出些與實際情況不適合的鬥爭口號與方式。

第四、健全婦救會務，特別要蘇出救婦救領事機關，也於「七七」前分別召開婦女代表大會或婦救會員全體大會，實是民主的實行改選，特別要注意有黨派威信的婦女領袖，勞動英雄，選總領導機關，在區級則應大膽提拔不脫離生產的勞動幹部參加領導，但須早有準備，堅決的舉行，以便提高婦女的組織觀念和民主的認識，不要潦草，包辦，只注意形式。工作基礎單薄的地區，則不必勉強舉行。

根據以上任務，今年紀念「三八」應着重推動展開今年的婦女紡織運動，并加強對婦女工作的領導，及打通婦女幹部對生產工作的思想。紀念辦法：（一）二月三日、三八日前後以聯或戰路區為單位，召集分區級以上的婦女幹部會議，以上天表的方式進行思想動員，并要調派人工作的模範女幹部。（二）區村可召開生產座談會，交換紡織經驗和擬定計劃，發動競賽。（三）三月一號到十五號前半日為婦女生產宣傳動員，以區或鄉為單位召集婦女紡織座談會，由紡織模範。（四）各地區報在二月二十號以後，半連日刊登婦女生產問題，寫「三八」社論，「三八」前後每個婦女幹部都要切實調查當地婦女生產的情況，及婦女所受各種封建壓迫及切身身的痛苦與要求，分別整理出來寄各該地黨報發表。

各級黨委於接此指示後，在「三八」前後討論婦女工作一次，應依據去年中央婦女工作新決定及蔡暢同志的「婦女工作新方向」一文，澈底檢查程度并進一步檢討與節置今後工作。各級黨應指示各個支部把推動婦女生產作為領導黨生產工作的測驗之一，因支部領導深入，則工作更易進行，尤應及時總結與介紹經驗。

山東省婦聯第二次執委會

關於目前更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

的決定

山東解放區的婦女工作，在過去幾年中，有顯著的成績，動員廣大婦女羣衆支援戰爭，增加生產，提高文化，以爲堅持抗戰、建設解放區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時在運動過程中，又啓發了婦女覺悟，改善了婦女生活，提高了婦女地位。

目前和平民主的基本形勢已經穩定，但是前進道路上，還存在着困難和障礙，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積極準備全國範圍的內戰，爲了保衛和平、保衛民主，我們婦女工作者，必須立即緊張起來，更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保衛和建設解放區，推動時局有利的發展，爲此目的，特作以下決定：

(一) 在解放區，目前反奸清算運動大部分告一段落，減租減息運動正在進行或開始進行，廣大羣衆正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鬥爭中，改善了生活，並奪得了部分土地，我們必須進一步擴大羣衆這種要求，今後應以此爲個羣運動方針，結合婦女具體要求，廣泛發動婦女羣衆與組織婦女大多數，加緊培養教育積極分子和廣大會員，在改善生活或已得部分土地之後，應發動其生

產熱忱，使其興家立業，發財致富。

(二) 老解放區，婦女工作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發動廣大婦女羣衆參加生產。在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基礎上提高文化教育，講究保育衛生，二者密切聯系，互相推動，而以生產爲其中心工作方針如下：

第一、關於開展婦女羣衆生產運動的方針：農村裏，農忙時期，應以動員婦女羣衆輔助農業生產爲主；農閒時期，應以動員婦女羣衆參加各種各樣手工業生產爲主。城市裏，整閏時期均應以發動婦女羣衆參加手工業生產爲主，輔助商業發展爲副，各種工廠建立起來的時候，則應幫助婦女學習技術，逐漸爭取參加輕工業生產。

發展城鄉各種手工業的原則，應着重製造廣大農民日常必需品，以及能在有利條件下，向外地銷售的各種商品。生產的種類，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生產條件，發展各地特產，不必強求一致。例如對於棉紡織手工業，在棉區及紗織區，目前必須堅持下去，着重調劑供給，改良工具，提高技術，增加產量，降低成本；中小城市着重發展織機織布。紡織條件，供銷條件特別優越地區，可以試辦機器紡織廠（或爭取私辦或公私合辦），創造經驗，逐漸推廣。

缺棉區及紡織原無基礎或基礎很弱的地方，應發展其他各種手工業，如不能發展，爲解決婦女生活，棉紡織手工業暫時仍可部分發展，重點放在發展織布。當婦女參加棉紡織業不如參加其他手工業有利時，應迅速幫助其轉業，目前須作思想上物質上的準備，以便將來順利轉化，保證沒有一個人失業。

組織手工業最好的形式是合作社，村合作社是基本組織，目前應發展各種手工業合作社。紡織合作社，一般應擴展其他業務，向綜合性合作社發展；在紡織基礎特別好的地方，可以提高到紡織合作社。在生產合作工作，應好的地方，可以組織高級社，安心及某種業務的聯合

社，以便進一步提高發展。

農忙時期，一般應號召農村婦女參加農業輔助勞動，對男勞動力缺乏的地區和家庭，可提倡婦女參加農業主要勞動，但對重勞動也應幫助婦女與男子變工，以免損傷健康。農業互助組織，一般以提倡小型變工組，換工組（以戶為單位）為適宜，婦女參加這種組織，與男子配合，分工合作，按勞記分。

為了更進一步提高婦女生產積極性，建立富裕和睦的新家庭，對於婦女副業生產所得，可根據政策靈活，逐漸慎重的有重點的推行家庭分紅制獎勵制。具體辦法，由全家男女老少民主討論，共同協議，首先要維持全家生活，照顧全家利益，達到全家和睦，在這種基礎上保護婦女本身利益。

第二、關於普及和提高婦女羣衆教育的方針：普及和提高，是互相聯系的，目前應以普及為主，在普及基礎上逐漸提高。普及婦女羣衆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家庭建設（建設富裕、和睦、人丁興旺的新家庭）以及其他社會建設事業的女公民。教育內容，必須從生產、家庭、及社會的需要出發，培養新民主主義思想、婦女解放思想、反迷信落後的科學思想，以及參加上述各項建設工作所需要的常識。識字數目，暫以八百到一千字為目標。教育對象，目前應以青年婦女為骨幹，普及到中年婦女。教育組織，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而以識字小組、識字班、或婦女民校為主。學習時間暫定兩年。各種婦女，因年齡、職務不同，其學習內容、時間、組織形式，均須適應羣衆的需要與自願，分別辦理，不能強求一致。同時為了適應識字班（或婦女民校）畢業的熱心學習的優等生，及當地婦女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的需要，可以更進一步給與政治、文化、業務、常識以及識字訓練等等，使她們成為當地婦女運動中有健全思想與具體成績的積極份子，同時又打下了更進一步的正規職業教育，或更進一步提高教育）的基礎。教育組織，根據其自

願，採取讀書會、討論會等形式，學習方法，以自學為主，輔導為副。

第三、開展婦嬰衛生，兒童保育事業。爲了減低婦嬰死亡率，增進婦嬰健康，收容貧苦遺孤，接受職業婦女日願托育之兒女，達到人丁興旺，決定開展婦嬰衛生兒童保育事業。首先從富裕的老解放區做起，有重點的試驗，創造經驗，由小到大，逐步推廣。保育方面，先從托兒所做起，然後逐漸試辦保育院、育嬰堂（主要收容社會貧苦兒童）。婦嬰衛生方面，首先與各地醫院、醫藥衛生合作共濟，增設婦嬰醫藥衛生部門。同時注意培養幹部，準備廣泛開展。

（三）爲貫徹上述新老解放區工作方針，各級婦聯應注意下列四個問題：

第一、各級必須召開幹部會議，具體佈置工作，耐心教育幹部，使他們正確認識目前婦女工作方針，及其中心環節，發揚責任感，積極擔任其中各項具體工作，深入羣衆，根據羣衆自願與需要，完成工作任务。

第二、爲適應和平民主的新形勢，其應爲羣衆服務的目的，婦女幹部必須深入各種社會職業，同時要充分認識和平時期，婦女工作中心的內容及其工作。婦女團體，將向生產組織方面發展，絕大多數女幹部，將轉向城鄉各種生產部門，此外也將大批轉入文化教育、衛生保育等機關。目前轉化時機尚未成熟，但領導思想上應有此準備，開始培養幹部各有專業，同時教育幹部，並繼續原有工作崗位，安心工作，待將來時機成熟，才並重轉入各種社會職業部門。

第三、婦女運動是整個社會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只有在整個革命運動開展的基礎上，婦女運動才能向上發展。當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婦女運動也能對整個革命運動起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前者是基本的。

因此，婦女工作者，必須正確認識這種整個與局部的關係，必須具備某項工作的全體知識，與從事某項婦女工作的具體本領，才能從整個運動出發，開展婦女運動。在工作關

樣上，婦女團體必須與其他有關部門（如政府、其他羣衆團體、社會團體等）密切聯系，分工合作，協同進行。

第四、上級方針，是和事實現以後，婦女運動發展的方向。各級婦聯，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工作基礎，主觀力量，根據本決定的精神，工作的中心環節，有重點、有步驟的佈置工作，目前老解放區應集中全力，以發動生產為主，文教保育衛生等工作，可以作必要的準備，主要推到秋收以後，再用大力開展，不能與生產工作平行起來。

總結婦女工作的幾個基本認識

劉少奇

——一九四九年四月對中共中央婦委會幹部的談話——

總結工作，事前必須經過腦子和標準，不然才幹總出經驗教訓。對於婦女工作，我是外行，過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無話可談；只從一般羣衆運動的作風來看（其中包括婦女運動），過去是否有不妥之處，以此影響工作成效呢？從這方面可以說幾句問題：

第一、從實際情況出發，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任何指導方針，都要實事求是，從分析具體情況出發，才能求出正確的方向和指示，以此方針去指導羣衆鬥爭，再從羣衆鬥爭中去考驗這些方針和指示的正確性。在這裏要問我羣衆鬥爭的經驗，（例如在陝北工作，陝北婦女羣衆有沒有大革命經驗？有沒有奪權的經驗等？）同時也要照顧到歷史上的，各國的經驗。

要做婦女工作，首先要明確認識工作的對象，過去有些婦女運動的文章和指示，沒有明確認識這一點。以是一般的說二萬萬婦女，但是二萬萬婦女中有城市婦女、農村婦女，農村婦女中又有各階層及各種不同年齡的人，因此必須具體明確認識工作的對象。只有認識了工作對象，才能進一步瞭解她們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替她們解決困難，為她們服務。

整個來說，根據地的問題，是一個農村問題，根據地裏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處處在農村環境裏，農村是具體的分散的經濟與落後的不衛生的文化。我們在農村工作，就要分析農村具體環境；很可惜我們在農村裏攪了十幾年婦女工作，還有不少的人完全不瞭解農村婦女，這對女同志來說，是一個諷刺。我們吃了農民的飯，穿了農民的衣，住在農村裏，但是我們的觀點，還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我們的工作，不是從農村的實際中去求是，而是從蘇特金、列甯夫人等歷史類比中去求是；我們不去傾聽農村婦女的要求和呼聲，不從今天可能辦到的事情出發，而從固定的公式、口號出發。這或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據我們看，在婦女工作中，過去經驗不多，經驗主義比較少，但依舊存在，例如只憑大革命的经验，一二九的经验，救國會的经验！……這些局部的經驗，而且還是教條式的去解決今天的問題，而不是從了解對象出發。由於這樣，所以始終沒有解決為誰服務，怎樣服務的問題。

對於農村婦女運動，我們現在還很不懂得。過去深入農村，到羣衆中去求的工作做得很少，我們一些「自學團」的「婦女運動專家」始終沒有求得農村婦女關於政治、文化、衛生等學問，教條主義把什麼聰明才智都閉塞了。其實農村婦女運動不是一個硬碰的東西，只要你接近農村婦女，就了解她們的思想、習慣、呼聲和需要，如何去瞭解呢？可以做農村調查，找農民和農婦談話，只要我們真正爲她們服務，她們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自然，要做到這一點，須要經過相當艱苦的工作，但是這完全可以做到的。小陶（註一）剛到楊家溝去工作的時候，幫助老百姓修紡車，有一個老百姓拒絕她於門外，當她真正替許多老百姓修好紡車以後，老百姓把紡車送出來，逐漸地就會把什麼話都講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真正從一個村一個鄉開始，瞭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瞭解七、八個村，解決了七、八個村的問題，那麼農村婦女運動究竟如何做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以此種經驗普遍推行，就可能使整個運動提高一步。編

就是次級一階，影響全局的作法。這種工作非常實際，要埋頭苦幹，要切實解決問題，不能浮誇，不能出風頭，如果你真要出風頭，晚飯一暈，動全局以後，風頭也是可以出得很大的。不實幹，就要出風頭，跌下來，還是要從頭做起的。

過去完全沒有做工作，做了十幾年，沒有突破一點，沒有能解決問題，有些工作是趕時髦的，例如延安拍發各地的婦女工作調查材料，是黨八股式的，不能解決問題的。總之，過去工作，不認爲實際對象，不懂得從實際出發，不知道突破一點，影響全局的作法。這是一個缺點。

第二、抗日根據地、國區、敵佔區的黨的工作問題，過去也沒有完全搞清楚。情況不同，方針也不同，這是大家口頭上一致承認的。但到實際工作中就模糊了。在陝甘甯邊區和敵後根據地，我們的工作方針是建設。因此兩極方針是有根本的區別，不容混淆。

在我們根據地，也有一部分破壞性的東西，例如敵報消息以破壞一部分封建殘餘勢力，當你們黨委派工作員去拉總的時候，封建勢力還維持着，這些方面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破壞；就是在極安，也有破壞性的東西，例如毛主席目前主張官做王或等等。但總的方針是建設，破壞的目的，是爲了建設。抗和誠息爲了提高生產，反迷信爲了建設新文化等等。「三八有感」（註二）一類的東西，以及有一部分文化界的人認爲延安還是舊文時代，這些人都忘記了他們是在什麼地方，不知道破壞的目的爲了建設，做了破壞工作，沒有同時的建設方針。

方針問題，現在是解決了，但思想上是否已明確認識呢？以後是否保證不再犯呢？那就說不一定。我們延安，根據地也有缺點，但這是次要的，是勝利中的缺點，可以克服的。我們這裏，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的事業，小米子、草鞋……雖然不好，但是人民的，敵人那裏也許有些好東西，有馬路、有沙發，但是可惜這一切都不是人民的，而是敵人的，是反革命的。因此，問題就

是：你是愛人民的小米和草鞋，還是愛敵人的馬路和沙盤？我到蘇聯去的時候，有人問我：「上海好不好？」我說：「很好，可惜不是我們的。」我們暴轟大後方的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蜂起，以及敵佔區的一切黑暗，大家聽了很高興，這是革命感情。你到處愛什麼？愛人民？還是愛反革命？有些同志是模糊的，沒有原則，沒有立場。

我們過去在工作中沒有完全摸清這一點，所以方針上有錯誤。

第三、羣衆觀感羣衆路線：過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羣衆觀點不夠，我們一切爲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務員，是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爲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員，勤務員中有大小老少之分，但是在爲人民服務這一點上是平等的，首先我們首長應如此認識。婦女工作者爲婦女羣衆服務，一下子就要替二萬萬人服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從幾個村子，幾個婦女着手。如果今天寫宣言，明天寫口號，後天來一個「三八有感」，那是幹人民的。老老實實爲羣衆服務的恩惠應該建立起來，大喊大叫，裝模作樣，口號喊得高，樣子裝得像，但沒有爲人民做一點實事，這是要不得的。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爲人民服務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一點好事，就會接觸你。服務的條件也是有的，人民養了我們，一不種地，二不當兵，專門與我們爲他們辦事，但我們有些同志不老老實實解決問題，想這樣想那樣，還鬧亂世。現在各根據地，黨、政、民脫離生產的幹部，有幾十萬，有八十萬軍隊真正爲人民流血，另外這幾十萬幹部，也做了許多的工作——建立政權，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等，但思想上觀念上態度上，有沒有真正認識自己已爲人民服務的呢？老老實實找一個社會職業，工作崗位，爲人民做事。如果都是這樣，也就不會有「三八有感」了。

羣衆觀點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羣衆路線。勞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國際歌上早起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傑、皇帝、神仙來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我們許多同志不理解

這一點，總站在羣衆之上，去解放羣衆，這是恩賜觀點，到階級觀點。歷史是羣衆創造的，不是英雄創造的。因此屠殺婦女也要婦女自己起來，才能獲得解放。誠懇誠懇運動中發生喇嘛暗不誠的現象，就是因爲羣衆自己沒有起來。要知道，對於羣衆運動，我們只能引一個頭，鬥爭要羣衆自己鬥爭，特別在蒙藏後，要羣衆自動組織，然後果實才由羣衆自己獲得。

我們總的內在羣衆的命令主義，這是一種形式上「左」的官僚主義，這就是沒有羣衆路線。表面看來，雷厲風行，執行時的口說與決定，但是不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不等羣衆覺悟，不知道怎樣把死的口說成羣衆的口號，他們犯危險性，強迫命令羣衆去執行死的口號，因此一切變成形式，如聯合會等，就派派收金，合作計所得等項，或以計劃的在口上，變工也強迫，開會也變成老百姓做大官，因此人民中官所而一日爲那裏許多，國民黨那裏視多，而兩軍那裏命多。嚴正批評。所以命令主義就是沒有羣衆路線。

我們對羣衆要發動其自動自覺，任何羣衆工作，沒有羣衆的自覺是說不上起來的，我們做羣衆工作，不要以羣衆解放者的資格與羣衆見面，首先要向羣衆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因爲你們覺悟比較高，有理論，可以把羣衆的經驗提高一步，轉而教育羣衆，指導羣衆，提高羣衆的覺悟程度。羣衆能否解放，決定於羣衆自身的覺悟程度，敵人之所以能够壓迫羣衆，除了敵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於羣衆自身的落後和沒有組織，如果羣衆覺悟高，就會自己起來爭取解放的。斯大林的四項政策寬化十二條中明白指出要羣衆自然而然的革命化，斯大林在列甯主義概論中說到列甯的四項基本方法時，特別指出革命風格的重要，在羣衆現有經驗的基礎上，在實際鬥爭中，逐步教育羣衆，一天一天提高羣衆，使羣衆自然而然的革命化。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方法，我們的革命作風，我們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驟，都要能够使羣衆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不是強迫命令羣衆革命化。例如陝甘甯邊區採取發展生產的工作步驟，生產發展以後，隣近邊區的國民黨老百姓，自然

而無革命化，把門牌都拆了下來；我們根據地建設起來，全國人民看了都傾向與同情共產黨，使全國人民自然而無革命化，不僅下層羣衆，甚至上層職業界都在內；錦黑蘭會議後，斯大林參加發表的宣言，使全世界人民都自然而無革命化，這就是不斷提高羣衆，把黨的口號變爲羣衆口號的實例，所以提高羣衆覺悟，是要根據羣衆經驗，用實際事實來一步一步使羣衆自然而無革命化。這就是不要命令主義，羣衆的革命化是不能由強迫命令來達到的。而羣衆如果不發動起來，我們任何革命事業都是幹不出來的。一切都要倚靠羣衆的自覺與自動。

第四、如果要照這樣辦事，就必須有堅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敵制勝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發動羣衆自覺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長明忍耐的工作，要採取許多適當的步驟，如果今天攪一下，明天又不攪，事情根本辦不起來，這就不是羣衆革命性的問題，而是自己的革命性不夠的問題。

要有革命精神，必須去掉「面子」「英雄」「出風頭」「怕批評」等壞東西，自己不要東西，還有什麼面子呢？要保持面子，就必然會使自己趨於保守，自己沒有知識，爲了維持「指導者」的面子，硬要拿出一套東西到羣衆中去，結果禍國殃民。所以改造思想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破壞，一方面建設，破壞的目的是爲了建設，澈底的實事求是，必須有很大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氣才能做到。

如果我們真能根據上述四點精神辦事，又去掉「面子」「英雄」……等壞東西，那麼事情一定可以辦好，羣衆隨時歡迎實事求是的人去指導他們。小陶的精神和方法值得大家學習的，她在楊家灣工作幾個月解決了許多基本問題，她那篇東西寫得很好，這就是馬列主義。小陶好的地方，沒有包袱，沒有一套主觀主義的東西，只有在整風以後的爲羣衆服務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小陶的道路是學生知識份子與勞動羣衆結合的道路，也是婦女工作者的

道所，如果小陶工作發展了，再選一個村到那一個村，慢慢培養本地幹部，那麼就可以在這些基礎上準備延安解放，這樣的婦女會是有羣衆基礎的。小陶自己還要前進，小陶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而我們的上層領導機關就要總結這些經驗，善於總結與讚揚小陶這樣的人物並從而號召大家學習，就是要善於做伯樂，認出許多小陶這樣的千里馬來，並繼續加以培養。

- 註一：小陶就是陝甘甯邊區特等文藝英雄陶端予，原在機關工作，整風後深入下層，根據陝甘甯邊區黨的教育方針，創辦延安市楊家灣小學，為全邊區模範的民辦小學，曾寫「從摸索中成長起來的楊家灣小學」一文，本文所談「邊那箱東西」，就是指該文而已。該文曾在雜誌解放日報發表，後重印有單行本發行於各解放區。
- 註二：「三八有感」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中所發表的一篇雜文，其中對根據地的婦女地位與婦女運動，在若干基本問題上有錯誤的看法。作者丁玲已進行自我批評，並在同年夏的解放日報發表。

論家族之起源

恩格斯

(上略) 厭惡前根的意見，從雜亂的性的關係底這種原始狀態中，很早就發展以下幾種家族形態：

一、血緣家族 (The Consanguine Family) 這是家族底第一階段。在這裏，結婚集團是按輩數而區分的：在家族的範圍內，所有祖父祖母都是互為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母，也是如此；同樣，後者底子女，構成同夫妻的第三個範圍。這批人的子女，即第一輩底曾孫們，又構成第四個範圍。這樣，在這一家族形態中，祇有祖先與子孫，雙親與子女之間，才排斥相互的夫婦的權利與義務 (用現代的文字說)。兄弟與姊妹——同胞兄弟與姊妹，從兄弟與姊妹，再從兄弟與姊妹等，都是互為兄弟與姊妹，正因此之故，也互為夫妻。兄弟姊妹底血緣關係，在家庭底這一階段上，常常包含着相互的性的關係在內 (註)。類似家族底典型例子，則為偶底子孫，此種子孫得下一代都是在為兄弟和姊妹，因之，也正是互為夫妻。

(註) 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春季所寫的一封信中，以很嚴厲的語調，批評瓦格勒 (Wagner) 著 *Die Religionen* 歌詞中對於原始時代底完全的曲解。該歌詞中說道：「誰曾聽到過阿哥抱着姊妹做新娘？」這種瓦格勒的「色情之神」完全以現代方法，用血緣通姦底若干原則，使他們的「爭風」更加發辣；馬克思給這種瓦格勒的「色情之神」答道：「在歐

始時代，姊妹會是妻，這是合乎道德的。」（見第四版註解）瓦格勒底一位法國友人和他的崇拜者，不同意於這個註解，謂在「冰洲遠古韻文」集中，「瓦格勒即以此爲出發點，」在「厄革斯德列克」中，羅波神（Loki——戲謔之神——譯者）就指責福雷亞（Freya）女神道：「在神的面前，你擁抱着你自己的哥哥。」由此似乎得了個結論說，兄弟和姊妹間的親近，即在那時候，就已經被禁止了。不過，「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對古代神話，信仰已經徹底擊破的那一時代底表現；這對於神底純粹魯西亞（Teutic——古希臘戲劇作家）型的風刺。要是羅波神作麥斯托（Memisto helic——古時七大魔鬼之一——譯者）魔鬼在該神話裏面對福雷亞女神這樣的非難，那麼這倒是反對瓦格勒的了。而自今後遂敷衍詩中羅波神向福爾特神（Njord）說道：「你同你的妹妹生了（這樣的）一個兒子。」是的，福爾特神不是亞薩（Asaph）神，而是發那（Vnir）神；他在水林底傳說中說，兄弟與姊妹間的結婚，在發那國雖是很通行，但在亞薩族並不如此。這可以作爲發那是比亞薩還要更古的神之徵候。但無論如何，福爾特神是生活在亞薩神中間，即生活在與他類似的神之間，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實是一種證據，證明在挪威關於諸神傳說發生底時代，兄弟和姊妹間的結婚，至少在諸神之間，尚未引起絲毫的憤怒。要是爲辯護瓦格勒起見，與其引用「冰洲遠古韻文」中，倒不如引用哥德來得好。哥德在神與舞妓的敘事詩中，關於宗教上婦人委身寺院的義務，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過於把這種風俗習慣比作現代的奇淫了。

血緣家族已經絕迹了。甚至歷史所述說的最蒙昧的民族，也沒有可以作爲此種家族底例子。不過，夏威夷的親族制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家族大概是存在過的。夏威夷的親族制度，今日在全部玻里內西亞還實行着，它表現着只有在這種家族形態之下才能發生的那種血緣親族底階

段；同時，家族底以後的一切發展，也使我們承認一點，因為家族底以後的全部發展是以這一家族形態——必要的頭一階段——底存在為前提的。

二、「普那路亞」家族（Punaluan Family）——要是家族組織上底頭一個進步，是在於除去親子相互的性的關係，那末，第二個進步便在於除去姊妹和兄弟的性的關係這一進步，由於參加者底年齡的更加相等，比第一個進步要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先由性的關係中除去同胞兄弟和姊妹（即母方的）開始的，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之下，以後漸成爲慣例（在夏威夷諸島上，在十九世紀尚有例外。）終於到了甚至禁止傍系間的結婚，用現時的稱謂說，即禁止同胞兄弟姊妹底子女、孫子、及曾孫間的結婚；照摩爾根說，這一進步可以作爲「自然淘汰原則是在怎樣發生作用底最好例證。」凡用這個進步辦法限制血緣相通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間的結婚當作實例且爲習慣所要求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早毫無疑義的。這個進步底影響會怎樣地大可由民族底設立來作證明；民族會自由這一進步底直接的結果而直接地提出了最初的家，它構成地球主縱非全部也是多數野蠻民族底社會秩序底基礎，而且在這種及羅馬，我們曾由氏族直接進入文明時代。

每個原始家族，至遲經過數代之後一定都要分裂的。原始共產的共同體，在野蠻底中級階段上，毫無例外地盛行很久，此種共同經濟確定了家族集團底最大限度的規模，此種規模極端視條件而變更，但是對於每一特定地方總是多少限定了的。不過到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不許有性的關係的觀念一經發生，這一定要影響於人們在一起生活和共同謀生的舊村社底分裂與新村社底成立（這種村社不一定要與家族集團相一致的），好多姊妹或者數個這種姊妹集團便成爲一村社底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爲別一村社底核心。經過這樣或類似的途徑，便由血緣家族而發生了摩爾根名爲「普那路亞」的家族。按照夏威夷的習慣，若干數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

從姊妹，再從姊妹等）——會為她們共同丈夫底共同之妻，而這些共同丈夫之中，她們的兄弟是除外的。此等男子們彼此已不互稱為兄弟，他們已經不須同為兄弟了，而是普那路亞（Punalai），即近近的伴侶，所謂伴侶底一員了。同樣，許多兄弟——同胞的或遠房的——則跟若干數目的女性（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構成共同的結婚，而且此等女性也互稱為「普那路亞」。這是家族機關底古典的方式；此種機構以後雖有不少的改變，但它的主要特徵仍是一定的家族範圍內相互的共夫與共妻，不過在這個家族範圍以內是把妻底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後更及於遠房的）乃至把夫底姊妹除外罷了。

我們看到，這個家庭形式十分精確地複製了表現於普那路亞制度的親族等級。它的母底姊妹底子女，還是她的子女，同樣我在父親底兄弟底子女也還是他的子女，他們全體都。此的兄弟姊妹；但是我的母親底兄弟底子女，現在都是她的姪子和姪女，我的父親底姊妹底子女，都是他們的姪子和姪女，而我們全體都是我的從兄弟與從姊妹了。事實上，當我的母親底姊妹底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同樣，我的父親底兄弟底子女就是他的妻的時節——即便在事實上不一定永遠如此，而在法律上總是如此——社會對於同胞兄弟姊妹間性的關係底非難，曾使兄弟姊妹底子女（向來雖然嚴格地被承認為兄弟姊妹）劃分為兩類：一方相互之間依舊仍為兄弟姊妹（遠房的）和另一方——或為兄弟底子女或為姊妹底子女——已經不再再為兄弟姊妹，不復再有共同的父母了——無論是共同之父，或是共同之母，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在這裏，首次發生了姪子和姪女、從兄弟和從姊妹序列底必要，這種序列在從前的家族制度之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美洲的親族制度，在以某種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任何家族形態之下，是一種純粹的荒謬絕倫之事，現在它在「普那路亞」家族中，連極小的微細，都獲得了合理的解釋與自然的根據。至少，「普那路亞」家族或類似於牠的形態，也有美洲親族制度同樣流行的程度。

倘若虔誠的教士，好像對於在美洲的西班牙僧侶底可貴的記憶一樣，能够在類似的反基督教的關係中觀察出一種比簡單的「優等」更大的東西，那麼關於這一家族形態（其實的存在夏威與羣島上業已證明）大概我們從全部玻里內西亞便可得到信息。（註）猶如告訴我們，說當時處在野蠻中期的布立特人，「每十人或十二人共一妻」，而且多是兄弟和兄弟及兄弟子，」以故好可屬他們羣婚底存在來說明。野蠻時期底母親，不常有十個至十二個足够成年的兒子，這些成年兒子也許可以有共同的妻，但是在美洲親族制度（它是跟「普那路亞」家族相適應的）之下，却常常有好多兄弟，因為每個男子一切從兄弟及較遠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謂「親和子」或許是亂撒弄錯了；是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父與子或母與女亦在同一婚姻集團內底可能性，並不絕對排除，但是惟其如此，父與女或母與子處在同一婚姻集團內却是不得有的。同樣，這種或類似它的羣婚形態很容易說明希羅多德（Herodotus）及其他古代著作家關於蠻族及野蠻民族共妻的敘述。道對於瓦特遜及卡耶（見印度底居民一書）關於奧地地力（Aulic）（在恆河之北）底摩爾人（Moor）的報告，亦是如此，剛氏說道：「他們在大村莊之內，差不多毫無差別地過着共同生活（即在性的關係上），要是他們之間有二人被視為夫妻那末這個婚姻聯繫力不過是名義上的。」

（註）據巴奇芬的意見，雜亂的性的關係，是他發見的，他把這種性的關係叫做「Sumpfeu-Kind」。這種雜亂的性的關係底遺跡，可歸於羣婚，今已確信無疑。「要是巴奇芬認為這種「普那路亞」婚姻是「非法的」，那麼，那一時代底人類也許要承認今日父系或母系方面的近親與遠親間的結婚多數為血族通姦，正如血族的兄弟與姊妹間的結婚一樣。（馬克思。）

氏族制度，在大多數場合之下，似乎是從「普那路亞」家族中發生的，澳大利亞人的階級

制度（澳大利亞人是有氏族的，）也可以成爲氏族底出發點，但澳大利亞人還沒有「普那路亞」家族，而祇是一個更粗野的羣婚形態而已。

在一切集團的家族形態之下，誰是孩子底父親是不能確定的，但誰是他的母親却是知道的。即使母親把共同家族底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而且對於他們都担负母親的義務，但她在其餘一切孩子中間仍能知道她自己的親生的子女。由此可知，妻是存在羣婚，那只有從母親方面來確定血統。因之，祇有承認母系了。在事實上，一切蒙昧民族及處在野蠻下期的一切民族，確是這種情形巴奇芬底第二個大功績，就在於他首先發見了這一點。他把這種專出母系方面承認血統及隨着時代進展而由此發展起來的承繼關係叫做母權；爲了簡便起見我仍保存下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成功的，因爲在社會發展底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味的權利的。

如果我們現在從「普那路亞」家族中取其兩大集團之一，即姊妹（同胞的及親族關係程度較遠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第二或更遠的後代）集團連她們的子女以及她們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親族關係程度較遠的，照我們的推測，他們並不是她們的夫，）在一起作爲標本，那麼擺在我們面前的正是後來構成原始形態的氏族的一羣人。她們全體共有一個共同的始祖母；因其同出生於一始祖母，故每一後代底女性子孫都是姊妹。但此等姊妹底夫，已經不能是她們的兄弟，因而也不能是由這個始祖母所生出者，從而也不屬於這個血緣集團——親近的氏族了；然而她們的子女却屬於這個集團，因爲祇有唯一確實的母系方面的血統才具有決定的作用。只有對一切兄弟與姊妹間，甚至母方底最遠的傍系親族間的性的關係底禁止一經確定，上述的集團才轉化爲氏族了，換言之，即組成一個堅固確定的女系血統範圍，這些女系血統是不能通婚的，從這時起，這個氏族便漸漸地被其他共同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制度強固起來，而跟同一部落內底其他氏族有所區別了。關於這一點，容後再爲詳說。

不過我們既然看到氏族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從「普那路亞」家族自然而然的發達起來的一種東西，那麼我們就應當承認在過去一切凡能發現氏族制度的民族，即差不多一切野蠻的及文化的民族，都有過這種家族形態存在，這差不多是毫無疑義的了。（下略）

三、對偶家族 (Pairing Family) 對偶婚底若干類似，在多少長久的一個時期，在羣婚上或者還在它以前，即已經有了。一個男性在許多妻中間，有一個正妻（還不能稱她為愛妻）而他對於她也是在許多夫中間的一個主夫。這一情形大大地擾亂了武士們，她們有的把羣婚視為一種雜亂的共妻，有的視為一種對夫婦貞操任意破壞。不過，這一基於習慣的對偶結合，因氏族愈趨發達，及因不許互相通婚的「兄弟」階級及「姊妹」階級人數底愈益加多，一定要逐漸鞏固起來的。那由氏族所給與的對禁止血族間結婚底刺激，更加向前發達了。比方，我們看到，在易洛魁人及其他地在野蠻最低階段上的多數印第安人中間，凡他們親族制度內一切有血緣者之間是禁止結婚的，其種數且多至數百。在這種婚姻禁例日益增加的混亂情形之下，羣婚便逐漸成為不可能的了，它們為對偶家族所替換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男性與一個妻生活着；不過，一夫多妻制和偶然的通姦，則成為男性底權利，雖然，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夫多妻制是很少有的；同時，當同居期間，大抵要求女性須嚴守貞操，要是有了通姦的情事，便要殘酷地處罰她們的。可是，婚姻的關係，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像以前一樣，子女祇是屬於母親的。

在這種對血緣者間通婚底日益禁止上，天然淘汰也繼續在發生着效力。如摩爾根所說，「未構成一個血緣關係的各氏族成員間之婚姻，產生了在肉體上及精神上更強健的人種；兩種進步的部落混合以後，下一代底頭蓋與腦髓便自然而然的擴大起來，直到他們聯合了兩個部落底能力為止。」這樣，實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一定要戰勝落後的部落，或者要引起他們來做效自己。

這樣看來，在原始時代，家庭底發展，就在於通婚範圍底逐漸縮小，這個範圍最初包括着全部

落，在其內部實行兩性間的婚姻共有。由於一貫的排斥親族通婚——初為近緣者，次為遠緣者，最後以至姻戚者，一切種類的羣婚，歸根結柢，在事實上，便成為不可能的舉，結果，只剩下了一種遺不大牢固結合的婚姻對偶，只剩下了那一解體就無所謂婚姻的原子。從這一點上已經可以看出，近代所謂個人的性愛與一夫一妻制底發生是如何地很少關係了。尚處在這一階段上的各民族底實踐，更證明了這一點。在以前的家族形態之下，男性從不苦於女性之不足，反之，女性則覺太足够了；但如今女性却稀少起來，而不得不去尋求她們了。所以，自對偶婚發生底時候起，便出現了超奪及購買女性的事情，這遂作了當時所發生的深刻轉變底廣泛流行的徵兆——不過只是微兆而已；——但足一知半解的蘇格蘭人麥克·林南竟根據這些只屬於求妻方法以內的徵兆，——而構了幾種特殊的家族——「掠奪婚姻」與「買賣婚姻」。在其他場合之下，美洲印第安人及其他部落（在同一發展階段上的）底婚約，並不是當事人本人所作的——往往是不問他們的——而是由他們的母親來主持的。這樣，往往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被訂了婚約，僅到婚期逼近時，才告訴他們訂婚之事。在婚禮之前，新郎送禮物給新娘底親族（即新娘的母方親族，不是她的父親和他的親族；）這種禮物算是讓渡女兒的贖金。依夫婚之中每一方的志願，婚姻可以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間，例如易洛魁人，輿論逐漸表示反對這種離異，當天婦之間發生反目時，雙方底親族，便出面作調解者，只有在調解不成功時，便實行離婚，在這種情形之下，子女歸妻撫養，以後雙方均可重新結婚。

這種對偶家族，本身還很微弱、還很不牢固，不能引起自身的家庭經濟底要求或單是樹立家庭生活底願望，故他決沒有取消從最初一時期所傳下來的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不過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還表示着女性在一家內底支配，因為只能認知親母而不能認親父的情形，還表示着對女性即母底尊崇。說似乎在社會發展初期女性曾為男性奴婢的意見，乃是我們從十八世紀啓蒙時代

所繼承下來的最遲滯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及處在野蠻最低階段、中級階段乃至部分地最高階段的一切野蠻部落中間，女性不僅享有自由而且居於大受尊敬的地位。這一地位在對偶婚之下尚屬何種情形，可由在塞奈卡部落底易洛魁人間傳道多年的教士奧沙·來特（Arthur Wright）來作證明。他說道：「講到他們的家族，那當他們還住在老式長屋（數個家族底共產主義的經濟）中的時候，……那裏總是一個氏族（Clan）佔着支配地位，從而女性是從別個氏族中擇取她們的丈夫的。……普通是女性方面支配一家，貯藏品為大家所共有；但是那過於怠惰或過於笨拙而不能給公共貯藏品中加添自己一份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就要大吃苦頭了。不管他家裏的子女有多少或屬於他的財產有多少，他須隨時聽候命令，收拾行李，準備滾蛋。甚至他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企圖；家對他已經變成了地獄，除了回到自己的本氏族，或在別個氏族內重新結婚（在多數場合之下，便如此）以外，並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女性在氏族（Clan）裏面，乃是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大力量。有時，她們可以更換一個酋長，把他降為普通的平民。」

在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之下，大部分或全體女性是屬於同一氏族，而男性則屬於各種不同的氏族，此種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實為在原始時代普遍通行的女性支配底真實基礎，這一女性支配底發見，乃是巴奇奈底第二個功績。爲補充起見，我還要指出：遊歷者及教士們關於薩許民族及野蠻民族女性都相負過渡工作的報告，與上面所說的一點也不衝突。兩性間的分工，並不是由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而是由金銀不同的原因所使然的。凡使女性操作要比我們所想像者更多的民族，對於女性的真正尊敬，實比我們歐羅巴人來得厲害。在文明時代，人們雖對太太小姐們予以外表的尊敬，使她們跟一切實際的勞動隔離，但是文明時代底太太小姐們比起辛苦勞動的野蠻時代的女性來，實處於無限低下的社會地位中；後者在本民族中被視為真正的貴婦人（*Lady, Mistress*），而就她們地位底性質說來，也確是如此。（下略）

對偶家族發生於蒙昧與野蠻之間的境界上，大半是在蒙昧最低階段上，在個別場合之下只是在野蠻最低階段上。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族形態，正如羣婚之於蒙昧時代，一夫一妻制之於文明時代一樣。要使對偶家族進一步發展而成爲牢固的一夫一妻制，除了上述種種原因以外，還需要別的原因。在對偶家族中，集團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的單位，它的由兩個份子而成的分子，即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自然淘汰，經過繼續推行的婚姻限制辦法，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待做的事了。因之，要是不更新的社會動力開始起作用的話，那便沒有從對偶婚中藉以再發生新的家族形態之原因了。但是這種動力畢竟出現了，尙且起作用了。

我們現在要問美洲這個對偶家族底古典的根據地吧。說在美洲曾發展了較高的家族形態，在發見及征服以前，這裏曾存在過什麼牢固的一夫一妻制，令人可以得出這樣結論的徵兆是沒有的。在舊世界上，則是另一回事。

在舊世界上，蒙昧或馴養與畜羣底繁殖，曾創造了那以前所未有過的財富源泉，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直到野蠻時代最低階段，經常的財富差不多只是住屋、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和調理食物底工具；最簡單的獨木舟、武器、家具而已。食物要天天重新獲得的。現在日益發展的遊牧民族——在印度五條河和恆河流域以及那時比今日更富於水力的亞姆河及錫爾河流域草原的雅利安人（Aryans），住在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流域的塞姆人（Semites）——已經有了馬、駱駝、豬、牛、羊、山羊及豬等畜羣，這種財產，祇須加以看管和牧原始的照顧，就可以大量大量地繁殖起來，而供給最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獲得食物的方法，如今都不重要了。從前會成爲必需的打獵，如今成爲一種奢侈品了。

但是這新的財富歸誰所有呢？無疑地，最初是屬於氏族所有的。然畜羣的私有財產一定早已發展起來了。所謂摩西頭一本書底著者限中的亞伯拉罕（Father Abraham）族長成爲他的著

輩佔有者，究竟是由於使一大家族酋長的本人的權利，還是由於他的事實上世襲的一氏族之長地位，那很難說的。毫不容置疑的，只是我們不應當把他想像為現代所謂的私有產者。更有一點，即在成文歷史最前，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家之長單獨擁有的畜羣，正和野蠻時代底工藝製造品，如金銀器、奢侈品乃私人蓄——奴隸一樣，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因為這時奴隸制度也已經發明了。在野蠻最低階段上，奴隸是無用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應置戰敗的敵人底方法，與在較高的階段上處置戰敗的敵人之方法，全然不同。他們殺死男子或者當作兄弟收入勝利者的部落以內；他們把婦女作為妻，或者換一句話說，跟她們的殘存的女子在一起把她們收容在本部落成員數目以內。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底勞動力還不能產生超出維持它的費用底顯著的餘額，隨着牧畜業、冶金術、紡織、乃至耕地方法底採用，形勢也就變化了。正如以前容易到手的麥，現在成了一種交換價值和購買對象一樣，勞動力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畜羣完全成爲家族底所有物以後。家族的增長，並不像牲畜那樣的迅速，現在照料畜羣，須要有更多的人；爲了這一目的，便可利用俘虜的敵人了，何況此種敵人像家畜那樣，可以增殖呢。

這種財富底變爲個別家族底私有及其迅速的增加，就給了以對偶婚及母權制爲基礎的社會以強烈的打擊。對偶婚給家族添加了一種新的原素。與親生的母並存的，它又確立了一個確實的親生的父，而且這個親生的父，也許甚至比別的比現代的「父」來得更確實些。依照那時所存在的家族內的分業，丈夫底責任是獲得食物及爲了這所必要的勞動工具，因之，他也得了勞動工具底私有權；在離婚場合之下，他就攜去了這些勞動工具，而將妻的家具留給她。所以，由於當時社會底習慣，丈夫也是新的食物來源——家畜乃至後來新的勞動工具——奴隸底所有者。但照同一社會底習慣，他的子女却不能繼承他的財產，因爲屬於繼承一事，則有如下的情形。

根據母權制，因之，即到血統單親母系計算的時期爲止，並依照最初的繼承辦法，氏族底一

成員光緒以後共同他的同族人繼承的。財產必須留在氏族以內。因為構成財產的物品數量並不多，所以在實踐上，它大概總是落在最親近的同族人的手裏了，因之亦即落在母方的血緣者手裏了。但是死亡的男子底子女，並不屬於他的氏族，而是屬於他們的母親底氏族；他們最初是跟母親的其餘的血緣者同繼承母親，到後來有可能是最先繼承母親了；不過，他們是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的，因為他們不屬於父的氏族所有，父的財產仍須留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內的。這樣，在舊羣底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羣，首先應歸於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底子女，或者他的母親底姊妹底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沒有繼承權的了。

這樣，隨着財富增加，她們一方面給了丈夫在家族中以比妻更有權勢的地位，別一方面，她們又產生了利用這固強固地位，爲了他們的子女的利益，以改變舊有的繼承辦法的慾望。不過，當血統按母權制確定的時候，這是不能成功的。因此非先把母權制廢止不可，而它也畢竟廢止了。這並不像我們今日所想像的那樣困難。因爲這一革命，雖爲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急進的革命之一，但並不須使舊到氏族中有任何一個清白的成員。它的全體成員，仍能與以前一樣。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定，說從今以後，氏族或男性成員底子女應留在本氏族以內，而婦女底子女應該除外而歸屬於他們的父親底氏族以內，就行了。這樣以來，遂廢止了按照女系確定血統及依母權制繼承的辦法，而採取了血統按男系確定及按父親的繼承權。至於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間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的，它是完全屬於先史時代的。不過這一革命曾經是有過的，這由巴雷芬所搜集的母權制底許多殘餘，可作充分地證明；它之會如何容易完成，可從許多印第安部落中看出來，在那裏，半由於財富日益增長與生活樣式改變（從森林移住平原）底影響，半由於文明及傳教士底道德的感化，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發生，或者尚在進行中。密蘇里（Missouri）流域八個部落中，有六個是按父系確定血統及繼承權的，祇有兩個還是依照女系的。在編

華人 (Shawnee)、邁安人 (Miami)、及德拉瓦人 (Delaware) 諸部落中，已有一種習慣，將子兼用父的氏族姓氏族名字之一給小孩取名字，用這種方法把他們編入在父的氏族以內，以保護他們繼承自己的父親。「人類的天賦的決疑法是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並找出一個間隙，以讓在傳統範圍以內打破傳統，其時直接的利益便對於編作了充分的鼓舞。」(馬克思語) 因此之故，而發生了無可希望的混淆，這種混淆本是可以剷除的，而且事實上有一部分已因向父權制的過渡而剷除了。「大體說來，這一轉變是自然而然的。」(馬克思) 至於比較法學專家關於這一轉變如何在舊世界或各文化民族中間曾經是如何完成的一點可以告訴我們的——當然差不多祇是一種假說而已——可參閱科瓦勒夫斯基的「家族及財產之起源與發展概論」(M. Kovalevsky, *F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80) 一書。

母權制底顛覆，乃是女性底全世界歷史的失敗。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權，而婦女失掉了她的榮譽的地位，變為僕役、丈夫淫慾的奴隸、及生兒育女底簡單的工具了。婦女底這種卑下地位，如在英雄時代——尤其古典時代底希臘人中間所特別發達的一樣，逐漸被偽善的粉飾起來有的地方披以更緩和的形態，但是並沒有剷除的。

如此確立的男性獨裁制底第一個結果，便表現於現在發生的家長制家族 (*Patriarchal Family*) 底中間形態。這一形態，主要地並不是表示一夫多妻制 (關於這一點後邊再講)，而是表示把「若干數目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組織起來而成爲一個父權的家長種力的家族。在這婦入中，這個一家之長是過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和子，而整個組織的目的是在於在「一定地域範圍以內照管畜羣。」其特質是非自由人底包括在家族以內和父權；所以，這種家族形態底完善的型式則是羅馬的家族。家族 (*Familia*) 這一詞，起初並不是表示現代唐人俗子底節節節

傷性 (Sentimentality) 與家庭不睦所組成的理想，它在羅馬人中間，當初甚至對夫妻及其富子都不相關，祇是應用於奴隸身上。Familias 是家庭奴隸的意思，Familia 而則是屬於一個入所有的全體奴隸。在梭維斯 (Cato) 時代，「家族是一種世襲遺產」(Familia id est patris pro hereditate)，還是那遺傳傳授的。這一用語係由羅馬人所發明，用以表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此種組織底首長，則為妻、子、及若干奴隸支配者，由於羅馬人的有着父親的權力，他對他們操牛索之權。『這樣，這一用語並不比拉丁部落底穿着鐵甲的家族制度來得早，此種家族制度是在採用非地辦法及奴隸制度合法化與夫雅利安人的意大利人跟希臘人分離之後發生的。』馬克思對這一點補充道：『利他的家族，在萌芽時，不僅包含着奴隸制 (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遺傳的權利，它因為從最初起，這就是對遺傳的吸養有關係的。它在腦影中便包含了一切的對立，這些對立以後在社會及由社會所發生的國家中廣泛地發展起來。』

對種族形態，表示從對偶婚長轉到一夫一妻制。為了保證妻底貞操，以及子女來自一定的父親底血統，妻便落在丈夫底絕對的權力之下了；要他打死了她，那不過是他在行使他的權力罷了。(下略)

在說到因專制制度頹廢而急遽發展起來的一夫一妻制之前，我們再說一夫一妻制與一妻多夫制說幾句話。這兩種婚姻形態，除牠們在某一地域內相互並行（雖然是不常見的）的場合以外，只能算是例外，即所謂歷史的奢侈品而已。因之，由一夫多妻制所排除的男子，既不能向因一妻多夫制而成爲餘的婦女求得安慰，而且男女底數目，與社會的關係無關，在以前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論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形態都不能成爲公認的形態。事實上，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底結果，而且只有爲佔有特殊地位的個人物所能夠辦到。在羅馬人的家長制度中，只有家長本人過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至多也不過他的兒子裏的若干人，其餘諸人都是

以一妻為滿足了。在整個東方，即在今日，也是如此；一夫多妻制乃是富者及顯宦底特權，妻妾主要用購買奴隸的方法以獲得的；民衆則是過這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及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也同樣是個例外；它之由羣婚而來的不無興味的起源，尚需要加以更詳密的研究。然在實踐上，一妻多夫制似乎比回教徒底富於嫉妒的後房制度 (Harem) 要來得更容易些。比如在印度的奈爾人 (Nair) 中間，至少每三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個妻，但是他們每人除此以外，還可以和別的二三個男子共有第二個妻，乃至第三個第四個妻，……奇怪的是，麥克·林南在敘述這種婚姻俱樂部 (其人員同時可以加入幾個俱樂部) 竟未發見「同樂婚姻」 (Club marriage) 這個新的名稱。不過這個婚姻俱樂部底習慣，決不是真正的一妻多夫制；却正相反，像吉羅·傑隆所指出的，這只是羣婚底一種特殊的形迹而已；即男子過着一夫多妻制生活，女子過着一妻多夫制生活。

四、一夫一妻制的家。 (The Monogamous Family) ——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蠻中期與上期的交界上由對偶家發生；它的最後的勝利乃是文明開始底標識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底支配權之上，這種支配權的明確表現底目的便是在生育無可置疑的父系的子女。這種血統底不可爭辨性是必要的，因為子女以直接繼承者底資格，將來定繼承他們的父親底財產的。一夫一妻制家族與對偶家族迥異的地方，就在於婚姻的約束更來得堅固持久，此種關係已不能由某方任意解除了。這時通例已是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約，離棄他的妻。男子的通姦權，這時至少已為習慣所保證。「拿破崙法典」曾確定地給丈夫以這種權利，祇要他不帶情人到家中來；而且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這種權利也愈行得嚴，如果妻記起了從前的性的實踐而想恢復他時，那末她就要受到前所未曾有過的嚴酷的刑罰。(下略)

我們從古特最開化最發達的各民族探討起來，一夫一妻制的起源，便是如此。這決不是個人

性優底結果，並且是與它全無關係的，因婚姻依然還是以前權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財產繼承原始的自發生長的共有財產底勝利為基礎。頭一個家族形態，丈夫在家中的支配權與子女底生育（子女只能出於他且須繼承他的財產）——這便是為着個人財產繼承的個人婚姻底惟一目的。一般說來，個別婚姻，對於希臘人，乃是一種負擔，一種不可不履行的對神、對國家、及對自己祖先的義務。在雅典，法律規定，男性不僅要結婚，而且要履行所謂夫婦義務一定的最少期限。

這樣看來，個別婚姻，在歷史上決不是為了解男女而出現的，更不是當作最高的婚姻形態而出現的。反之，它表示一種以後別一性所奴役，表示以前的金婚變更上所未知的兩性相互仇視底宣佈。在柏拉圖和我於一八四六年（註）所寫的一篇舊的木刻的草稿中，我發見了如下的一句話：「最好的分業是為全女子與男女之間所分。」現在我打以附加權利，頭一個在歷史出現的階級社會，是與前階級社會不同的階級社會一致的，而較初的階級社會是與男女對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問題是婚姻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與舊制及私有財產制並存，是為門閥了那一直繼續到今日時代，在這同時代，任何進步都屢屢表示相對的退步，都表示一些人的幸福與另一些人的苦痛與抑壓代價以購得的。它是文明社會底細胞，我們根據這種細胞，便可以研究文明社會內部正是完全展開的對立與矛盾底在做了。

性的關係底古時的自由的，並未因為偶婚或個體底勝利而歸於消滅。個體底逐漸消滅而日益縮小範圍的古婚制制度，仍作了家族在其中發展起來的環境，並且阻止了它的發展直到文明底發生為止，……它到底終於以離婚制或新形態而消滅了，而離婚制形變在文明期逼迫着人們，恰如單在家族上面的暗影。」（摩爾根「古代社會」，九〇頁）

摩爾根所謂離婚制，係指丈夫在個體婚姻以外與未嫁的結女發生非婚性的關係而言，這種性

的腳標，人人都知道，在整個文明範圍內，曾以種種形態而繁榮起來，而且逐漸變為公開的賣淫了。這種離婚制是直接起源於離婚，而植於婦女應得貞操權利而作的隨身犧牲。為金錢而獻身，其初本是一種宗教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在愛神殿中舉行的，所得的錢起初歸於神殿的財庫中。阿美尼亞(Armenia)的阿那的巨神(Anahis)，科林斯(Corinth)的阿富德神(Apachthé)底婦女(Hierodulae)以及印度神殿中的妓女，即所謂harlot，由(葡萄牙語的)舞女“parrarar”一詞所引出的，都是最初的娼妓。獻身給男性本來為每個婦女底義務，以後則專由此等婦女代表其他婦女來實行。在其他各民族中，離婚制是起源於允許少女在結婚前存性的自由——因之，也是淫靡底風氣，不過此種遺風是由他途以傳於今日而已。隨着財產不平等底出現，即在野蠻底最高階級上，有的地方，除奴隸勞動外，並出現了傭傭勞動，同時當作它的必然的連帶物，也出現了與強制獻身的女奴並存的，自由婦女底職業賣淫。這樣，離婚所遺給文明的遺產，如正文明所產生的一切一樣，是二重的，是曖昧的，是分裂而為二的，是矛盾的；即一面是一夫一妻制，他面則是淫靡制而伴以它的標誌形態——賣淫。離婚制與其他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它保證了古代性的自由底繼續存在以利益於男性。在事實上，不但被各國而且特別為支那階級所自由奉行的離婚制，只是在口頭上予以非難罷了。而這種非難，在事實上，也決不是為了反對熱中於此的男性，而只是為了反對婦女而已；輕視她們，把她們從社會中驅逐出去，為的用途種方法；重行宣佈男子對女子底絕對支配乃是社會底基本原則。

不過，第一種對立，也隨之而在一夫一妻制本身中發展起來。與以離婚制取樂的丈夫並立的還有一個被遺棄的妻。正猶吃了半個蘋果之後不能再保存整個的蘋果一樣，有了矛盾底一面，就

(註)保指律有添意變形態一書而言，見馬恩文集第四卷——編者。

非有其他一面不可了。但是就外觀看來，當沒有理解男子以前，男子底意見，似乎並非如此。隨着個體婚姻而出現了兩種不變的、為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殊的社會典型：變底常住的情人與姦婦之夫。男子雖獲得了對婦女底勝利，但是榮冠還是由敗者泰然承受了。除個體婚與雜婚制之外，雖被禁止、嚴罰、但終不能剷除的。通姦却成為不可消除的社會現象了。——兒子出於合法父親底確實性，像從前一樣，至多只能靠遺囑的信念而已，為了解決不可解決的矛盾，拿破侖法典特在第三二二條中規定：'Yendant coupon pen dant le mariage a pour pere le mari.' 凡在結婚期間懷胎的子女，其父為夫。雜婚三十年來在法底終種結果，便是如此。（卜略）

在今日的實際階級中間結婚有二種方式。在天主教階級，父母依然為年幼的資產階級的兒子選擇適當的妻，自然，其結果便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底更充分的發展：在丈夫方面為雜婚制底盛行，在妻方面則為通姦底盛行。要知道，天主教會確有在信盟對付通姦，如同對付死一樣，是沒有任何藥品的一點以後，才禁止離婚的。反之，在新教階級，通例，實際階級出身底青年人被允許有從本階級擇妻的若干自由，因此，某種度的戀愛，可以成為結婚底理由，而且在新教偽善底精神上，為強面計，這經常是當作面談的。在這裏，丈夫對於雜婚的舉行，並不怎樣厲害，而妻的通姦也不常見，不過，在每種婚姻形制之下，人們仍舊與結婚以前一樣，而且新教諸國的公民又大都是俗物者流，所以，這種新教的一夫一妻制，雖便拿最好的例子來看，平均起來，也不過走上那號稱家庭幸福底極端枯燥的夫婦同居罷了。小說便可作為這兩種婚姻方式底最好的鏡子：法蘭西的小說可作為天主教底結婚底鏡子；日耳曼的小說可作為新教的結婚底鏡子。在這兩種場合之下，「他所得的是：」在日耳曼小說中是青年得少女；在法蘭西小說中是夫得通姦之妻。而且他們之中以誰的地位為更壞，不是常常都可以明白清楚。所以，法蘭西布爾喬亞（bourgeois）之厭惡日耳曼小說底無趣，正和日耳曼俗物之厭惡法蘭西小說底「不道德」相同。最是最近，自

「柏林成爲世界的都市」以來，日耳曼的小說也開始不大敘寫那老早就在該地爲業所週知的結婚與通姦了。

不過，不論在那一種場合之下，婚姻都是兩方底階級地位來決定的，所以往往便弄成了權衡利害的婚姻了。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之下，便往往變爲最公開的賣淫了——有時是雙方的，而以男方方面爲更普通。娶與平常結婚不同之點，只是在於不像儲備的女工，一度地出賣肉體，却是當作奴隸而永遠出賣的。傅立華(F. Engels)底兩句話，可應用於一切權衡利害的婚姻，他說：「如在方法上，兩個否定成爲一個肯定一樣，在婚姻倫理上，兩種賣淫則成爲一種美德了。」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從而今日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對於婦女才能成爲規則，事實上也是如此，至於這種關係是否得到公認，則可不論。

不過，在這種場合之下，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底全部基礎，也往往被廢除了。一夫一妻制與男子底支配，正是爲了保存和繼承財產而造成的，但是在這裏，任何財產是沒有的；因之，在這裏，男子支配權存在底任何刺激也是沒有的。不唯如此，在這裏即此事實的學段也是沒有的，保護男子支配權的民法，其存在只是爲了有產者及他們與無產者底相互關係，它是繼承錢的，而因爲工人貧窮底原故，它對於工人對他的妻的關係並沒有任何意義的。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完全別一種個人的及社會的關係。此外，自大工業迫使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及工廠，而往往把她的變爲家庭扶養者的時候起，除了自一天一妻制出現以來即種下根源的對妻的虐待以外，在無產者家庭中丈夫支配權底最後遺物，便失去了任何根據了。這樣，無產者的家族，即使在最熱烈的愛情及兩方都守貞操之下，也不拘有任何博宗教的及世俗的祝願，再也不復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了。所以，一夫一妻制底永遠伴物——離婚與通姦，在這裏擁有極微小的作用；妻在事實上收回了離婚底權利，當兩方不能和好時，他們當斷分辯了。要之，無產者的婚姻，決不是在在一夫一妻

制這個字的歷史意義上，而是就該字底語源的意義上說來，是「夫一妻制」的。

可是，我們的法律家認為是立法底進步逐漸剝奪了婦女方面可訴不平的任何理由。現代文明各國底立法，逐漸承認，第一婚姻要成爲真實的，本身須是一種兩造自願締結的條約；第二在結婚同居期間，兩造須有同一的相互權利與義務。要是這兩種要求都能徹底實現的話，那麼婦女所能願望的一切，她們就都有了。

這種純法律的論據，正與公道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在嚴弄無產者時所用的相同。勞動條約似乎是由兩造自願締結的。但是當法律在紙面上承認兩造是平等時，把該條約才能認爲是自願締結的。兩方底真正的經濟地位，是跟法律沒有任何關係的——不論不同的階級地位給與一方的權力，也不論這一權力加於別一方面的壓迫，都是與法律無關的。在勞動契約有效期間，只要一方未聲明對條約正面放棄，兩造仍舊似乎是很平等的。那經濟的境位逼迫勞動者甚至不得不拋棄最後的外觀上的平等一事，也是與法律無關的。

在婚姻關係上，即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兩方在形式上證明了他們的自願的結婚，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在現實生活進行的地方，在法律背景後面情形如何，雙種自願的同意底結果如何，歸於這些，法律及法律家都可置而不問了。但是把各國底法律作一最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出法律學家，這種自願的結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在法律保證子女得繼承雙親財產底應得的一部分，從而，不能剝奪他們繼承權的各國——在日耳曼，在用法國法權的諸國以及其他各國——子女在結婚時須得父母底同意，在用英吉利法制的諸國，在結婚時法律並不要求要得父母底同意；在此等地方，父母在傳授自己的遺產時有着完全的自由，他們可任意剝奪子女底繼承權。很明白的，不贊成此，甚至正因爲如此，在英國和美國，在有財產可繼承的階級中間，結婚的自由，在事實上，並不比在法國與德國來得多。

當時婦女對於婚姻或法律上的平等，真不見得比這好一點。男女從以來的社會關係所承受下來的法律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受經濟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對夫婦和其子女的古代的共產主義的家庭經濟中，將家務交給婦女去處理，正如男子獲得食物一樣，同為社會所必需的的事業。隨着家長制的家庭經濟，尤其顯著的一天一妻制個體家庭發生，這種形勢就改變了。家事處理，喪失了它的社會性質。社會不再對它感興趣了；它成爲一種私人的服務，變成爲主要的婢僕，不能參與社會的生產了。祇有現代的大產業，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闢了一條參加社會生產的路徑。在這種情形之下，把事情弄成了這樣，即她們如果仍執行家庭中的私人服務底義務時，則她們依然不能參加社會生產，不能有什麼收入；或者如果她們願意參加社會勞動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盡家內的義務了。在這一關係上，不論在工廠裏邊，或在一切勞動部門內，直至醫生及律師爲止，婦女底地位都是一樣的。現代的個體家庭是建立在於公然的或戴着假面具的家庭婦女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的社會則只是以個體家庭爲分子所構成的。一個集體(Mass)。丈夫在今日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須得作工謀生，贍養家庭，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遂給了丈夫一種無懈有任何專門的法律特權的支配地位。丈夫在家中便是有產者，妻則是無產者。不過在產業領域以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底一切基於法律的特殊權利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底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確立以後，那落在無產階級頭上的經濟壓迫底特殊性，才真猛烈地表現出來了：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並不消滅兩個階級底對立；反之，它不過造成由這個對立所引導的鬥爭得以進行的地盤了。同樣，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底支配權底特殊性和必要性，以及對兩方確立真正社會平等底方法，只有在兩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時，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可以看出婦女底解放，則以一切女性底真正參加社會勞動爲其頭一個先決條件，而要達到這地步，又非使個體家庭不復再是社會經濟單位不可了。

這樣，我們便有了三種主要的婚姻形態，在大體上，這三種家族形態是與人類發展底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的。羣婚是跟蒙昧時期相適應的，對偶婚是跟野蠻時期相適應的，補充以通姦與買賣的一夫一妻制是跟文明時期相適應的。在對偶婚與一夫一妻之間，在野蠻底末期，因男子有女奴隸在手中，遂出現了一夫多妻制。

正如前邊我們的論述所證明的一樣，在各種形態底這依次更替中新表現的進步底特徵，就在於婦女逐漸被剝奪了羣婚底性的自由，而男性則沒有被剝奪。在事實上，即在今日，羣婚對於男性還在確實存在着。凡在婦女方面被認為犯罪而要處以嚴重的法律的及社會的結果的一切，對於男子反認為榮耀，故在頂端的場合之下，也不過當作小小的道德上的瑕點而安撫容忍之。不過，傳統的禮婚制，在今日因受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底影響而愈變化，愈適應於後者，它愈變為庸俗的窳淫，則它愈要傷風敗俗。而且它使男子道德墮落，比女子還要更厲害。實際上只是使婦女中間的不幸者墮落，把她們貶了它的犧牲品，而她們遠遠沒有到像普通所想像的那種程度。與此相反，它把人類底男性一半的品格庸俗化了。比如青年人長稱作了新郎，十之八九，都進了真正的通姦學校了。

不過，現在我們正在迎接着一種社會革命，這時，那以前所存在的一夫一妻制的經濟基礎，以及它的補充物——資產底基礎，都不可避免地要歸於消滅了。一夫一妻制是在大量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並且是男子之手，——底結果，及由依賴繼承權而將這種財富傳給這一男子底子女，而不傳給他人底子女之必要所發生的。爲了這，則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爲，這種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決不致妨礙丈夫底公開的或隱蔽的一夫多妻制。不過，當前的社會革命，至少把牢固的傳授的財富——生產手段——底無異大的部分轉化爲社會的財

實，將這種遺產傳給何人的願慮減少至最少限度。然而，一夫一妻制既是由經濟的原因而發生的，
那末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牠是不也要消滅呢？

可以以不無理地回答道：它不僅不消滅，反之，而且只有那時要充分實現的。隨着生產手段底
轉化為社會財產，而價值勞動、無序階級、以及若干婦女——在統計上是可以算得出的——為金
錢而獻身的必要，都要歸於消滅了。賈淫消滅了，一夫一妻制不是終止其存在，而對於男性最後
也成爲現實了。

這樣以來，男子底地位，不論如何，大起變了。即在婦女底地位上，在一切婦女地位上也要
發生很大的轉變。隨着生產手段底轉化為社會的財產，個體家族也不復是社會底經濟單位了。私
人的家庭經濟變爲社會的產業。孩子底服管及其教養成爲一種社會的事情；社會對於一切兒童，
無論合法的或是私生的，都同等地加以養護。因此之故，對於「後果」底恐懼心也除去了，這
種恐懼心在今日成爲一種最本質的社會因素——道德的及經濟的——它阻止少女不注意一切而委
身於所愛的男子。這會不會成雜亂的性交，與夫隨之而輿論對於婦女榮譽及女性羞恥底寬容之逐
漸發展底充足原因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與賈淫雖爲對立物，但
却是不可分離的對立，同一社會秩序底兩極嗎？同時不引起一夫一妻制底沉沒，而賈淫能不能消
滅呢？

在這裏，一個新的要素，即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這個新的要素到「一夫一妻制發展
的時候只是一種萌芽而已。」（下略）

性愛及其性質講既要求「一夫一妻的」——但是這種「一夫一妻制」在今日條件之下只是由婦女
底實際的——那末，基於性愛的婚約，就其性質講，則是個體婚。我們已經見到了，巴奇芬說經由
這種婚約底轉到「一夫一妻制」，主要是婦女底事情，那是很對的；他祇是把由對偶婚底進一步的

轉到一天一妻制，歸功於男子；老實說，在歷史上，他降低了婦女地位，而減輕了男子底不忠實。所以，只要經濟的顧慮——由於這種經濟顧慮之原故，婦女只好忍受男子底這種司空見慣的不忠實，如關於自己生存，尤其關於自己小孩前途的顧慮——一除去，那末由此而達到的婦女底平權，依據從前的一切判斷，將以比促進婦女多夫制更大的程度來促進男子底真正的一天一妻制。

並且，那由一天一妻制從財產關係發生一事而加於它（一天一妻制）的特徵，亦即第一男子底支配與第二婚姻底不可離異性，都要因一天一妻制而無形地消失了。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權，不過是他的經濟支配底結果，故它本身隨着後者的消滅而消滅了。婚姻底不可離異性，是半由於一夫一妻制於以發生的經濟地位底結果，半是這種經濟地位與一夫一妻制底聯繫在被宗教所曲解的觀念中尚未清楚理解的時代之傳統。到了今日，這種不可離異性已經大受破壞了。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據愛情的婚姻，那麼惟有戀愛繼續存在的婚姻，才是這種婚姻。不過，各人，尤其男性的強烈的個人性愛底持久性，是各不相同的。要是感情已經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熱烈的戀愛把它掃蕩的話，那麼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是幸福了。只要把人們從無益的離婚訴訟的污泥中拯救出來就好了。

這樣，我們現在關於當前資本主義生產消除以後兩性關係形質所能推測的，主要是屬於稍極的性質，大都限於正在消滅中的東西。但是出現自發的兩性關係，這取決於舊的時代長成的時候；男性的一生，再不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底手段去買得婦女；女性除了真實的愛情以外，再不用爲了其他某種刺激而委身於男子，或因害怕經濟的結果而拒絕委身於她們所愛的男子。當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那今日期待於他們的，他們一點也不勞心了；他們自己會知道，他們的行爲應當怎樣，他們更這相應會造成關於各個人底行爲的輿論——就只有這樣，沒有別的了。

現在我們再回到摩爾那吧，把他去的太遠了。對於在文明時期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底歷史的

研究，已經超過了他的著作底範圍。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在遺傳時期的命運，佔據他的工夫並不多。他把一夫一妻制底進一步的發展也看做一種進步，一種向兩性完全平等的接近，但他並不認為這一目標是已經達到的了。不過，他說：「要是承認家族已經依次經過四種形態，而現在正處在第五種形態中這一事實，那麼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即這一形態在將來是否長久存在呢？答案可能只有一個：它正如過去的情形一樣，一定是隨着社會底發展而發展，隨着社會底改變而改變。它是社會制度底產物，並將是社會文化狀態底反映。一夫一妻的家族，從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既在細著地改進，尤在近代，那末至少可以推測：它是能够進一步改進的，直至達到兩性平等為止。要在遠的將來，一夫一妻的家族不能執行社會底要求的話，那就不能事先，預言它的趨起將是什麼了」。

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馬克思
恩格斯

「資產階級到……在它得到統治的……地方，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度的嚴格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束縛於『天怒尊長』的複雜的封建網絡，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條的關係與冷淡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關係了。……」

資產階級扯掉了家庭關係底動人的——多情的紗幕並使之變為純粹的金錢關係。」（共產黨宣言十八——十九頁）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之上呢？建築在資本之上，建築在私人贏利之上。家庭底充分發展的形態，只在資產階級中才存在着；可是它在無產者底被壓迫的無家庭狀態與公娼中找到了自己的補充。」

跟着它這種補充底沒落資產階級家庭將自然地沒落，兩者都跟着資本底消失而一同消失。也許你們非批我們，說我們停止父母對子女的剝削嗎？我們承認這個罪行。

但是你們斷言，當我們拿社會教育去代替舊家庭教育時，我們就想消滅對於人最寶貴的關係。可是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決定的嗎？難道不是由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下你們教育着）決定的嗎？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的直接與間接的干涉決定的嗎？共產黨人並不強想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變更教育底性質，使教育脫離統治階級的影響。

無產階級中的一切家庭聯系，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愈益趨於破毀，兒童愈益轉成簡單的賣買對象與勞動器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與兒童親密關係等等論調便也愈益令人聽

。但是你們共產黨人要實行公妻呵，——全體資產階級齊聲向我們叫喊。

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妻子看做簡單的生產工具，他聽到生產工具是要供共同使用的，於是，自然，我不能不想到，婦女也要落到同樣的命運。

資產階級甚至想不到，問題是在於消除婦女成為簡單生產工具的那種地位。

附帶說，我們對資產階級對於他們所壓迫的共產黨人似乎要實行公開的公妻底這一點表示高貴謹慎的驚訝！這真是最可笑也沒有的人。共產黨用不着來實行公妻，它差不多永遠存在着。

我們的資產階級者並不因為有其工人底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開的娼妓制度了，她們還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為特殊的快樂。

資產階級底婚姻在實際上是公妻制，他們最多只能非難共產黨人說他們想把公開的率直的公妻制去代替偽善地籠罩着的公妻制。可是顯而易見的，跟着現存的生產關係底消滅，從這種公妻關係中所發生的公妻，即公開的與不公開的娼妓制度，也便會消失。」（共產黨宣言三十五——三十六頁）

論婦女地位的變遷

恩格斯

「氏族曾在蒙昧中開發生後，在或上期仍繼續發展，就我們的資料所許可的去判斷，到了野蠻時期，它更達到了自己的全盛時代，現在我們就從發展底這一階段開始吧。……」

人類是極其孤薄的；雖在部落居住地上，比較稠密些，在該居住地的範圍，首先是廣大的——團體地，次是單立的防衛森林，作為和其地鄰近的分界線。勞動分業是很自然的發生的；它僅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於風律步、打獵、捕魚、採取食料，並製備此事務所必要的工具。婦女在家中工作，預備衣服及食物——烹調、紡織、縫紉。兩性各為自己領域內的主人；男子在森林內，婦女在家內。兩性各在製造及使用的工具底所有人；男子是武器，獵獲用其底所有者；婦女是家庭器具所有者。家庭經濟是由數個氏族，往往很多宗族，以共產主義的基礎來經營的。凡共同製作及使用的東西，都是公共財產；宗族、庭園、木舟。這樣，在這裏，而且也祇有在這裏，才是文明社會底法學家及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自己辛勤得來的財產——「近代資本主義財產所倚恃的最後的款人的法律根據。」（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一七二頁）

到野蠻中期「一切部門——牧畜、農業、家內手工業——內生產底增加，已使人底勞動力可以生產比維持它所必須的更多的生產品。同時它增加了氏族、家族公社或個別家族底每個成員所負擔底每日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是有益的事情了。戰爭供給了他們把俘虜變為奴隸。最獨

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業，隨着勞動生產性底增加，從而隨着財富的增加，以及隨着生產活動領域的擴大，在一定的一切歷史條件之下，必然地要引起了奴隸制度。從最初的大規模的社會分業中，發生了社會底最初的大分裂——即主人與奴隸，榨取者與被榨取者。

畜羣是怎樣且在什麼時候，從部落或氏族底共有而變為各個家族家長底私產，關於這一點，我們迄今還不得而知。不過，大體說來，這一轉變一定是在這階段上發生的。隨着畜羣及其他新的財富底出現，在家族裏面便發生革命了。謀生，總是男子底事情，謀生用底手段是由男性所製造的，因而即是他的財產。畜羣曾是新的謀生手段，它們的最初的馴養與以後的照管都是男性底事情。因此，家畜是屬於他的；用家畜換來的商品與奴隸，也是屬於他所有的。如今生產所得的全部剩餘，都落在男子手中了；婦女參加它的消費，但是沒有私有產的份兒。「粗野的戰士與獵人」，以在家內次於婦女而佔第二位為滿足。但「比較溫和的」牧人，恃有自己的財富，已經躍居首位，而把婦女排擠在第二位了。婦女是不能申訴不平的。家中的勞動分工，曾作了夫妻間的財產分配的基础；這一分工曾保持下來沒有改變，可是它所以把以前所有的家族關係完全顛倒過來，只因爲家族以外的勞動分工已經成了別種分工了。那從前保證婦女在家內以支配權的同一原因——婦女勞動只限於家內工作——現在却確立了男子在家中的支配權；婦女底家內工作，現在跟男子謀生的工作比較起來，已經失掉了自己的意義，男性底勞動是一切，而婦女的工作只是一不足取的附屬品了。在這裏已經暴露婦女底解放，她們跟男子底平等，只要婦女被摒棄在社會的生產勞動以外，而只限於家中私人勞動一日，那便是不可能的，而且永久如此的。婦女底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事業，而家中工作僅佔在他們很少工夫的時候，才是有可能的了。要使這有可能，只有在現代大工業之下才行，現代大工業不俱允許大規模的婦女勞動，而且正面要求婦女勞動，日益力謀把家庭的私人勞動變為社會的工業。

隨着男子在家中的實際支配權底確立，對於他的獨裁制度最後障礙物也崩潰了。這種獨裁制，因母權制的顛覆，父權制底實行，對偶婚逐漸變為一夫一妻制，而更加確定與永久化了。不過，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却造成了一個矛盾：個別家族造成為一種與氏族對抗的力量，而且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同上書一七五——一七六頁）

「其次一步便走了野蠻底最高階段，一切開化民族的英雄時代、鐵劍時代，以及鐵犁與鐵斧時代，都是在這個階段上消滅了的。鐵已經為人所役使，這是在歷史上演了革命作用的一切原料當中的最後者和最重要者，直至馬鈴薯出現為止的最後者。……」

除自由人與奴隸底劃分外，又出現了富者與貧者間的區別——隨着勞動底新分工而來的社會分為階級底新的分覆。各個家族首長間的財產的差別，破壞了舊的共產主義的大家族公社，祇要在它們迄今猶在保存的地方。同時，該公社所行共同耕作制也滅亡了。耕種分配給各個家族使用——起初是暫時的，以後來便成為永久的了，終於隨着對偶婚底變為一夫一妻制而逐漸地並且並行地變為完全的私有產了。各個家族便成為社會底經濟單位了。」（同上書一七七——一七八頁）

（節錄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國家起源第九章野蠻與文明中的有關婦女部分）

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革命澈底

解放了婦女

列 甫

布爾塞維克與俄國十月革命的主要和基本的事情，便是把那些在資本主義下最受壓迫的羣衆，吸引到政治中來。這些被壓迫的人們，不論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罷，在君主政體之下也罷，都是一樣的受着資本家的壓迫、欺騙和掠奪。只要土地、工廠、工場的私有制存在一天，這種壓迫，這種欺騙，這種資本家對人民勞動力的剝削，就一天無可避免。

布爾塞維主義的實質，或蘇維埃政權的實質，就在於揭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奸詐與虛偽，在於廢除土地、工廠與工場的私有制，在於集中一切政權到勞動者與被壓迫羣衆的手中，這些勞動羣衆把政治即建設新社會的工作，取到他們自己的手中。這是一樁很困難的工作，因為勞苦羣衆會爲資本主義所壓迫和蹂躪。但這裏沒有另外一條可能解放工資奴隸，解說作資本家奴隸的道路，同時，也不可能有任何另外一條道路。

要吸引勞苦羣衆參加政治，如果除開了婦女，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統治底下，佔人類半數的女性，是受着雙層的壓迫。工人婦女和農民婦女受着資本的壓迫；但是更甚於此，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第一，婦女仍是處在劣等的地位，因為法律否認她們與男子平等；將

次，這是最要緊的，婦女是在「家庭的奴役」中，她們是家庭的奴隸，她們被那些最瑣碎、最卑賤、最辛苦、最使人厭惡的廚房工作，一般的與外界隔絕的，以及與家庭經濟所隔離。

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革命，從一剷除婦女的被壓迫和劣等地位，比較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次革命所敢於作過的都要徹底。在蘇維埃的俄羅斯，從前法律上的男女不平等的痕跡，已無一點遺留。那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的虛偽的婚姻與家庭權利的不平等，與對小孩關係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府所澈底廢除了。

這只是向着婦女解放進行的第一步，但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便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爲了顧慮到他們的「合理的私有財產權」，他們不敢這樣作。

第二步，同時是最主要的一步，便是那土地、工廠與工場私有制的廢除，這個，而且惟有這個，才爲完全真正的社會解放開了道路，才把奴役的、個人的家庭的鎖鏈，轉變爲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的奴役」中解放出來。

這種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爲，就其要點去說，這同最根深蒂固的，已經成了習慣和已經「化了的制度（更確切的來說，男只有一種財產——一種非制度）。但這一轉變是已經開始了。一切已開始前進，我們已經出真走上了新的時行。

在國際勞動婦女日，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裏，無論勞動婦女的集會中，她們將向蘇維埃俄羅斯致敬。因爲蘇維埃俄羅斯已開創了歷史上空前地艱難與困苦的，但是偉大、世界性的偉大的真正的解放工作。她們並將發出譁論性的呼籲，號召人們不要在資產階級狂暴的、往往是殘酷的反動面前喪失鬥志，這是所謂「自由」與「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它們的資本家階級總是暴戾，越是向工人階級的革命進行殘酷的進攻。民主共和國的北美合衆國，就是一個例子。但工人

大眾是已經醒過來了。帝國主義大戰已經在美、英、在歐洲、在落後的亞細亞，最後喚醒了那些
隱伏的、半醒覺的、保守的大衆了。

全世界各地的冰凍都已經破裂了。

人民從帝國主義的「迫上解放出來」的戰爭，解放了人民資產階級，解放了工人，解放了農民，解放了
不可阻止的向前發展着。這種事業正在爲千百萬和成億的工人和農民，農民和工人，向前前
前進。這就是爲什麼工人和資本家迫下解放出來的，當在全世界以爲這世界是這世界。

（中略）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列 甯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
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非常快樂地慶祝這次的女工代表會議。我不打算講到那些關於糧食和我們軍事形勢的問題了，自然，這些問題在目前是使勞苦大眾當中每個女工和每個僱傭的人都最受激動的。因為我從報紙上，關於你們大會的報章中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兒，在軍事方面，已由托洛茨基同志詳盡地講過了，在糧食方面，已由維可夫與史維德爾斯基同志詳盡地講到了，所以讓我不再提到這些問題了。

我只想關於蘇維埃共和國內女工運動的一般任務，即與一般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有聯系以及在目前特別迫切地提到第一位的那些任務，稍微講幾句。同志們，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一開始時就被蘇維埃政權提出來了。這一任務的第一部分是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它是和把婦女置在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舊法律相關連着的。

很久很久以前，西歐一切解放運動的代表者，不僅在幾十年間，而且在幾個世紀裏面就曾經提出了取消這些陳舊法律，而在法律上使婦女與男性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民主國家，

沒有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能夠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凡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地方，保存着土地私有制、保存着工廠作坊私有的地方，凡保存着資本政權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權的。在俄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只是因為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起在蘇俄建立了工人政權。蘇維埃政權從最開頭起，就以當作敵視任何剝削的勞動者政權而存在一事為自己的任務的。它是以消滅勞動者，受資本家地主剝削的可能性、消滅資本的統治為自己的任務的。蘇維埃政權所力謀達到的，就在於使勞動者去建設自己的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工廠作坊私有制，一句話，沒有這樣一種私有的生活，這種私有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完全的政治自由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邊。在實際上它把勞動者置於貧困與僱傭奴隸的地位，而將婦女置於雙重奴隸地位。

蘇維埃政權乃是勞動者的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數月，在關於婦女的法律上，就進行了最果決的改革。將婦女置於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說所說的，是關於那些特別利用婦女的較弱的地位而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甚至往往置於稍等地位的法律，亦即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關於婦女要求兒女贍養費權利的法律等。

正是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立法，可以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裏邊，也利用婦女比較弱小的地位，將她們置於不平等乃至屈辱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則徹底消滅了舊的、不公平的、對於勞動羣眾代表者不寬恕的法律，未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跡。現在我們可以十分驕傲而絲毫不誇張的說，除了蘇維埃俄國以外，哪一行婦女完全平等，將婦女置於同等地位——就在日常的家庭的生活，特別是在得到——的國，在世界上找不出一個來。這正是我們頭等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那九個布爾什維克黨改組一下，或者如果你們把高爾基或馬克西

佔領的地域內所出版的俄文報紙看一，或者同贊成這些報紙觀點的人談一談，那麼你往往就會聽到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讚嘆——說它破壞了民主。

人們經常指責我們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者，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說我們破壞了民主，他們提出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一事，作為這詭譎的證據。我們平常對這些指責答覆如下：在土地私有制存在之下，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凡擁有資本的是主人，而其餘的人，都是他的勞動者，都是他的僱傭奴隸，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民主和立憲會議，對於我們是毫無價值的。

這樣的民主，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是掩蔽奴隸制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只有在民主可以改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地位的範圍以內，才是民主的擁護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是以反對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為自己的任務的。凡給被剝削者給被置於不平等地位的人們服務的那種民主，才對我們有着真實的意義。假使不勞動者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不勞動者是不應當吃飯的。

我們在答覆這些指責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就是在這某國國家裏民主是如何實現的。我們在一切民主共和國裏看到，名義上是宣佈了平等，但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地位的法律上——就婦女在家庭裏的地位，就離婚上的意義說——我們處處都看到了婦女的平等與屈辱；我們說，在對被壓迫者的關係上這正是破壞了民主。蘇維埃政權比其餘一切最先進的國家，都更徹底，它實行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婦女不平等的痕跡了。我再重複說一句：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民主的立法，對婦女曾作到像蘇維埃政權在其存在的最初數月中所做底一半。

當然，僅僅一個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並不以我們在立法領域所說的為滿足，但是在使婦女地位與男子平等上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我們却都已經做到了，我們是可以以此自傲的。現在蘇

排埃俄羅斯婦女的地位是這樣的：就是從先進國家的觀點看來，他是最理想的了。不過我們對自已說：自然，這還不過是開步走罷了。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他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和與男性的真正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

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指在勞動的生產率上，在勞動的份量上，在工作日的長短上，在勞動的條件上，……使婦女與男子平等起來等等而言，而是指婦女不受與男性不同的經濟地位之壓迫而言。你們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之下，婦女與這種實質上的被壓迫情形依舊存在着的，因為一切家務都是放在她們身上的。婦女所操作的這種家務，大抵都，是最不生疎、最粗野、最艱苦的。這是一種瑣碎細小、本身不含有任何可以促進婦女發展的東西的勞動。

我們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是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這裏對於婦女開闢了很大的工作場所。我們現在正在鄭重地做社會主義建設清洗地盤的事前工作；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本身，只有在我們做到婦女底完全平等，而與解除了這種瑣碎的、愚鈍的、不生產的工作的婦女一道負起新工作的那個時候，才會開始的。這一工作要我們花費好多好多年的光陰；這一工作是不能給與這樣迅速的結果，也不會產生這樣光輝的效果的。

我們正在創辦模範機關、食堂、托兒所，這些機關可使婦女從家務之下解放出來的。正是婦女應比任何人多負起建設所有這些機關的工作。應當說，現在俄國能够幫助婦女脫離這種家庭奴隸狀態的這樣的機關還是很少的，它們只有很少的數量。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軍事與食物的條件——關於這些，別同志在這裏已經給你們詳細說過了——是在阻礙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然而仍應當說，這些可把婦女從家庭奴隸地位拯救出來的機關，到處都發生

了，只要這些地方稍有一點點可能的話。我們說工人的解放，應當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同樣我們應當說女工的解放也應當由女工自己來進行的。女工自己應關心這些機關底發展，婦女底這一活動，可以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地位發生完全的轉變。

要從事政治，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需要特殊的準備，因而婦女底參與政治，甚至在最前進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政治成為每個勞動婦女所可達到的事情。自從土地與工廠私有制被消滅及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被推翻的時候起，政治的任務，對於勞苦大眾與勞動婦女，便成為簡單明瞭及人人可以達到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曾被置於這樣的無補無利的地位；就是使得她們底參加政治，同男性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了。爲了使這種地位轉變過來，則需要勞動者底改造——那個時候，政治底主要任務將構成與勞動者本身命運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了。

這時不僅黨與學界的女工，就是非常的與最少學問的女工，其參加政治都是必要的了。這時，蘇維埃政權便對於女工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我們反對敵視蘇維埃俄國斯的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大舉進攻它——底鬥爭，是很艱苦的；在軍事方面我們與以敵對來反對勞動者政權的那些力量底鬥爭，在政治方面反對投機商底鬥爭，都是很艱苦的，因爲誠心誠意地以自己的勞動來幫助我們的人們之數目——勞動者數目——還是不夠大的。在這兒，蘇維埃政權對於廣大非黨的女工採取幫助，最爲重要。她們應當獲得在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要參加政治活動，則更有複雜的準備不可，而這正是婦女所不能做到的。但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政治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同地主資本家作鬥爭；爲消滅剝削而鬥爭。因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給婦女們開闢了政治活動的場所，這個活動就在於婦女以其組織的智識來幫助

男性。

我們不僅需要包括數百萬人的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我們也需要極小規模使婦女也有工作可能的組織工作。婦女在軍事條件之下也可工作。那時她們可以幫助軍隊、在軍隊中間作鼓動工作。婦女應當積極參加所有這些工作，為的使紅軍可以看到，對於他們是在關心着，是在照料着。婦女在糧食方面也可以工作——如分配生產品、改善羣衆食物，發展那種現在被得洛勒廣泛創辦的公共食堂。

女工底活動，在那一方面可以獲得真正的組織意義，便如上述。在創立大規模的試驗的企業和對這些企業的監督上，婦女底參加也是必要的，因為這種事業在我們並不是單個的事業而已。如果沒有大量勞動婦女底參加此項事業，那它便不會完成了。而且就監督生產品分配以及監督生產品的易於供給兩點來說，女工担負此項工作也是很適宜的。同時這個任務的實現首先將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的。

自廢止土地私有制及幾乎完全廢止工廠作坊底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便力謀所有勞動者——不僅黨的，而且非黨的，不僅男性，而且婦女，都要積極參加這種經濟建設。這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工作，只有在全俄國不是數百個婦女，而是千百萬婦女參加這一工作的時候，才能夠向前推進的。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牢不可破了；那個時候，勞動者會證明，他們沒有地主與資本家，也是能夠生活、能夠管理的；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鞏固如金湯。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任何別國底外部敵人和俄國的內部敵人，都不害怕了。

關於集體農莊的女莊員

斯大林

——在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的一段——

現在關於婦女，關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說幾句話，集體農莊裏面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同志們，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人輕視婦女，而且甚至嘲笑婦女。但這是錯誤，同志們，嚴重的錯誤。這裏事情不僅在於婦女佔農民的半數，事情首先在於集體農莊運動提拔出了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擔任領導的職務。你們看一看代表大會，看一看她的成份——你們就可以看到，婦女早已從落後者變為先進者。在集體農莊中，婦女是很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等於犯罪。我們的責任在於在集體農莊中向前提拔婦女和在事業中利用這個力量。

自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曾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誤會。這就是關於母牛的事情。但是關於母牛的事情，我們已經弄好了，這個誤會也就消滅了。（不斷的鼓掌）我們達到了這一點，就是大部分的集體農莊莊員每隊已有一條母牛。再過上一、二年，你們就找不到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己的母牛的。我們，布爾塞維克，要做量政法，使所有集體農莊莊員都有一條母牛。（不斷鼓掌）

至於講到集體農莊女莊員的本身，則她們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力量與意義，應當記着，祇有在集體農莊裏面，她們有可能與男子平等。沒有集體農莊——就不平等，在集體農莊裏

面，就有權利底平等。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要記着這一點，她們要像保護繡珠一樣來保護集體農莊的制度。（不斷的鼓掌）

（斯大林選集五卷）

共產主義道德問題

高爾諾夫斯基著
林納譯

「按伊里奇的指示，去建設新的生活，新的日常生活，新的文化。」

——史大林

我們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階級的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假若由國內部起而任職共產黨，現在我們首要的任務已經是與最廣泛層面上的共產黨的教育來教育勞動羣衆。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已經到了下列的情況，即：共產黨必須教育勞動羣衆，使勞動羣衆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建設相適應，並使勞動羣衆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建設相適應。要保證我們的教育工作做得如何。

教育工作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任務之一，這個任務就決定於工人階級專政的歷史的勝利，人民意識根本的改變是由蘇聯社會生活的改變來決定的。在所有蘇聯的生產與經濟活動的領域裏，現在都是由前進行子說話了，他們把社會主義的利益，把社會主義的財產，把蘇聯國家國防力量的鞏固，看成是高於一切。

在新的沒有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裏，勞動羣衆的道德與文化的面積，風格是巨大的改變了。在我們國家有成千百萬的人物提到社會的和自覺的生活，這些人們是用忠於祖國的與社會主義的精神培養出來的，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改造着日常生活，資本主義數百年所遺留下來的

要習慣，如像對婦女和兒童的鄙下野蠻的態度，對愛情和一切人類高尚感情的卑鄙行爲，都漸漸由蘇維埃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掃除淨盡。鞏固社會主義家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必須有很大的努力，首先就是要由人的意識中掃除資本主義的殘餘。假如認爲兩性關係問題的放蕩及非社會主義的關係對待家庭等現象會自動消滅，而不必把這種現象看成是有嚴重意義的，那將是錯誤的。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鞏固社會主義的家庭，向日常生活問題上和家庭問題上資本主義的殘餘做鬥爭。要想在這另一方面再得到更大的成功，就必須克服現在所存在的對於家庭、婚姻和愛情問題不重視的觀念，特別必須與現在流行的理論：說什麼生活是私人的事情做鬥爭。

我們現在還沒有消滅那種舊有的謬論，就是說愛情與家庭關係問題在實質上是個人的事情，實際上只有適應個人的需要與口味才能解決。因此，這對於勞動羣衆私人生活的任何干涉，把對於私人生活的某種標準的勸說和限制，都看成是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的復活。

這種把勞動羣衆的個人生活與他們的社會活動工作分開之企圖，竟常常獲得結果的。敵人與共事者，用宣傳人民的各種各樣的理論，「自由戀愛」論，「結婚奉獻」論，「家庭消滅」論，在社會主義制度形成與發展在某個階段上，曾得到了相當的活躍流行，尤其是在青年中。

雖然這些「理論」，以時髦的裝束出現，可是骨子裏隱藏着無政府主義的放任性，以及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放任性，這些發現，都是在「超革命的」和「特別先進」商標的思想下出賣進行的。

這種理論的最熱心的宣傳者，原來有許多就恰恰是人民的敵人。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利用「自由戀愛」的思想在道德上、生活上，使某些蘇維埃的人們墮落，必然會使那些生活方面不健

全的人們落到法西斯蒂偵察的泥坑中。

若看不出資產階級的自由戀愛的反動思想之深刻害處，若不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給以應有的打擊，那末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輿論是有害的。

愛情、婚姻和家庭的問題，牽涉到我們生活的實質與重要方面，在實際中有些主張解決這些問題並不合乎共產主義共同生活的要求，在理論與實際上對於這些生活上重大問題的不關心和不注意，是絕對不容許的，必須嚴肅地和切實地研究這些建立共產主義道德的問題。

列甯給伊尼斯·阿爾曼特的信的大佈（一九三九年「布爾塞維克」雜誌十三號），對於這些問題是有很大意義的。在這些共產主義字句所說的極實質的文件中，列甯卓越的、深刻明確和確切批評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戀愛」觀，表現出共產主義了解下的戀愛問題之實質與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家庭關係鞏固的關心。最奇怪的就在我們的出版界對這個問題的靜默，沒有把列甯給伊尼斯·阿爾曼特的信中的內容通俗化。

*

*

*

*

列甯的這封信是寫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即在歐洲的中心已爆發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列甯雖然忙於製定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理論與實際問題，關心着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中先進力量的團結，確定了正確的國際主義的思想，但是列甯抽出時間回答了伊尼斯·阿爾曼特寄來的關於他所寫的論「婚姻與家庭問題」小冊子的計劃。列甯指出了家庭與兩性關係問題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命運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很重要的問題，更指出了這個問題的極重要的意義。

試看列甯指正：

第一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列甯堅決反對「自由戀愛」的要求。

列甯用不可反駁的邏輯徹底指出了這個要求的資產階級的實質，揭露了這個要求是用革命綱

俄國古典文學創造了出色的典型的俄國婦女們，如在阿·涅·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實例』裏面卡節里那之死。恩·託爾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裏面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她們都是敢於破壞宗教與法律的禁令，敢於向資產階級社會挑戰，自由挑選愛人的人。這些藝術作者中所描寫的個性不同，雖然小資產階級的商人與貴族的資產階級的環境不同，雖然，卡節里那與安娜·卡列尼娜環境不同，但是這兩個女英雄都由於自己的醫藥日久而犧牲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與託爾斯泰都能用絕頂的真實的力量來診斷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才質，並指出了在這種條件中婦女的悲慘地位。可是，這兩位作家的人生偏未能超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的局限，沒有見到和未能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只有馬克思主義證明了，只有社會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由反動宗教束縛下面解放出來，婦女們才能由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

婦女由父母束縛中，由社會偏見下，由狹小的環境裏解放出來，也只有社會發生根本改變以後才是可能。

最後，當無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婦女們才能進行了法律上與家庭裏同男子完全平等。

『自由戀愛』的十項要求中，列寧所數過的七項要求是與工人階級解放鬥爭根本發生聯系，與所謂的『自由戀愛』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系。

剩下的還有什麼？

還剩下三項，這三項恰是反映『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實質。

八、輕視愛情自由；

九、脫離生育自由；

十、離婚自由等等。

對妻子實行任意專橫。妻子是丈夫所有的財產的附屬品，這就是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情況。在這種婚姻裏，愛情是被無理踐踏，消滅和評議了。

在這情況下，資產階級還能夠說得上愛情麼？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愛情和家庭的關係，成了買賣的對象，在牠的周圍進行着最污穢的商業契約，牠與其他商品一樣在報上大登廣告，只要看看沉淪於資產階級報紙的廣告欄內的啓事就够了。一個啓事的主人除了自己無恥的廣告上必寫的「文章」外，還明確地指出買方或賣方的商品——在生活中男伴們或女伴們——價格，這就是指女方的嫁妝或男家的收入。

這是否就限於此呢？

資產階級把自然的男女間愛情關係印上了領銜的買賣痕跡，因此，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婚姻就成了「昏迷」的變形。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提出的男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的平等，是使婦女達到經濟上獨立自由和由對男人在物質上依賴的情況下解放出來的條件。而這裏在恰恰造成男女兩性間真正人與人的關係。

恩格斯天才地預見了：「在社會主義之下能够產生新的男子，這種男子在生活上將從不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利的手段去收買人女子，同時也將產生新的女子，她們將除了戀愛以外，決不因任何其他理由而委身於男子，或者決不因爲懼怕於經濟的結果而拒絕嫁給她們的愛人。

婦女的真正經濟獨立，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才能够得到。

對「自由戀愛」的第三和第七項的可能要求，也應該在這裏研究一下。

這兩個可能的要求，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與男子經濟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所產生的，儘管附於各種「個見」，這些偏見緊緊地束縛婦女於荒唐的資產階級道德的羅網裏。

俄國古典文學創造了出色的典型的俄國婦女們，如在阿·恩·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雷雨」裏面卡節里娜之死。恩·託爾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裏面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她們都是敢於破滅宗教與法律的禁令，敢於向資產階級社會挑戰，自由追求愛人的人。這些藝術作者中所描寫的個性不同，雖然小資產階級的商人與貴族的資產階級的環境不同，雖然，卡節里娜與安娜·卡列尼娜環境不同，但是這兩個女英雄都由於自己的醫藥日為而犧牲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與託爾斯泰都用絕頂的真實的力量來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並指出了在這種條件中婦女的悲慘地位。可是，這兩位作家的人生傷未能超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的限制，沒有見到和未能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只有馬克思主義證明了，只有社會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由反動家奴縛下面解放出來，婦女們才能由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

婦女由父母束縛中，由社會偏見下，由狹小的環境裏解放出來，也只有在此會發生根本改變以後才是可能。

最後，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婦女們才能進行了法律上與家庭裏同男子完全平等。

「自由戀愛」的十項要求中，列爾所數過的七項要求是與工人階級解放鬥爭根本發生聯系，與所謂的「自由戀愛」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系。

剩下的還有什麼？

還剩下三項，這三項恰是反映「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實質。

八、輕視愛情自由；

九、脫離生育自由；

十、離婚自由等等。

列甫指出，恰是「戀愛自由」要求的八、九、十項才隱匿在這種概念底下，恰是這些要求才被「最多者的」、「高聲喧噪的」和「出頭露面的」階級所提出來。

對於愛德溫這本小冊子的作家的主觀上的純潔和忠誠不加懷疑時，列甫便警告伊·阿爾曼說：「問題就在於戀愛問題裏存在着階級關係的客觀邏輯」；同時，列甫便提醒他，不要拋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無產階級社會條件下每個社會現象的階級基礎」。

可是阿爾曼並沒有立即同意列甫的論點，並提出了許多意見來反對列甫，使列甫不得不寫出第二封更詳細的和更嚴厲的信；以便來證明伊·阿爾曼特的立場之錯誤性以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對工人運動之客觀的危險性。

在第二封信裏，列甫再着重說明「自由戀愛要求」的模糊性時，便指出這個要求由於客觀的階級關係問題，將這反對小冊子作者的意志與希望，而在資產階級思想中找到解釋。

伊·阿爾曼特未曾反駁列甫在第一封信裏所關於第一至第七諸項婦女解放可能要求底無階級的解釋，但列甫指出八、九、十各項資產階級的實質時，她則不願贊同。伊·阿爾曼特反駁列甫的信，則非對列甫說他不該把「戀愛自由」與「離婚自由」（變換）同一看待。

列甫重新堅決地向自己的反對者解釋：不是列甫而是資產階級的太太們在八、九、十項中戀愛自由或下這樣了解的。因此，自由戀愛的要求，應當作標準的資產階級要求，必須從小冊子中將它提出去。

同時列甫便引證「文學與生活」一書證明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意義。

在反動年代（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因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失敗，一部分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對推翻專制的可能性失掉了信心，潛入到通俗的泥坑裏，「反革命勢力在思想戰線上也舉行了進攻，一大羣時髦作家出現了，他們實行「批評」和「謝實」馬克

思主義，辱罵革命，讚美革命，讚美叛變行為，並假借「崇拜性個」的名義讚美淫亂之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一九五五）」。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自由戀愛」的理論，得到了廣大的發展，這一部分知識份子想把這個理論作為他們自己的青果，掩著自己的怯懦與軟化。那些不夠勇敢和沒有誠意繼續與沙皇反對進行鬥爭的人們，將他同或有過的「革命性」的殘餘却溶解於花天酒地之中，這反資產階級道德特條的愚俗的撒尼就成為這些磁化的「知識份子們」愛戴的英雄——思想家了。維爾畢拉的最庸俗的小說——「幸福之關鍵」就成了百迴經，並常常被他們讀到「破碎」。而最反動的德國哲學家奧頓·維尼赫爾的「兩性與體性」一書，就成了人們無數辯駁和經常爭論的對象了。

文藝市場上充滿了混亂風化的歸下作品，在天酒地慾火狂的文學便來風化青年的頭腦。我們所說的那部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曾由於那些國內與國外的「思想家們」與「自由戀愛理論家們」時常發現而沉於狂醉了。

在思想紊亂和性放蕩的歷史上，墮犯和自殺的相當增長，即是這種思想上反動的自然結果。這些知識份子中的半數女性，比任何人都遭受了更多的把握，她們對時髦的道德論點，採取了過分的極信態度，她們隨着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結果，犧牲了一切。由於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她們簡直成為命運的了。

醉心於著名的自由戀愛的痛苦教訓，就是這樣，「自由戀愛」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永遠宣傳的，不過有時或多或少地採取掩蓋形式出現罷了。

列甯曾指出俄國實踐中這些不良現象，列甯提醒伊·阿爾曼特注意文學與生活，因為在文學與生活中更能給這「自由」的資產階級實質以恰當的證明，而資產階級的太太們，對這種自由社會極少宣傳。

列寧講三的要件，阿爾曼特注意這個敵對思想的階級實質，並指出必須用無產階級的觀點與之對立。

列寧認為：伊·阿爾曼特因為對愛情問題的觀點原則的不明確性，和準確性不夠，因為她認為這種真感覺在階級社會中的改變，於是敵視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便能够按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小冊子中的不明瞭處，便能够在工人面前來曲解書中的意思，甚至能够激動工人，使工人害怕，認為這個思想是別人的。

在列寧這些恰當的預書裏，說明了她經常關心到思想與行動的明確性和一定性，他認為這顯然是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工作與教育工作應有的條件。

當伊·阿爾曼特批判到資產階級的婚姻時寫道：「那怕是頃刻的熱愛和接觸，都要比夫婦的無愛之物」更富於「詩意和純潔。」（「鄙視和最鄙視的」）

列寧斥責伊·阿爾曼特這些提法之非邏輯性，當然「無愛」的夫婦之物是鄙視和污濁的，但有什麼值得與他比較呢？「你有熱愛之物嗎？」「鄙視曼特以「頃刻的熱愛」與「無愛」之物來對立，其實這仍是無愛之物不過只在於頃刻罷了。

列寧則反之，他作下面主要的立論：「把無產階級的、有愛情的自由婚姻與市民——知識份子——居民的……鄙視和污濁無愛之婚姻對立起來，豈不更好些嗎？」（我的等級——弗·克）列寧在這個立論中，關於家庭關係性質問題，包含着深刻原則的方針，完全適當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社會主義社會利益。

存在着買賣式痕跡的資產階級的婚姻，已因上述原因而本身就體統着不穩固成分。在社會主義之下，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與男子完全平等；在社會主義之下，為婦女造成了物質上獨立和從「關心小事」解放出來的條件。因此，男女關係也獲得了原則上不同的性質，在社會主

錢下之結婚和渡日，只有在兩階級存在着愛情和自然的性誘力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樣在他們中間要存在着思想，政治觀點的共同性，與文化利益的共同性，合理的愛護和關心子女，教育救國人力，百分之百的稱職的共產主義建設者，這都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結婚的特點。這種結婚與鄙賤的、污濁的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真有天地之別。

在基於愛情的無產階級自由結婚裏，列甫很客觀的添加了這些思想，因為列甫是往前想，列甫認為這種結婚形式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下婚姻形式的預示。

因此，列甫便譏諷和評論伊·阿爾曼特的「頃刻戀愛」及「接觸」，他向作者提議：

「爲了通俗的小冊子，把無產階級的有愛情的自由結婚與市民——知識份子——市民的……鄙賤和污濁的無愛之結婚對立起來，豈不更好些嗎？……妻孫上：假若你已經一定願意，那末頃刻的接觸，熱愛，也可以有污濁與純潔之分的。」列甫提出頃刻的接觸，純潔與污濁的這是特殊現象，是個別情形，這當然是可能的。但事情並不在於「特殊」與否，可以研究這題目：「結婚之污濁接觸與頃刻接觸之純潔之特殊和個別性」，這個題目應從小說中（因為那裏一切中心都在這個別情況中，都在對這個問題形式之性質與心理底分析）找到解釋。列甫曾這樣指止——可是這小冊子裏呢？

接着已提出的問題來講，列甫指出，主要的徵在於對這類個別現象的研究，而在於無產階級有愛情的自由結婚底處置。列甫說了這樣處置在於鄙污的無愛情的資產階級結婚對立上說，此非當必須的。

列甫曾指出無產階級自由結婚必須是有愛情。這一指示，恰恰反映着這樣一種男女關係的健全性質，而這樣健全性質，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在無產階級隊伍裏面已形成了。

因此，那些把各種離婚形式——最易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結婚的特質的離婚形式，當

作自己最愛之物的各種各樣深刻描寫，充滿了文藝市場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對於無產階級幾乎根本沒有提到，這並不是偶然的。

其中資產階級的寫實作家——佐列，企圖描寫無產階級的家庭。比如在一「勞動」這本內容裏，他曾機械的搬運了噴霧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正是他在描寫馬卡洛夫的資產階級家庭所表現過的。但這個在客觀上已經不實際了。

（註：本節結尾，不為中途遺失，原擬再找原稿加以補充，但一時找不到，只能待再版時補充，特向讀者致歉——編者。）

幾年以後，已經是在完全另外的環境中，列甫必須重新注意到愛情、婚姻與家庭等問題。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勝利，沖滅了婦女與男子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且在一切社會——政治活動的領域裏，在一切勞動的部門中，在一切創造的範圍內都給婦女打開了道路。

蘇維埃關於結婚與離婚法令，婦女從對於男子法定的專制的依順地位解放出來，並且把婚姻確定為自由的，同時蘇維埃政府更廢止實地各種教法，以保護母親與乳兒。

這就是給新的真正人的男女關係造成了條件，愛情，則視為人類的感情，它從對於物質的依附下解放出來，它從婦女在法律上的無權地位下解放出來，它從資產階級理論下解放出來。

斯大林同志在分析女集體農莊莊員的地位時，曾這樣的指出婦女在新的蘇維埃家庭中的平等權利：

「只有集體農莊的生活才能消滅不平等和使婦女站起來。這一點，你們自己都知道得很好。集體農莊實行了勞動日。但什麼是勞動日呢？在勞動日的前面，不分男女，大家都是同樣平等的。誰勞動得多，誰就多領工錢。這裏不管父親或丈夫都不能再弄難女人，說他養活她。現在的

婦女，只要勞動，她就可以得到勞動日，她自己就是主人……。

集體農莊的勞動日，解放了婦女和使她成爲獨立的。今天她的工作，已經不是未錄以前爲父親做的工作，也不是出嫁以後爲丈夫做的工作，而首先是爲自己做的工作。這就是集體農莊解放，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這個制度使勞動婦女與一切勞動的男人完全平等。（斯大林）在蘇聯新的男女關係形成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它曾經通過破壞、動盪和困難。可惜得很，這一切直到現在都還未能完全克服。

蘇聯有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不能忍受資產階級的法律和資產階級的虛偽所限制，可是他們也還未能爲自己鍛鍊出共產主義的相互關係的必須的標準，於是他們便投到另一個極端，在家庭和愛情問題上，除了狹窄的自我需要以外，不承認任何其他利益。在生活上和家庭中，把「我」看成是高於一切的，純粹個人的低級願望，時常忘掉了個人與社會底一致，忘掉了對方的利益，忘掉了對子女底責任，忘掉了對集體對社會底責任。這正說明了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殘餘的力量。

在蘇聯經濟政策開始的幾年，因爲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份子某些方面的活躍，各種各樣資產階級與無政府主義的「戀愛自由」的理論就寄託於「大革命」論的紗帳底下復活起來。

有些青年，還沒有了解「戀愛自由」觀點的真正實質，於是被「戀愛自由」的偽革命性所誘引，開始來熱心地主張這種虛實，彷彿愛情只限於性的關係。

這種「理論」主要是散佈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同路人」中，而無產階級的隊伍內是根本對它仇視和敵視的。這些「理論」的自願宣傳者……他們也和一切性交時的瑣聞趣事一樣地不少——努力宣傳在單純的赤裸的性慾基礎上的青年男女間變浮的偶合。那些在第一次與某男青年相遇時拒絕了他的要求的女孩子，就要被戴上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頭銜。有些青年如果對於一個自己最愛的女子發生鄭重的和深刻的感情，則被稱之爲下賤鬼。而那些把愛情變成爲各種瑣屑的和

像蝴蝶一樣輕易由一朵花飛到另一朵花上的人們，被看是「進步的」人。

列甫與克拉爾、蔡德金的談話中，曾指出過這種放蕩無理的事實：

「青年們在兩性生活問題上已改變了的關係，當然，在一原則上似乎是依據於理論。很多人稱自己的立場是「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他們真在想，這個問題就是這樣。我是老頭，我不怕這些，雖然，我最少是一個蒙昧的遺士，但對於所謂青年（時常也有成年人）的「新的兩性生活」我祇可以常常認為是純粹資產階級的，認為是慈善的資產階級的學院底異極表現。所有這些與我們共產黨人所了解的戀愛自由沒有任何相同之點。當然，你知道，那個有名的輿論——彷彿到共產主義社會時，人們的性慾滿足和愛情要求，能這樣簡單和輕易，好像飲一杯水似的。由於這個「杯水」理論，我們的青年都瘋狂了，簡直是瘋狂了，這個理論成了很多男女青年的壞命題。（蔡德金著：「列甫底回憶」一九三三年俄文版七十六頁）

特別當有人彷彿說道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時，則更加激憤了列甫。

「列甫說：我認爲有名的「杯水」理論，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首先是與社會對立的，……當然，渴望要求滿足。但是，一個正常的人，在正常的環境裏能夠走到街頭的泥坑裏來喝杯水嗎？或者到那會用着幾十人嘴的杯子上來喝水嗎？可是，社會這方面是更重要的，喝水的確是個人的事情，可是愛情中參加的是兩個人，由這裏又產生第三個，即是新的生命。這裏強調社會利益，即是他產生對於集體關係底義務。」（同書七十七頁。）不管給伊·阿爾曼特的信中，或者和卡·蔡德金的談話中，當談到愛情和家庭問題的時候，列甫都是首先看到他們的社會性方面，在兩次的發揮中，我們都不難看到列甫的觀點的徹底性。在與卡·蔡德金的談話中，列甫堅決反對「偶合」並且主張建立基於長期愛情和友誼的、蒙固的、固定的家庭關係。

列甫說：「共產主義不是要人們去修道，而是要給人們以愉快生活和勇氣，並由此以引起充

分的友愛生活。可是照我看來，現在當着兩性的生活，不是給人們以生活愉快和勇氣，而是相反的，減少愉快和勇氣，在革命當中，這是污濁，簡直是污濁。」（同上書）

列寧的這個論點，是深奧的根據於現代自然科學的。

因此我們就可以再少的講一些。

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上，關於性的職能問題怎樣說的？

現代的內分泌學（關於內分泌腺的學說）指明由於性交中卵子和精蟲之結合——女人之卵子男人之精蟲——性的分泌也就分泌於內分泌腺，它大大影響着整個機體的生活力。內分泌是助於最重要的神經系。性分泌的衰弱與停止，通常與人之衰老成正比的。

在性生活過度的條件下，會發生什麼現象呢？性分泌的過分工作，必然引起分泌腺的早衰，同時也妨礙其他分泌腺底正常工作，結果就會影響其他器官和消耗它的工作能力。

我請到過度性生活的害處——能够早期衰弱生活力的時候，對於兩性關係上的這和生理方面底影響，是不應該不顧及的。

列寧說：「革命要求羣衆要求個人將力量集中起來緊張起來，革命不允許那種身體虛弱廢了的男女英雄安奴操那樣的身體。性生活的無節制——這是資產階級的，它是資產階級崩潰的象徵，無產階級是上升的階級，它不須要陶醉來麻醉它或叫醒它，它不須要性生活的無節制，不須要酒精的陶醉，它不敢也不願意忘記資本主義的罪惡，污濁和野蠻。它以高度自覺性來看本階級的地位，爲共產主義的思想而鬥爭，它須要明確，明確再明確。因此我們再重複一遍，他不應該給力量以任何的衰弱，任何的浪費和消滅，自動享受，自動紀律這不是奴隸。他們是愛情中同樣不可缺少的。」（同書七十八——七十九頁）

列寧的思想是完全服從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目的，連兩性關係問題——這問題不莫大的現

象——列甫都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利益的觀點來估計，在這方面，他給了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以天才的歸納。

「性在舊上的無節制是資產階級的，這是崩潰的象徵，」列甫的這個結論，是依據於單純的歷史知識和剝削制度社會的性質而得出的，是依據對美麗外殼的資產階級偽道德的傳染病底天才認識而得出的。

有些學者爲了解釋和辯護資產階級專制統治者的淫亂，曾憶起出一個狡猾的理論來證明人具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本質，按照人的本性來說，兩性情感是不能忍受固定及單純性的，彷彿用這些理論便可以給那些常常改換愛情對象的和半張頰刺接觸的人們的偏向以解釋。

這些假科學的、反動的亂言也被那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以做爲那種任性的兩性關係的「基礎」。這種情形，在蘇維埃制度的初期曾存在於青年與一部分成年人中。

應當堅決地駁斥關於人具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本質的亂言，駁斥關於「頃刻接觸中爲着最寶貴的爱情」的心理要求底亂言。

這種理論對社會主義更爲有害與不可允許，在這個社會裏消滅了對勞動者的剝削，每一個勞動者都獲得了發展體力與智力的一切可能。正是社會主義才給男女間的愛情，以一貫被共同的文化發展和思想發展所振作着的愛情，被導向創造底意志所振作的愛情播下了了一切條件，以便使它帶有經常的性質，以便成爲全體的感情，成爲夫婦間愛情與快樂的根源，以便使「愛情的熱烈與持久性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愛情的停頓或絕裂的時候對於雙方都是大的（如果不是最大的）不幸。」（弗·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俄文版一〇一頁）

無產階級的真正相愛的自由結婚，正如一九一五年列甫所寫的，或用現代的話來說：「社會主義的真正相愛的結婚，總算是共產主義道德所稱贊的男女兩性間關係唯一正確的基礎。而關心

獨立強固的、社會主義的家庭，這正是此種方針的自然果實。」

有些偉大聰明的「理論家們」看到家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種骨節度的第一個細胞，便得出結論——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對家庭的需要在減少着，關心子女的責任完全由社會負擔。這些「聰明人」認為家庭在社會主義社會下便開始衰亡。

像這種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下的家庭衰亡的「遺毒」，在它的傳播中特別為人民的敵人所利用，這種理論對馬克思——列甫主義是含有敵意的諷刺，並且按實質它是最深刻的反社會的極有害的理論。

我們對家庭的關係應該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應當鞏固社會主義的家庭。

結婚的自然結果就是生育子女和對子女的教養。甚至於在共產主義的第二個階段，那時社會可以完全負擔對於兒童的體力、智力和道德發展的一切關注，可以解放父母對子女處置的權利，可是不能否認為父母的作用只限於生育而對更大的需要就沒有有了。

一共一考判不僅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而且在共產主義社會也存在。夫婦間與夫婦和子女間的關係將完全由物質的依賴之下解放出來。但是家庭組員（以他們之間的親近紐帶所聯繫着的組員）的思想接近和父母與社會一起參加對子女的教養是毫無問題要保留着的。

當然，這種家庭之間的思想接近，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直接接近，不會有那種資產階級家庭與社會對立的現象。

現在，就是說當我們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家庭關係與本改變了。當然，我們還未能完全消滅兩性問題的放蕩，還未能完全消滅對婦女對女兒童的輕視，還未能適合於社會利益，而把家庭關係的對立現象完全消滅。但這不是主要的，這不是象徵蘇維埃社會，基本的和主要的是社會主義家庭不斷鞏固的過程。數目字是很好的證明，離婚的數字在蘇聯，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

六年減少百分之三十五點八（蘇俄減少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烏克蘭減少百分之三十四點七，在別洛羅西亞減少百分之四十四點一），而哈爾濱的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六萬四千八百人。一九三六年關於禁止打哈爾濱大建築產兒屍、托兒所、牛乳廚房和幼稚園的法令，屬於幫助子女多的家庭的法令（一九三七年給這種家庭的錢達一萬萬盧布以上）——所有這些都是鞏固社會主義家庭的辦法，社會主義的家庭不担心任何「黑暗之日」，并非盲目地的盼望未來。鞏固社會主義家庭的一種過程是完全消滅在勞動羣衆生活中有害的資本主義殘餘。

最近幾年我國在男女關係上確實有了進步。由於物質生活的改善，由於因此而使勞動羣衆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相當提高起來，基本上在消滅着過去兩性關係的不鞏固性而鞏固着社會主義的家庭。

在形成人與人間的健全關係上——保護他們之間的愛情和互相尊敬——列寧和斯大林黨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蘇聯人民的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給了一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放蕩以極嚴厲的打擊。

可是要以爲現在已達到的成績就可安心，那還太早。直到現在，在愛情、婚姻和家庭問題方面蘇聯還在許多不良的現象，由資本主義包圍、扶植的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殘餘，在生活問題上特別鞏固和長壽。

人民的敵人，特別在青年中宣傳一種錯誤的「理論」，說生活不依服政治。敵人想用這種的遺毒，飲酒和性的放蕩來使政治上不堅定的人脫離正確的政治立場，而這種辦法有時確是生效的。

甚至現在，雖然已經不是那樣嚴厲了，但那種道德上的不堅定和資產階級的傳染在一部分蘇聯人民中間還存在着。

時常還有那種跳舞場上電影院裏或快樂的集會偶然相遇結合的輕浮行爲。因一瓶酒即迅速去登記結婚或離婚，雖然離婚的數目大大減少了，可是上述的事件還存在得不少。

蘇維埃國家能够在物質生活上保護離棄的母親和小孩。我們國家的人民有「斯大林憲法」來保障他們的勞動、休息和受教育的權利，婦女在物質上能這樣獨立，不需要國家的幫助。可是這種婦女解除精神上的孤寂和離棄之情是非常困難的，由於離道不可能由父親處與他的孩子，而這種孤寂和離棄之情是很久不會離開她的。這種經歷給婦女以極大的痛苦。

有些人會反對我們說：在社會主義之下婚姻是建立在相愛的基礎上的，假若愛情在一方面已經消失，那末這就不能強制這種實際上已無愛情的婚姻繼續下去呢？這不是被蘇維埃法律法令的規定，而列甯曾堅決擁護過的離婚自由呢？

不是，根本不是。

離婚的保護是革命的偉大收穫之一，這個權利由宗教、法律和經濟的依賴之下將夫妻關係解放出來。

離婚自由鞏固着社會主義的家庭，因為他說明夫婦的結婚不是強迫的、而是自願的。列甯說：「事實離婚自由并不是「破裂」家庭關係，相反的，這是在文明社會裏，唯一可能的和穩固的民主基礎上的鞏固家庭的關係。」（『列甯全集』俄文版卷十二，四四八頁）

不要以為將來在愛的問題上，就不會發生失敗，灰心和家庭的紛爭。可是這種現象會極少的，那時對離婚的採用是萬不得已的。這不僅是個人利益的要求而且也是社會利益的要求。父母的非正常關係也反映到子女身上；家庭的吵架是最壞的教育工具。在這種條件之下，離婚的實行「不但對雙方都好，而且對社會也好」。（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俄文版一〇

爲了把離婚的數字減到最少數，對：凡必須採取最鄰近的限度；現代的新的人們行是不會也不願基於頹廢和偶然的相會而結婚的。當他們懂得建立強固的健全的家屬是比這重要時，當他們互相開有更好的了解，彼此間知道義務、利益和習慣時，他們才能結婚；除了肉體愛以外，他們還和共同的政治和習慣有關係，與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有關係。

夫婦間感情冷淡和分裂的大部分原因——甚至當感情還未達到離婚程度的時候——都是由於結婚以前雙方的了解不夠和夫婦間思想——政治上和文化水準的不同。這種分裂也常常是因爲丈夫把一切家庭事務都放到妻子的肩上，而自己已不願意與她分一部分，更不幫助自己妻子文化的發展。在生活過程中，有時丈夫發現自己妻子的落後，但妻子還不懂得他的已經提高了的要求和利益。

我們國家的絕大多數家庭紛爭的原因不就是由於這些嗎？

當然這不能包括各種各樣個別離婚的原因，不樣的、動搖的夫婦關係常常發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即結婚的雙方都太年青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和方向都還未固定，學習未完結，有時甚至身體的發育還未完全，這種早婚既妨礙工作，又妨礙學習，時常是夫妻之一方——一般的是妻子，必須脫離學習和社會工作，根本調到狹小的家庭範圍內，這只能使感情惡化，幸福完結，使家屬關係分裂。

也有這種的人，結婚是爲了經濟的供給；爲了住宅問題尋求某個負責的工作人員。

青年們不應該忘記，我國的婚姻制度，不是利用離婚自由可以很快分散的經濟交易與偶會，而是以互相敬愛爲基礎的積極的步驟，其鞏固性在結婚前就應該有長期的考察，只有互相很好的了解很好的考察後，才能進行這面以個人和社會觀點出發的人生中極重要的步驟。

當講到必須與那些對生活和家庭採取舊習慣的份子作鬥爭時，也不應「過火」，不要用中擊

紀修這觀點來觀察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應當生活得很好，很健美，應當尊敬地給人們指出他們的缺點，但是不能要人們來發怒，假若他們在開始改正和正在消滅自己的缺點，不要再重犯他們的錯誤，那就不應該進行不必要的誹謗。假若有人經過了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現在開始建立鞏固的家庭，就應該幫助他來鞏固。不要忘記人們的發展不是與日而是與時俱增的。

家庭衝突的主要原因，多半是根源於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殘餘。用激烈的鬥爭來反對這種資本主義帶來的醜「瘡」，用耐心的堅決的共產主義教育，我們是可以去掉這種「瘡」痕，可以消滅家庭的不和。現在在蘇維埃的國家增長着和鞏固着新的社會主義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裏夫婦之間，完全由互相愛護、共同的思想觀點、友愛、互相尊敬和爲社會主義祖國工作等所聯系着的。

拉菲德、卡節尼考夫、高洛包夫等人的家庭及許多其他人的家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細胞。這些家庭教育了堅定的蘇維埃的愛國者，社會主義愛國家的忠誠的勞動者，在這些家庭中培養和發展着未來的積極的自覺的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將要代替我們這輩人們的特點：他們的心理、聰明、意志和性質。

這些家庭的主要幸福，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幸福的實踐，是由物質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親密和相愛的感情。

培養和鞏固這種感情，和在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建立鞏固的社會主義家庭，這是切實的進階之一，這是對勞動羣衆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共產主義道德所要求的。（完）

中國婦女在五四運動中走上了

自己解放的道路

吳玉章

如果說五四運動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開了一個新紀元，那末，我們完全有權說五四運動也為中國女子社會解放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麼呢？因為五四運動中，中國青年女子不做同青年男子一樣，做了反帝愛國的壯舉，而且做了衝破數千年封建束縛的偉績。中國吃人的所謂「禮教」特別對於女子盡了殘酷壓迫的作用，什麼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等糊說，又開了中國數千年的社會。在五四運動時代，一方面中國正是新文化勃興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拋棄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一切以科學民主為依歸，自由平等為原則，這就激發了千千萬萬的優秀男女青年，向光明的前途邁進；而另一方面，反動政府及那些自命為「衛道」之士的遺老遺少，拚命要保存黑暗勢力，但這個黑暗勢力的萬里長城終於被青年男女攻破了。

「五四」開始的各大運動，都有女子參加，北京各女校也很活動，但每次都給學校當局阻止。五月二三兩日被捕大批講演學生的新聞在報上發表後，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的學生，就商量援助的方法，不料事為該校校長所探知，就一面囑咐工人把校門緊閉，一面召集學生講話，加以嚴厲的斥責。這樣的辦法，似乎使得該校女生再也沒有活動的餘地了；但是她們的憤

怒却因此更熾，就一齊拚命把後門打開，蜂擁向外衝出，滑得講演，更是激昂慷慨，譁者「垂淚而道」，聽者「掩面而泣」。下午一同到了反動政府的臨時監獄北大法科的門前，齊聲慰勞被捕的戰士，同時他們的代表及女中的代表六七人，各用手巾提了幾千枚銅元送到法科被捕學生團，接濟被捕的男同學，並聲明送來的銅元都是臨時捐集的，所以來不及換成銀元。這種熱情俠義，不僅增加了男同學的勇氣，而且可以說這是中國女子自己力爭解放的第一聲。女子師範領導女界首先發難後，接着就有京中十五女校聯合呈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而各地學生會中亦多有女校的學生代表參加。數千年加於女子的枷鎖被打碎了，這就開闢了女子解放的道路。

中國婦女問題適在「五四」以前太平天國革命時代就已提出，十幾萬婦女參加了太平軍的武裝鬥爭（中國婦女第一次獲得了某些政治權利（當時有女軍師、女丞相……等）和經濟權利（凡十六歲以上的男女都享百分得土地的權利）。在法律上也有許多男女平等保護婦女的規定。可是，不隨着太平天國的失敗，隨着太平天國土層分子的中途變化，中國婦女失去了已獲得的某些成果，而且太平天國對於男女的界限還是保存着封建的意識（如坐位有男女左右，行路有男行女行之分），沒有自由人權真正男女平等的思想。

戊戌之變時代康有為在廣州開始組織不纏足會，一時四川、湖南各省都有天足會的組織。開辦女學的時候也各處可以聽到。這一可憐的解放女子肉體上的痛苦和知識上的要求，也隨着變法維新的失敗而消沉下去了。

戊戌之變失敗後，優秀的婦女代表直接參加了革命運動，在義和團運動時，婦女參加漢口唐才常的起義，事洩被殺者有周福貞、劉鳳芳等。一九〇七年秋瑾組織了光復軍，自任統領，毓琳在紹興起義，生未成即被清廷槍殺。中山先生組織同盟會時，除秋瑾外還有何香凝、方君瑛、曾麗等參加。辛亥革命爆發時不領北京有鄭文燦、張長壽及祝世凱的秘密工作，而且婦女由秘密參加

革命進而直接參加武裝鬥爭，如浙江女子軍參加杭州之戰，女國民軍及女子決死隊參加南京、漢口之役。這些事實正是說明中國婦女要以自己的力量去奮鬥，爭取自己的解放。

但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有它的特點。特點在什麼地方呢？特點就在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舊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是找不出路來的。所以辛亥革命雖然推倒了滿清政府，而革命還是未成功。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是中國的敵人太大，在外則有世界各帝國主義，在內則有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殘餘和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不反對帝國主義則不能推翻本國的封建殘餘，而要反對帝國主義則必然要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條戰線。因此，中國革命的性質雖然基本上現在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它對帝國主義，基本上依然是指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行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與在第二階段上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為目的的革命。因此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一定不會成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的一部分，而必成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總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

中國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要求得解放，中國無產階級要求得解放和中國婦女要求得解放，都只有走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唯一的道路。

這就是說：要求得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就不只是要達到新民主主義第一階段的革命目的，而且要達到新民主主義第二階段的革命目的。特別是無產階級和婦女，如果不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私有財產制度，即階級社會，則永遠不能得到解放。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在法西新的德國裏，「教堂、窮房和兒童」這就是婦女被分配於這三個範圍的社會生活；在所謂民主的資本主義的英國有一句老話說：「婦女的位置是在家庭裏。」在「五四」時代最有文學革命聲譽的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胡適也說：「婦女的美德是『賢妻良母』」。總之，女子是男子的附屬品，沒有以平等的人格相待。自從女子受壓迫以來，直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一樣。只有消滅了私有制度，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才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婦女與男子完全平等，而且沒有一種職業或位置，婦女不可以與此男女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同等地擔任起來，蘇聯斯大林憲法規定：「蘇聯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及社會政治生活一切方面，都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其實現關於婦女的這些權利有下列保證：婦女和男子平等地享有工作權、勞動報酬、休息、社會保險和教育等權利；國家對於母親和兒童利益的保障、孕婦保留工資的休假以及廣大的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等的設備。」由此可見，只有社會主義社會，婦女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中國的婦女在社會上擔了很大的責任。中國多年已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為一種的生產形式，家庭婦女除了生育和教養子女外，還要作繅絲、紡線、種菜、煮飯、馴養家畜、管理家政等等繁重工作。一家之生計大半依賴於女子，而且凡是社會上稍有成就的人，大半都承受了母親的良好教育，中國社會教育大半要歸功於婦女，而社會對於婦女的待遇則是奴隸牛馬的待遇。世間不平

的事實莫過於此，而腐爛之輩反造出許多倫理道德、恭順、貞操等『學說』來粉飾這些罪惡。這幾先生們不知道：一夫一妻制家族的起源不是基於自然的條件，而是基於經濟的條件，即在私有財產對於原始的自然發生的共有財產而佔勝利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夫一妻制，決不是將和諧夫婦而出現於歷史，更不是當作最高的婚姻形態而出現的。反之，它却是當作男性壓迫女性。當作以前歷史所未知的兩性鬥爭之宣言而出現的。而且貞操只實備於女子一方面，男子可以多妻。甚至規定有爵位的人有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平民也可娶三、等。

原來人類最初是經過羣居和母權制時代，母權制的特點是男子不能繼承氏族的財產，如現在我們的父權制社會一樣，女子不能繼承父親的財產。獸母權時期家族內的分業，取得食物及製造房必要的工具之責任，由男子担負。因此，他佔有了那些工具，當離婚時，如妻之保留家具一條，他就把那些工具帶去。照常時的社會習慣，男子也是新的生存資料——即家畜之所有者，後來便是新的勞動力——即奴隸之所有者。因為有了奴隸，財富愈增加，男子在家族的地位也愈比女子重要，且利用這個強固的基礎，為他的子女的利益，因而就有推翻傳統的繼承法則的欲求發生。但是母權制如繼續存在則此欲求難於實現。因此，非先把母權制廢止不可，而母權制竟被廢止了。恩格斯說：

「這却決不如我們今日所想到的那樣困難。因為這一革命——人類所曾經歷過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並沒有須侵害氏族中任何一個活着的氏族員之必要。全體氏族員仍能照常生活，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議，說從今以後，男子氏族員的子女應屬於氏族，女子氏族員的子女應該除外，而轉屬於他們的父之氏族，就足够了。這樣一來，由女系追溯血統及母方的繼承權即被廢止，而由男系追溯血統及父方的繼承權即告成立。……母權制的顛覆是女性的世

界史的失敗。男子在家庭中已握着支配權，女子已被賤視、被隸屬，成爲滿足男子欲望的工具與生產子女的機器。……歷史上所表現最初的階級對抗是與一夫一妻制中男女的對抗之發展相一致的，而最初的階級對抗是與由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相一致的。一夫一妻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但同時即有奴隸制及私有財產制，它便開闢了這樣的一個極端到今天的時代，就是說有如何的進步，均帶着相對的退步，且一個人的幸福與發展是與別個人的苦惱與抑壓以成就的。它是文明社會的細胞形態，我們得由此以研究在文明社會正在完全展開的對立與才質之性質。」（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七十一——八十八頁）

很明顯的，中國婦女如果真是做到了政治上與男子平等，經濟上與男子平等，社會上一切都與男子平等也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因爲婦女之受壓迫是由於私有財產的經濟條件基礎，不推翻私有制度則婦女得不到完全解放。因此婦女在家庭中的無產者，她們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她們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最可靠的同盟軍。

中國婦女自五四運動開始覺醒以來，她們向中國無產階級一樣，以新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不循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而開展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鬥爭。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時代，在罷工中則紗廠女工不僅佔了很大的數量，而且表現了堅決英勇的鬥爭。在十年土地革命中，農婦參加了殘酷的鬥爭。在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女學生表現了她們的英勇。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女工、農村婦女及青年女學生和文化界女作家等，或慷慨從軍，或英勇參戰，或下鄉宣傳，或隨軍慰勞，或任看護，或育糧食，尤其到延安來學習的青年女子成于成萬，絡繹不絕，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添了這一支生力軍，使中國革命勝利更有保障。這不僅因爲中國婦女有堅烈的革命性，而且因爲中國有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這樣大的數量底新起的女子革命軍。

中國婦女現在的任務是和中國革命現在的任務相一致的。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

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毛澤東）我們要達到第二步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能不努力於第一步的民主主義的任務；就是澈底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即堅持抗戰到底，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力爭民主憲政，以爭得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與男子平等與自由的地位；開展女子教育與文化運動以提高婦女的文化水平，組織婦女團體以發動婦女羣衆運動。起來了！新時代奉運的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婦女同胞們，中華民族解放的光明，世界革命的燈塔，照耀着你們的前途，更快地開光明的大道前進！』

程安『中國婦女』十一期

新婦女的人生觀

陳伯達

在中國舊社會中，統治人物對於婦女的基本教條就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三從」像「禮記」所說的：「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丈夫，死從子」。(或者像「儀禮」同樣的說法：「衆歸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人被看成是男人的附屬品，是簡單的服從者，獨立人格是不允許的。「儀禮」「喪服」篇說：「夫者妻之天也」這也就是說：丈夫是妻子的主宰，而妻子是丈夫的奴才。

把婦女限制在家庭裏面，這是舊封建社會婦女生活的特點，「三從」的教條。是表現了這種生活的特點的。封建社會不讓婦女走出家庭的圍外，使她們「坐井觀天」，使她們日常所接觸的，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全是家庭的事物。可是使婦女須守在家庭裏面，這並不是說，要讓她們做家庭的主人，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只是要使她們做家長婢隸。所謂「婦主中饋」只是要讓她們管理管理廚房而已。假如女人真的做這家庭的主來，應當被看成壞事，那就是所謂「母雞報曉」，家庭一定要倒臺了。」

從前有一部書叫做「女學言行錄」這樣寫道：「女學之道亦有四：曰事父母之道，曰事翁姑之道，曰事夫子之道，曰教子女之道，四者自少至老一舉事盡矣。」可見在封建社會家庭裏，婦女主要的工作是服侍，是當奴才，而要學習的東西，就是關於當奴才的方法，家裏一切苦事體要

婦女們去做，可是不得大聲說話，不得高聲走路，不得喧嘩嘆氣，不得怨望，不得記恨，不得任性，不得計較，不得懷疑，不得隨便聽話，要聽得公姑丈夫的一切歡心，即便公姑丈夫有什麼不是處，也要說是。總之月是各種當奴才的條件，婦女們都需要齊備，那才是「完全的婦女。」世俗間所流傳的那本「女兒經」，不是別的，就是婦女當奴才的標本歌訣。

舊封建社會的婦女所過的生活是兩重的奴隸生活，一方面是社會的奴隸，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奴隸。婦女的奴隸生活構成了整個社會奴隸生活的一部分，階級社會的規律是這樣，只要那裏有什麼種類的奴隸制度存在，那裏便也會有和它適應的婦女奴隸制度，因為有封建奴隸制度，所以便會有像上面所述的婦女奴隸制度，封建統治階級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把農奴生活束縛在一定的鄉村和一定的家庭中，家庭成爲封建奴隸制度的單位。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家長制度發展和鞏固起來，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婦女的家庭奴隸制度發展和鞏固起來。

婦女們既然被當成奴隸，所以也就被當成了一定人們的私有財產之一種。一方面可以隨便被買賣，另一方面又有「從一而終的義務。」

服從的奴隸生活，就是非人類的的生活。凡是被過去統治人物所稱讚的婦女德行，都是服從的德行，而這種服從的德行，就不是人的德行，就拿「貞節」這件事情來說吧，現在我們在中國各地方，所看到的「節孝」牌坊，那只是表示封建統治人物奴役婦人的「得勝牌」，表示女人屈服於統治者的恥辱，而決不是表示女人的光榮。記得幾種筆記都寫過這樣一段故事：有個老寡婦臨死時候已是兒孫滿堂的了，她的遺囑是叫她的子孫此後如有守寡的婦女，一定要讓她出獄。她坦白的說在丈夫死後，一間有個男親戚在前院住宿，她就三番四復起床，想去弄就他，後來因爲床上小孩子哭，她才停止下來。會講筆記中還有一段故事：廣東開平張橋鄉有個姓張的，聘楊女做妻子，還沒有娶來，張就死掉了，楊女就帶孝到張家守節，張家長一個人給她做兒子，到成人的時

候，轉蘇姓女做妻子，這巧要結婚的時候，這個兒子又死去，蘇姓女也講到張家守節，楊就說：「這樣又是一個我了，這事情是不容易的。」因此堅決的拒絕她……從這些守節婦女的話看來，說明了過去婦女對丈夫從一而終的「貞節」的生活，並不是人的生活。而凡是普通那種生活滋味的，才真正瞭解了這種生活的殘忍。固然她們被人們「寵賜」了貞節的牌坊，她決不以爲值得愉快的。可是婦女的愉快，却就是壓迫者的愉快。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生長，自是自然的經濟被破壞了或在破壞着。無數婦女爲着生活被迫離開家庭，帶着她們的勞動力走進了市場，婦女勞動力被當成一種賤價的自由商品，這樣許多婦女，便由從一個人固定的奴隸，變成有錢者都可隨便僱傭的奴隸。而在許多地方，支配者過去獨佔的「貞操」，轉成爲更公開的賣淫制度。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這樣寫過：「資產階級把他的妻子看做簡單的生產器具，這講說過，生產器具是要供共同使用的，於是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要墮落到同樣的命運。……資產階級並不因爲有其工人的妻子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開的娼妓制度了，他們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爲特殊的快樂。資產階級的婚姻，在實際上是公妻制。……公妻制在近代中國也被某些吸血鬼流行起來了。公妻制——這是近代少數吸血鬼真正所從事建立新式的婦女奴隸制度，同時這也就是把婦女變成支配者新式的私有品。近代某些上層社會中流行所謂「花瓶」，對於婦女們是公開的侮辱。同時也正是他們們從事活動的公妻制度之一種較「文明」的表現罷了。

近代某些剝削者，一方面造成婦女脫離家庭的結果，把她們的勞動力當成極賤價的商品來剝削她們。並鼓勵公開的賣淫制度；另一方面却又駭怕婦女們眼光放大，駭怕她們的團結和覺悟，而鼓吹封建時代婦女的奴隸道德，鼓吹服從，鼓吹婦女本來的家庭奴隸生活，要她們重新回到家庭廢房中去。

日寇使中國婦女遇到了空前所未有的災難，日寇到的地方，便把人類任何種類的道德界限都毀滅得乾乾淨淨，對中國婦女發揮盡它們的獸性，漢奸們顯除了大量搜集婦女同胞去供日寇蹂躪以外，並把他們自己的妻子姊妹兒女送給日寇去淫樂。另一方面日寇漢奸則又極力發盡各種方法，把封建社會關於婦女的奴隸教條都搬出來，叫婦女們把服從當成天經地義，日寇漢奸要叫中國民族當奴隸，當然必要叫婦女當奴隸。

一切歷史證明：各種婦女奴隸制度的存在，是由於社會奴隸制度的存在，是由於民族壓迫的存在，所以婦女的解放，不能離開社會的解放，不能離開民族的解放，這已是一種很粗淺的道理。偉大的時代，把中國婦女們呼喚到戰線上。中國婦女們的覺悟，成為全民族的民衆的覺悟的一部分，如果說婦女的解放是社會的民族的解放的一部分，這裏又可以反轉來說，社會的或民族的解放運動，離開婦女也是不可想像的。世界各國的革命歷史業已證明了婦女在革命鬥爭中的偉大地位。中國革命歷史，業已證明了中國婦女之戰鬥的光榮，中國婦女對於中國，對於革命負有極大的責任。中國的新婦女必須有自己新的人生觀，而且在實踐中去成就自己的責任。

所謂新人生觀，就是要和婦女的舊人生觀不同；舊統治人物對於婦女所養成所鼓吹的人生觀，像上面所說的，基本上是服從的人生觀，是保守的人生觀，是小家庭和供多數人玩弄的人生觀。新婦女的人生觀，應該和服從的人生觀不同，是戰鬥的人生觀，應該和保守的人生觀不同，是解放的人生觀，應該和小家庭和供少數人玩弄的人生觀不同，是大衆的人生觀。

所謂戰鬥的人生觀，就是婦女們的妻捨除那一切關於順應、卑躬屈節、低首下氣以求得少數人歡心的各種奴隸的傳統，要獨自主，自尊自信，堅強，大氣魄，反抗各種的不平——民族的壓迫，社會的壓迫，家庭的壓迫，異性的壓迫。在從前以忍受壓迫做爲婦女的義務，現在應該

縮度，以反抗壓迫做爲婦女的美德。在從前以依賴生活做爲婦女的本分，現在應該相反，以獨立生活做爲婦女的本分。這些也就是說婦女們要挺身起來，不但可以大聲說話，可以高聲走路，而且還可以拿起拳頭，攆起槍桿，做起一切自己所認爲合理的事情。這些也就是說婦女們要挺起身來，確立自己獨立的人格，經營獨立的生活，不做公姑丈夫的奴隸，反對各種形式的賣淫制度，不要當新式的「花瓶」，而是要自己頂天立地的做人。婦女本來弱點的東西，例如善於多愁，善於啼泣，或者得過且過的心情，這一切都應該打掃而空。問題是要戰鬥，是要和被壓迫的男人一齊戰鬥，離開了戰鬥，婦女是永遠不會有好的日子的。

所謂解放的人生觀，就是婦女不能照舊生活，就是婦女要打碎各種枷鎖，就是婦女們要求從民族的壓迫，社會的壓迫，家庭的壓迫，思想的壓迫之中解放出來，戰鬥就是爲的逐步地說婦女的生活，創造婦女的新生活。同時沒有解放的精神，就不能實行戰鬥，婦女們在戰鬥行列中的根本精神，必要求大解放。舊時代的統治人物，一方面對男女關係中做盡一切侮辱女性荒淫無恥的勾當；另一方面卻又特別對婦女們的走路和說話，制定了各種吃人的卑鄙殘酷的所謂「羞恥」的界限。而不打破那各種吃人的卑鄙殘酷的界限，婦女們就不能走進一步。只有大解放的精神，才能打破各種不合理的傳統界限的壓迫，才能堅決的走上戰場，才能創造出新的革命的婦女生活，並建立正當的完滿的合理男女關係。當然婦女們在解放運動過程中，也是會犯過一些錯誤的，正像小孩子剛學走路，是會有錯誤一樣，可是，這種錯誤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不讓她們學走路，因而使她們一輩子不會走路。由大解放的精神，走到實現民族的社會的家庭的大解放，這也是婦女解放要走的道路。同時婦女的解放運動，又必定是與民族的社會的解放運動相結合，才能有它的結果。

所謂大衆的人生觀，就是婦女們要丟開過去那種狹小的被自己家庭關係所限制，只照顧自己

小家庭利益的人生觀，而應該放大眼光，把眼光由家庭轉移到社會、到民族、到世界，把眼光由小姑丈夫轉移到千千萬萬的大眾，也就是說不把自己看成家庭的人，而是把自己看成社會的人、看成世界的人、看成大眾的一份子。正如此，同時又要不把自己看成新式的某項少數人的工具，不當作本城弄的奴隸。婦女們戰鬥的對象，解放的對象，必須看成是人民大眾的事業。第一是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大眾自己要團結起來，第二是婦女大眾是要和全民族全社會的被壓迫大眾團結起來。單獨的婦女，無論戰鬥的如何的勇敢，不能成就什麼婦女解放的事業；只有婦女自己獨立起來。單個的戰鬥，也不能真正成功婦女解放的事業。因此每個真正戰鬥的婦女，必須是具有大衆人生觀的婦女，對於婦女解放的事業不但是要看成是全體婦女大眾的事業，而且要看成是全人民大眾的民族解放事業和社會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因此要把人民大眾的利益，當成婦女的利益，要關心全體人民大眾的奮鬥，把自己整個生命貢獻給大眾解放事業，沒有大眾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婦女一定不會擺脫各種奴隸制度，也決不能最後擺脫家庭的壓迫。在這裏婦女們要把民族的、社會的利益，和自己家庭的利益結合起來，把大眾的利益和自己父母丈夫子女的利益結合起來。合理的照顧自己的父母丈夫，這對於革命事業也是必要的。而盡自己的可能，照顧自己的子女，培養革命的後代，這是新生的後代，對於革命的母親更負有特別的責任。可是這裏不能把家庭的利益來代替民族社會的利益，不能把父母丈夫子女的利益來代替大眾的利益；而是相反：合理的家庭利益，合理的父母丈夫子女的利益，只有在民族社會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之條件下，才能創造起合理的、最愉快的新式家庭生活。

這種新婦女的人生觀，和現代人民大眾的人生觀完全一致，不過婦女因在歷史上受有特別的壓迫，所以她們的戰鬥人生觀，也帶有自己某些的特點。歸根到底，新婦女的人生觀，只是中國

人民大眾新人生觀在婦女中的表現罷了。這種人生觀的立脚點，就是民衆，就是大多數人，離開大多數人，就不算新婦女，就沒有什麼婦女的新人生，而婦女就根本不能從不自由的婦女，變成自由的婦女，離開大多數人，所謂婦女解放，就根本是欺騙。

正因為婦女的壓迫是社會的和民族的壓迫之結果，所以婦女的仇恨與理想，和人民大多數的仇恨與理想相一致。社會大多數人，是各種被剝削的勞動民衆，而婦女大多數也是各種被剝削的勞動婦女。勞動婦女在各方面的解放，是婦女解放問題的核心，而勞動民衆在民族問題、社會問題上逐步的解放（由一種革命到另一種革命），又正是婦女解放的前提。新婦女的人生觀，就是建立在這種事實的基礎上面的。在這裏婦女的「良師」，不是當丈夫個人的忠心奴才，而是忠於大眾的學業。

由上可知新婦女的人生觀是否認各種的奴隸制度的。新婦女的人生觀，是否認舊的婦女生活是終古不變的；是認爲新的婦女生活一定是要戰勝舊的婦女生活的，這就是辯證法的人生觀。

由此可知，新婦女的人生觀，是認爲婦女解放不是任何個人或少數人所能恩賜的，不是依靠空口說教可取得的，而是要依靠婦女大眾和全體人民大眾互相結合，依靠真實偉大戰鬥的力量，這就是唯物的人生觀。

新婦女的人生觀是和辯證唯物論相符合的，婦女們要使自己的隊伍更結實更有力量，第一還要依靠自己英勇沉著的戰鬥，要學習和運用辯證唯物論在各方面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

羅 瓊

婦女爲什麼被壓迫呢？這是婦女問題的基本問題，能够正確認識這問題，才能正確把握婦女解放的途徑。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世界觀和社會觀的不同，對於這問題就有各種不同答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根據馬列主義的觀點，應該如何認識這問題呢，這就是本文嘗試探的主題。現在首先提出各派意見的批判，然後再進一步說明正面的意見。

(一) 其心理的原因

有一部分人根據男女一般心理研究出發，認爲婦女的「理性」「智力」不如男子，在精神事業方面沒有任何貢獻，所以天生應該服從男子。這有一部分人，從婦女特殊心理狀態着眼，認爲婦女具有特殊的「天性」所以應該要求男子保護。從封建老古君，沈爾慶、希特勒一直到抗戰中摧殘婦女抗戰運動的頭頭是道，都是這些主張的信徒。提倡這種學說最典型的代表，前者是唯心論哲學家叔本華，後者是德國婦女運動「健將」愛倫凱。叔本華曾稱讚「人類和動物的相差異在是過性的有無，……但是女子也缺乏理性」(郭真譯「婦女問題講話」二二六頁)。所以婦女不過是「男子從嬰兒到成人的中間階段」。「按婦女的天性來說，註定要聽聽服從，」(「新家庭論」十三頁)。愛倫凱說：「要知道婦女有使人類生活成爲真正的人類種子之溫和的心，這是使母

變成爲孩子的神，使妻子成爲丈夫的牽繩者，使祖母成爲萬人的慰籍者……因爲母性具有無窮的偉力，她的性質在給與、在犧牲、在觀察他人的幸福。」因爲這樣他主張婦女必須在家庭裏奉父侍夫育兒，婦女從事家庭：「如果……能除掉從事家庭勞動以外，不能脫去向來寄生的生活狀態，那麼我們甯願過向來那種寄生生活」（郭眞譯「婦女問題講話」一六九——一七五頁）

這種理論主要的問題在那裏呢？在於他們沒有把婦女被壓迫問題作爲一般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來研究。沒有從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去探究婦女被壓迫的原因，而是拘泥在唯心論的立場上，纏結於婦女的「理性」、「智力」、「母性」這一類皮見之中，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首先從男女「智力」、「理性」問題來檢討：按目前的情形來說，在科學藝術等學術領域裏，男女之間的確存在着若干懸殊，這種事實，誰都不願否認，但是問題就在這種懸殊怎樣產生的。叔本華認爲這是由於婦女天性低劣，但更確切的事實，完全違背了叔本華的論斷，我們認爲所以造成這種懸殊的，不具先天的關係，而是後天的結果。從私有財產制度建立，喻和社會產生以後，社會上爲了要婦女替男子（財產所有者）生一個所生的純以純的後代，所以提倡資產良好主義，把婦女束縛在家庭裏，不僅完全割斷了她們發展理性和智力的機會，而且還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正是因爲這種原因，才造成了今天男女「智力」、「理性」的懸殊。

試看私有財產制度產生的原始共產主義，婦女實際的組織者，而且又是它的創始者，這不僅有歷史事實可以考證，就是在現在的新民主主義中也可以找到例證。同樣的，在私有財產制度已經被廢除的實際，男女已經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發展，「智力」、「理性」、新進的女科學家、女哲學家、女藝術家、女技術家、女文學家……不論紛紛了「婦女不論對於音樂詩歌，對於造形藝術，均缺乏領悟，而且缺少真正興趣。」（叔本華「論真格言」）的極端，而且比「天賦有深遠理智與熱情」的叔本華之類的男子，還要高超幾千百倍呢！所以叔本華之類

的「深遠的理智」，實質上不過是掩蓋奴僕婦女罪惡的自私的卑鄙的心理。

其次從婦女特殊的「母性」來看，婦女在孕育兒女的過程中，產生了比較豐富的母性。但是發揮這種「母性」，並不是婦女必須獨「管生活」的根據，因為婦女扶育兒女管理家事而被束縛的現象，依舊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恩格斯說：「在古代共產主義的家庭中，將家政委託給女子處理，這與男子生產物同是一種公共的職能，一種社會必須的產業。在家長制的，又在「一夫一妻」的家族中，指私有財產社會裏的「一夫一妻制」——筆者註）這種狀態改變了，家政處理失其公共性質，不復成為社會生產事業，這只成為私的服役，女子變為最初的家庭服役者。」（「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九六頁），從這裏顯然的可以看出，婦女因為發身「母性」，而被束縛的現象，是從私有財產制度產生，家庭成為社會經濟的單位，婦女成為財產所有者的丈夫私的奴才而後出現的。

如果在另一種社會條件之下，當一切生產手段歸社會公有，保育兒童，保護母性已經成為社會事業的時候，那麼母性的發揮，不僅不成為被奴役的根據，而且會受到社會的保護，社會的尊敬。祇為了保護母親與兒童，政府支付巨額款項，並且定出了許多保護母親與兒童的法律，建設了許多保護母親與兒童的機關，如托兒所、幼稚園、產婦醫院等。因此參加家庭以外的勞動，非但不妨礙母性，而且是獲得母性保護的根據。從這裏可以證明愛倫凱藉口保護母性而勸誘婦女安於「考生活」，實質上只是企圖犧牲婦女利益以達到維持私有財產社會，維持奴役婦女的壓迫制度的「甜言蜜語」。

所以叔本華和愛倫凱的意見，雖則一個是從一般心理出發，一個是從婦女特殊心理出發；一個是赤裸裸的奴役婦女，一個是帶着婦女運動的幌子；但是，實質上是相同的。在理論上，他們都是從唯心論出發，以形而上學的「固定之固定」、「孤立主義」為根據，把婦女的被壓迫當作

永遠不變的狀態，把婦女問題從社會問題中孤立起來。在階級立場方面，他們都是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以保護私有財產社會來鞏固階級統治，維持婦女被壓迫的狀態為職責。所以不惜用一切力量，造作荒謬的理論。以掩蓋私有財產制的罪惡。不惜用一切手段，威迫利誘使婦女安於「寄生生活」。

(二) 是生理的原因嗎

另外一部分人是從生理的研究出發，認為一切生物都是以男性為中心，女性不過是附屬的，是繼續生命的東西而已。人類是生物界的一種，而且女子的身體總比男子小。腦髓總比男子輕，發育時期也比男子早停止，所以他們認為人類也應該以男子為中心，婦女處於從屬地位，這就是所謂男性中心說的主張內容。這種學說在歐美女權運動發生的時候，曾經成為若干反婦女運動者的藉口，現在雖已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是在中國婦女界，依然成為某些以「科學研究」自居的人的「婦女運動的口實」，批判這些理論，還是有着實際的意義。

男性中心說的第一個根據認為生物界以男性為中心，所以人類也應該以男子為中心。一切生物界是否以男性為中心，從美國烏德的女性中心說出現以後，已經根本動搖了。後生物研究則結果，動物中除鳥類及某些爬行動物外，植物以及全部無脊椎動物及一部分脊椎動物，都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引證這些事實，並不是宣傳女性中心說，不過用這些事實來打擊男性中心說而已。筆者認為不論生物界是以女性為中心，或是以男性為中心，總之這種生物界的規律不能無條件的應用到人類社會。人類雖然是生物界的一部分，但是人類並不是一般的動物，而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人類社會中的一切問題，就具有和生物界不同的特殊的社會法則；因此僅僅用生物界的男性中心說或女性中心說，來說明今天婦女被壓迫問題，是隔靴抓癢，徒勞無功的。

男性中心說的第二個根據，認爲在婦女身體關體以及發育時期，都比男子弱，所以人類中應該以男性爲中心，婦女應從屬於男子，在今天來說婦女身體不如男子，這也是事實問題，但是怎樣造成這種事實的呢？男性中心說者認爲天生如此的，永遠如此的。還是讓我們用歷史的事實來評價這種說法價值！「當人類生活比較低度發展的時候——即人類還靠狩獵而生活的時代（原始共產社會——著者註），婦女的身體，根據人類學者的研究，它的敏捷和有力同男子的身體並沒有多大差別。……至於現代婦女身體上的許多特點——如發達的胸部，纖細的四肢，非常圓滿的體態，和軟弱而肌肉等等，都是歷代婦女把生育作爲主要任務而養成的，所以一切都是後代的結果。就是現在野蠻女子的乳房，並不十分發達，四肢的肌肉，却是非常有力，老遠看去很難分別出她是男或女。並且她們體力和耐勞方面還是和男女沒有很大差異的原始時代相同，（『新婦女論』六頁）。古代社會的事實是如此，就是現社會的事實也依然如此，閩閩小姐的『纖纖玉手』和勞動婦女的『粗腳大手』；資本主義各國女工的面黃肌瘦，和社會主義蘇聯女工的滿面豐盛；也依舊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這裏說明着婦女身體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發展，婦女社會地位的变化，密切關聯着。今天婦女身體的柔弱，依舊是私有財產社會束縛婦女在『天職』（生男育女等）上的結果，依舊是男子特權社會玩弄婦女的結果（如纏足穿耳以摧殘身體等），依舊是階級社會摧殘母性的結果（如女工農婦女及廣大貧苦婦女營養不足並從事過度的折磨健康的勞動，生疝和疾病沒有最低限度的衛生條件及休養條件等等）。男性中心說者倒果爲因，說社會歷史條件來解釋問題。結果只能在歷史面前碰壁。

退一步說，即使婦女身體『天生』比男子弱，那麼這是不是歷代男子壓迫女子的根據呢？在這裏不必引證長篇大論，舉幾個小小的事實就可以答覆。體力的強弱，腦子的輕重，不僅在男女間有這種差別，就是男子與男子之間，同樣有很大的懸殊。坐轎子的老爺，不論在體魄和體力

上都比婦女弱，但是婦女是本來因此面可以反過來壓迫者麼？被資本家剝削的工人，他的體力比資本家強得多，是不是因此工人可以反過來壓迫資本家呢？美國有一個女子體重三百磅左右，曾經喚動全世界，那麼是不是這個女子就可以成爲世界女強，統治全世界比他弱小的男子呢？但是事實依舊相反，在階級社會裏，老爺壓迫婦女，資本家壓迫工人，成爲天經地義；就是美國的女胖子，也因爲「出身低微」而不得不被許多體力比他弱小的男子作爲「奇貨」而玩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他們地位的決定，並不是根據生理關係，而是根據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及生產品的關係而決定的。誰佔有全部或主要的生產手段和生產品，誰就是剝削者，誰失掉生產手段和生產品，或者僅僅佔有次要的部分，誰就成爲被剝削者。一般社會的階級關係是如此，同樣的在男女關係方面，基本上也是如此。由於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以後，男子佔有了一切生產手段和生產品，婦女成爲男子經濟上的隸屬者；男子操縱一切社會生活，婦女成爲男子私的家庭服役者；因此婦女開始過着被壓迫的生活。男性中心說者，不從社會制度中來探求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而藉口生理關係，這是轉移目標，有意掩蓋舊社會的罪惡的勾當。

由此可見，男性中心說者，他們和叔本華之類比較，在理論的出發點雖有不同，前者從唯心論出發，後者以機械唯物論爲依據，但是實質是相同的。男性中心說者企圖用生物學的方法來掩蓋私有財產社會奴役婦女的罪惡，在社會問題上是企圖維持舊社會，在婦女問題上，是企圖使婦女問題和一般社會問題的聯系，淡化婦女被奴役的狀態，以達到取消婦女運動，永遠壓迫婦女的目的。

（三）是家族制度發展所促成的。

另外有一部分人從家族制度研究出發，以探求婦女被壓迫的原因，杜君武先生就是在這方面

努力的一位，她說：「氏族人口增加、分裂成多數氏族，異氏族之結婚禁止成爲不可能。於是羣
體婚制改爲對偶婚制。即一定的男女同棲，所生子女爲他們自己的子女，這種在氏族內部分裂成
很多小家庭的，小家庭制度和全體氏族的利害不能一致，結果母系社會階於瓦解狀態」。——見杜君慧
齊婦女問題講話。

這種主張，雖然具有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依舊有若干問題須要提出討論的：在沒有提出問題
以前，首先對於家族制度和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關係，和整個婦女社會地位的關係，必須有一個
正確的認識。說到家族制度和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關係，筆者認爲家族關係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因
素之一，家族生產（人類本身的生產）和勞動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都是人類社會制度的基礎；
但是物質生產是社會的基礎，而家族關係，只是因着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不同，因着社會生產
方式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形式。所以家族形式必然要適應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經濟結構
發生變化時，家族形式也隨着變化。因爲這樣，所以研究婦女問題的時候，必須從社會經濟結構
中研究出發，才能探究其根本的原因，如果從滅生的家族制度出發，乃是根本逐末的辦法；何況
家族關係僅僅只是整個婦女問題的一部分，所以在分析家族關係的時候，至多只能說明婦女社
會地位的本身，決不能說明婦女地位變遷的根本原因。因此對杜君慧先生上述的意見，就不敢表
示同意。從「羣體婚制改爲對偶婚制」。對於母系制度的瓦解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僅僅只是一
定作用而已，決不是基本的決定的作用。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這種財
產的增加，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愈比女子重要，利用這種強固的地位，爲他子女的利益，以推
翻傳統的繼承法則（母系制度——筆者註）的慾望也發生」。接着又說：「對偶婚對於家族本已
提供一個新的要素，即生身的母以外，它又立了一個確實的生身的父」。於此可見，母系制的崩
潰，父系制的產生，是在私有財產形成過程中實現的，對偶婚僅僅提供實現父系制度的一個便利

的條件而已，杜君慧先生所說的「小家族制度和全體氏族利害不能一致」，也只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矛盾表現的形態，母系制度是崩潰的過渡，而不是崩潰的原因。像這樣以次要條件來代替基本的根據，那麼，必然模糊問題的本質。

其次說到杜君慧先生解釋母系制崩潰的另一個原因，她說：「隨着新的生產手段的發明，農業及牧畜業急激發達，須要大量的勞動力，因為勞動力愈多，生產物便愈大，於是男子們從戰爭中捕獲異族作為奴隸，使之作生產勞動，這樣男子由戰爭指揮者變為生產指導者，遂一躍而佔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引上書）。從這一段話看來，我上面對杜君慧先生忽視社會經濟結構而僅僅注意家族問題的批評，是不是會失其存在的價值呢？不會的。為什麼呢？杜君慧先生在這一段說明裏雖然從物質生產着眼，但是僅注意其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生產關係的變化，因此杜君慧先生就很難解釋下面一個問題：在「男子便由戰爭指揮者變為生產指導者，遂一躍而佔經濟上的重要地位」的時候，就起來推翻母系制度建立父系制度，壓迫婦女，那麼為什麼在前一個時期（原始社會前期）婦女成為氏族生產指導者的時候，不壓迫男子呢？在上述一段說明中並不能找到答覆，但是問題的主要的關鍵就在這裏：因為隨着生產力的新發展，原始的生產關係發生變化，財產公有制度被廢除，男子佔有一切生產工具及奴隸（勞動力），婦女失掉這一切，因此男子就利用這一點壓迫婦女。杜君慧先生沒有指出這一點，那麼讀者一定會在這裏被糊塗了。另一方面杜君慧先生又如上的強調了對偶婚的作用；家族和氏族利害衝突的作用；結果在讀者的腦筋裏所得到的印象，實質上是側重於家族關係的。而且杜君慧先生在繼續說明之中，更明顯的表示這種側重點。她在说明了上述兩個原因以後，接着又說：「父系制度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什麼呢？第一個特徵是私有財產制度……第二個特徵是階級制度……第三個特徵是變遷制度……第四個特徵是冬寒制度……第五個特徵是婦女貞操……第六個特徵是家族制度

「存在（指家庭而言）……這種不合理的男權制度存續到數千年之久，把婦女肉體上精神上退化到低劣的、非人的境地。」（引上書十七頁）。從這裏可以看到杜君慧先生如何誇大家族制度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甚至以為私有財產制度及封建制度都是父系制度。用「用，而得社會」不合理的」的基本原因，歸結到父系制度，這實在是個果為因的顛倒置於。

總結起來說，杜君慧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解釋。在理論上和她自己在一怎樣研究婦女問題」一章中所指出的史的唯物論的精神，並不一致，和她在以後各章中所表示的反對私有社會的態度是有出入的。由於這種過分強調家族制度的作用，父權的作用，在婦女運動的實踐上，可能轉為鬥爭的真正目標——私有財產社會——至少減弱了對真正目標的注意，而把婦女運動的鬥爭方向移到別個方面。……果即可成為杜君慧先生所曾經「反對」的女權運動（男女對立）者的同伴。

（四）是兩性勞動分業的結果嗎

有一部分人想從兩性勞動分業中來探究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首先從這方面着眼的的是「新婦女論」的著者柯俞泰女士，她中心的内容怎樣呢？

一、關於決定婦女社會地位的基本因素，柯俞泰在「新婦女論」序中說：「本書根本思想——即婦女的地位，常由其經濟上的職務所決定的思想」，具體來說「婦女在經濟上擔任主要生產職務的地方，她們就被尊敬，而且享有平等的權利；在她們的工作屬於補助性質的地方，她們就漸漸陷入於不能獨立，不能和男子享受同等權利的狀態，而被男子所使喚，甚至成為奴隸」。

二、關於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問題，柯俞泰怎樣解釋呢？在上述引語中已可見一般。不過為了更深入的研究這問題，所以再詳細的引述於下：「婦女像屈化的主要關鍵，是在性別的勞

動分業上——男子担任生產勞動，婦女担任補助勞動，這種分業繼續著，轉讓婦女就更加不可避免地被束縛着」，主要生產勞動和補助勞動的具體意義是怎樣？柯倫泰這樣解釋，在原始共產社會的氏族中「住居在一定場所的許多婦女，在後方播種穀物，男子担任狩獵和戰爭……播種穀物比較狩獵可以獲得更好的收穫成品比狩獵和掠奪更可靠……在這場合，婦女是農業經濟形態中的主要生產者」。由於婦女担任主要勞動，所以「在氏族中的婦女，不但獲得完全平等權，有時還在這氏族中獲得優越的職位」。在牧畜氏族裏「男子和未婚少女出外狩獵，捕獲野馬和野馬，做著狩獵的婦女，則因母性的特殊條件，留在後方照料已經捕獲的家畜；……氏族的繁榮由捕獲家畜的數量來決定，因此經濟繁榮的基礎是能使家畜的數量增加的人們的勞動，婦女的職務是補助職務」。因為這樣，所以「在游牧氏族中婦女處於從屬與不自由狀態，已逐漸顯著起來」。除此以外柯倫泰更認為家庭勞動也是補助勞動的一部分。

私有財產制度在婦女被壓迫方面起什麼作用呢？柯倫泰說「有許多人認為婦女的從屬和無權利是與私有財產同時產生的，這是錯誤的見解，實際上婦女隨勞動分業的逐漸發達，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生產意義，私有財產只是加深他們的從屬程度而已。」並且還進一步說明在游牧氏族中「仍舊繼續保持原始共產制，私有財產制還沒有確立，婦女底處於從屬與不自由狀態，却在逐漸顯著起來。」相反的，在「農業是長期地為國民繁榮主要源泉」的埃及，「雖然私有財產制發達和階級產生後，還有長期地使婦女保持着權利和優越地位」（上面所引柯倫泰原文，均從「新婦女論」第一、二兩章中引出）。

柯倫泰這樣的意見，在中國婦女界有相當影響。杜君慧及郭毅一兩位先生自己的著作中，很明顯的接受了這種意見，筆者自己在翻譯「新婦女論」之後，也還有能够迅速的明確的明確者提出這一問題，至今受這意見影響的，還恐不在少數，所以提出這問題來討論，實在已經是不能再

經濟事務了。

首先說到決定婦女社會地位基本因素吧，柯命泰認為婦女在經濟上、生產上所担负的職務（主要、次要），是決定婦女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這完全忽視了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對於決定婦女地位的作用，這就是說完全忽視了婦女在一定社會生產關係中所處不同地位。而這些被柯命泰所忽視條件，恰恰是決定婦女地位的基本條件。因為這樣，所以照柯命泰的意見，就不能解釋下面一個問題：在原始共產社會農業氏族，婦女担负在經濟上佔主要地位的農業生產，所以得到平等的地位。在中國今天，依舊的是「以農立國」，但是許多（如廣東等地方）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雖然她們也是担负經濟上主要職務，為什麼反受着重重的壓迫呢？同樣的，柯命泰也不能解釋下面一個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業生產是主要的生產事業，廣大的女工參加這種事業，在經濟上担负了主要職務，但是竟在雙重壓迫下過生活，而資產階級婦女不但不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甚至家務勞動也不做，但是她們却高高在上，成為無產階級剝削者，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在柯命泰的公式裏並沒有辦法找到說明的，只有在被柯命泰所忽視的條件中才可得助解釋。因此筆者認為婦女社會地位，不是根據其在經濟上担负主要的職務或是次要的職務而決定的，乃是跟隨着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的，在特定的經濟結構中，婦女處在特定的社會地位，其地位的決定，基本上和一切人們同樣，根據其在特定生產關係中的地位而決定的，在階級社會中，就是根據其階級地位。婦女所特殊的，就是除此以外，還要看婦女在特定社會中所担负的勞動性質，她們是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呢？還是束縛在私的家庭勞動上，（因此柯命泰所謂的「經濟上的職務」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才具有部分的真理）這兩個條件中，前者是基本的、一般的，後者是派生的、特殊的。培培爾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在古猿入類進化的過程中，已經因生產方法和生產物的分配方法的變化而影響於兩性關係，因此，今後生產和分配方法的變動，兩性關係也

必因之而變動」(「婦女與社會」第三頁)

爲使這問題更明白起見，舉一個具體例子來說明吧！封建社會的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強制婚姻，婦女在這裏完全沒有過問的餘地；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婚姻上是標榜「自由戀愛」(其自由的程度如何，現在姑且不論)，造成這兩者的區別，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這決不是婦女在生產上担任的什麼主要職務和次要職務所能解釋的，而是因爲兩個社會的經濟結構不同，在封建社會裏，地主和農奴的關係，是帶有強制性的，是有人格依存的關係，因此反映到政治上有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反映在婚姻上也就成爲強制婚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是僱傭關係，工人是自由出賣勞動力，資本家之間是自由競爭，自由契約，因此反映在政治上有所謂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反映在婚姻關係上就是所謂「自由戀愛」。其次我們再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婦女地位，資產階級婦女和無產階級婦女地位完全不同，這也不是因爲在生產上担任的職務有什麼不同，而是因爲階級地位不同。無產階級婦女，是整個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剝削之下，和她們丈夫同樣過着貧困失業的生活，這是因爲男女雙方都沒有財產，都從事社會生產，所以雙方地位相當平等；不過亦因資本主義維持「男尊女卑」的觀念，對婦女特殊的剝削，例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男方抽煙母性等等，因此使女工比男工過着更悲慘的生活。資產階級婦女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對整個無產階級來說是剝削階級，但是對其本階級來講，由於生產手段被丈夫所佔有，由於自身的脫離社會生產事業居於寄生狀態，所以她們過着奢侈極奢的寄生生活。這樣複雜的情形，就決不是柯倫泰的公式所能說明的，顯然的柯倫泰這種主張，僅僅從生產力發展的意義來認識婦女勞動價值，來決定婦女的社會地位，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的生產關係，因此在柯倫泰的權衡敘述中，往往不能自圓其說，而且相互矛盾之處很多。

根據上述各點，所以對於柯倫泰所說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主張，也同樣不能表示同意，筆者認為婦女所以被壓迫，其基本的社會根源應是私有財產制度。在原始共產社會的時代，一切生產手段歸社會公有，社會全體成員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互相過着平等的生活，這不論是以狩獵採集為主的蒙昧時代，或者以牧畜農業為主的野蠻時代，基本生產關係都沒有改變，一切剝削制度壓迫制度並未產生，因此男子壓迫婦女的制度，也就無從產生，這一點柯倫泰在論述以狩獵採集為主的蒙昧時代時也曾承認，但是到了說明畜牧農業氏族時，尤其在說明婦女被壓迫的根源時，完全忽視了這一點而認為私有制尚未成立的畜牧氏族，已經發生男女從屬的關係，這種說法顯然將婦女地位從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孤立起來的結果，和歷史事實沒有絲毫符合之處。

在原始共產社會崩潰，私有財產制度立過過程中，一切生產手段和生產品，被少數的人壟斷，大多數人一無所有，階級剝削制度從此產生，婦女被壓迫的事情也隨着整個剝削制度的產生而產生了。私有財產制度除掉給予這一般的剝削制度產生的基礎外，在婦女身上還顯著了特殊標誌。由於一切生產手段及生產品歸少數男子佔有，婦女喪失了一切物質生產手段，因此在經濟上隸屬於男子，同時也由於私有財產制度成立，家庭成為社會經濟單位，婦女家庭勞動喪失了社會意義，而成為特男子私的服役，因此婦女就從屬於男子。恩格斯說：「歷史上所表現的最初的階級對抗，與一天一變制的男女對抗發展相一致的，而最初階級壓迫又與男性壓迫女性互相一致的。」由此可以證明私有財產制度是婦女被壓迫的主要關鍵。柯倫泰認為私有財產制已經存在的埃及，婦女依然保持着平等的地位，如果不是事實的錯誤，也僅僅是歷史的疑跡而已。

其次說到柯倫泰認為「婦女隸屬化中要關鍵是在性別的勞動分業上——男子担任生產勞動，婦女担任補助勞動」，這種主張能否成立呢，首先必須從檢討其實質根據出發。柯倫泰主要是根據原始共產社會裏農業氏族與畜牧氏族的情形，也認為在農業氏族裏婦女從事主要的農業生產，

得到不等的優越的地位，在畜牧民族爲婦女担任主要的驅使家畜勞動，所以婦女從屬於男子，柯命泰根據這些事實就得到上述的結論。（具體事實詳「新婦女論」第一章）這些事實是否正確現在姑且不論，即使全部正確，也並不能據此證明柯命泰上述理論的正確性，相反的，正是肯定這些理論的歷史根據。爲什麼呢？主要的因爲柯命泰沒有正確認識這些事實的歷史時代，她認爲她所列舉的農業氏族和畜牧氏族是「同時存在」的，就是在經濟發展的意義上是同一階段的，實質上這是原始共產社會內部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謂「農業氏族」是蒙昧中上期「獵狩獵獲得食物不太豐富」（恩格斯語）而必須靠採集或原始農耕來補充的時代；所謂「畜牧氏族」就是野蠻中朝，人類第一次勞動大分工「牧人都落從其餘野蠻人都落分化出來」以後的畜牧氏族。這種說法有什麼根據呢？主要還是從柯命泰自己所舉的事實中發覺的。先就「農業氏族」來說吧！在池列與婦女從事農業生產的各種故事中，所表示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還只是用「尖棒」「錫筒石」「火」的時代，這只是「建築房屋」，因此也所謂「農業氏族」並不是野蠻下期所發覺的農業氏族，更不是野蠻下期開始存在於西大陸的農業氏族，而正是蒙昧中上期的狩獵採集結合的經濟組織。再說到「畜牧氏族」吧，在所述的男子從事戰爭和狩獵，女子在後方飼養家畜，這和恩格斯所寫野蠻中朝畜牧氏族「最初專以家畜馴養，後來則以家畜繁殖與飼育爲主」的情形相當。不僅這樣，而且從婚姻形態上，也可以證明柯命泰所說的畜牧氏族，從採集畜類而發展到的搶奪婚，實質上，這種掠奪婚就是伴隨着野蠻時期對偶婚而發生的，因此可以證明所謂「畜牧氏族」是處於野蠻中期的。

確定這兩氏族的歷史時代，和本節所討論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主要就從這兩期經濟發展中來說明婦女地位不同的原因，不論蒙昧時期也好，野蠻時期也好，基本生產關係，還是保持着原始的共產制度；不過由於生產力新的發展促成了新生產關係的萌芽，在蒙昧時期，由於生產力

還處在很低的狀態，氏族成員大家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婦女也是社會的生產成員，私有制度沒有萌芽，制割尚未產生，所以男女地位完全相同，柯喬泰所講農業氏族婦女地位平等，基本原因固不在從事主要農業勞動，而是在這裏。在野蠻時期，尤其是野蠻中期，由於生產力新的發展，財富增加，私有財產制度已經在舊的原始共產中孕育着，家畜開始成爲人類最初的私有財產，人類開始分裂爲主人與奴隸，男女地位也開始發生變化。恩格斯說：「惟「較溫和」的牧人持有自己的財富，滑石首飾，而追逐婦女處於第二位」（「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二二六頁）。柯喬泰所謂牧畜氏族，婦女地位漸漸高於農奴狀態。其基本原因就在於此。由於「農業氏族」一級，其地位已經漸漸與農奴不同的情形，所以男女地位也就不同，這裏完全證明了婦女地位平等，其地位是私有財產制度而來，不過由於那時所謂私有財產，還沒成爲現代制割工具，所以其萌芽而已；也由於當時的所爲階級分化，並沒有像現代那樣的制割實質，僅僅只是階級而已；所以當時的男女地位不平等，也還沒有現代階級的意識，僅僅只是壓迫制度到來的徵兆而已；我們可以從這些現象而長加分析，而許多事實來證明其理論，結果由於忽視事實的歷史意義。忽視生產關係的微妙變化，而定判斷前事實。由於這種誤解之中所得到的結論，也就不得不違反歷史事實。

進一步說，即從編用上述這兩種氏族在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情形而論，那麼男女性別的分別。婦女從事補助勞動，不是就是婦女隸屬化的「主要關鍵」呢？這一問題，要分兩方面說明：如果這裏所講補助勞動僅僅指家庭勞動而說的話，那麼在私有財產制社會，這種男女性別分工是可以影響婦女社會地位的低落；但是就是這種分工本身，也是私有財產制度造成的，其理由已於前述。如果補助勞動的意義，是像柯喬泰論牧畜氏族婦女的那種勞動的話，那麼筆者認爲這種勞動分工絕對不會影響到婦女社會地位的低落，爲什麼呢？事實是很明白，因爲不論狩獵也好，馴

養家畜也好，都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缺少任何一種，都不能完成生產事業的，所以有同樣的社會價值；而且這種勞動分工不僅存在於男女之間，還存在於男子與男子之間，婦女與婦女之間。如果照這種理論來推演的話，那麼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剝削制度，不是像現在那樣的階級剝削，而是重工業工人壓迫輕工業工人，城市工人壓迫鄉村農民。在社會主義蘇聯，在重工業輕工業區別存在的時代，也就不能消滅剝削制度。這種結論不僅與事實不符，我想柯命泰自身也決不會同意的。從這裏顯然的可以看出，如果是後一種解釋，那就根本不能成立；如果是前一種解釋，那麼本身是「派生的東西，不僅不能否認私有制，婦女被壓迫的根源，而且更進一步說明了這問題。

我們和柯命泰的分歧，在於人或者會認為僅僅只是程度上的區別，柯命泰雖然沒有承認私有財產是婦女被壓迫的根本原因，但是也承認了是加緊剝削化的條件。筆者認為分歧點，不僅是程度上的區別，而且有着質地上的不同。首先柯命泰違背了史的唯物論者科學理論，在一般社會問題上，史的唯物論者對於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但是在認識社會性質，瞭解人與人的地位關係時，應該被一定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係方面着眼，因此研究婦女社會地位的時候，基本上就應該研究一定生產關係，以及在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觀察婦女勞動性質（私的勞動，還是社會生產勞動），柯命泰在這裏注重了物質生產的一方面——生產力，而忽視了其另一方面——生產關係，所以在認識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問題上，只強調了「性別的勞動分業」。婦女勞動對於國民經濟發展上的價值，而忽視了私有財產制度。因此在婦女運動的實踐上，減輕了私有財產制度的罪惡，混淆了婦女運動鬥爭的目標，客觀上幫助了唯心論者和機械唯物論者。用「性別」來決定一切的理论，而與他在序論中所標榜的「卡爾主義者與黑奇主義者」並不一致。

(五) 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罪惡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已經粉碎了唯心論者「理性」和「母性」的說法，駁斥了機械唯物論者的「男性中心說」，批判了忽視社會經濟結構，強調家族關係的觀點，否定了僅僅從生產力發展的男女性別分業論者，那麼我們認為婦女被壓迫的社會根源是什麼？婦女被壓迫的事實，是伴隨着私有財產制度而產生的，私有財產制度造成了一般剝削制度，也使婦女喪失了一切生產手段和生產品，在經濟上依附於男子，更使家族成爲社會經濟單位，使婦女緊密的束縛在家族勞動之上，喪失了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機會；因此婦女就從原始共產社會裏的平等的地位，而墮入被壓迫的狀態，其理由已詳於前述各節，現在借用培培爾和列甯的說法，來作本文的結論吧！

婦女間理論的專家，世界名著「婦人與社會」的著者培培爾說：「和私有財產制同時，婦女也變成男子的隸屬，此後便是輕視婦女的時代」（「婦人與社會」三十四頁）。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列甯，他在論及資本主義各國婦女不能得到解放的原因時，他說：「很久以前，所有西歐自由解放運動的代表們，不僅僅在十年之中，甚至於幾百年之中，要求取消這些殘酷不堪的法律，要求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平等，但是無論那一個歐洲的民主國家，那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都不能實現這一點，因爲在那些國家內，存在着資本主義，在那些國家，仍舊保持着極端私有財產制。工廠私有制度，仍然保存着資本家的政權，因此男子還保存有特權。」在他論到資本主義之下，婦女被壓迫的時候，又說到「她們是「家庭的奴隸」，「家庭的婢女」，因爲她們受最廣狹的、最粗賤的、最煩重的、最使人愚笨的廚房工作所壓制，一般的說她們受孤獨的家庭經濟所壓制的。」從這裏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明確的指出私有財產制度以及跟着產生的私的豪華勞動是壓迫婦女的鎖鏈。

延安「中國婦女」